唐宋詩詞

[illegible]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半夏夕年》楔子(1)
- 《半夏夕年》楔子(2)
- 《半夏夕年》谁来为我摆渡(1)
- 《半夏夕年》谁来为我摆渡(2)
- 《半夏夕年》谁来为我摆渡(3)
- 《半夏夕年》谁来为我摆渡(4)
- 《半夏夕年》谁来为我摆渡(5)
-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1)
-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2)
-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3)
-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4)
-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5)
-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6)
-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7)
-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8)
-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9)
-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10)
-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11)
-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12)
-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13)
-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14)
-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15)
- 《半夏夕年》蝴蝶的骨头很美(1)
- 《半夏夕年》蝴蝶的骨头很美(2)
- 《半夏夕年》蝴蝶的骨头很美(3)
- 《半夏夕年》蝴蝶的骨头很美(4)
- 《半夏夕年》蝴蝶的骨头很美(5)
- 《半夏夕年》蝴蝶的骨头很美(6)
- 《半夏夕年》蝴蝶的骨头很美(7)
- 《半夏夕年》蝴蝶的骨头很美(8)

- 《半夏夕年》蝴蝶的骨头很美(9)
- 《半夏夕年》蝴蝶的骨头很美(10)
- 《半夏夕年》蝴蝶的骨头很美(11)
- 《半夏夕年》爱情在我的容颜里开出一朵花(1)
- 《半夏夕年》爱情在我的容颜里开出一朵花(2)
- 《半夏夕年》爱情在我的容颜里开出一朵花(3)
- 《半夏夕年》爱情在我的容颜里开出一朵花(4)
- 《半夏夕年》爱情在我的容颜里开出一朵花(5)
- 《半夏夕年》爱情在我的容颜里开出一朵花(6)
- 《半夏夕年》爱情在我的容颜里开出一朵花(7)
- 《半夏夕年》爱情在我的容颜里开出一朵花(8)
- 《半夏夕年》爱情在我的容颜里开出一朵花(9)
-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1)
-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2)
-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3)
-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5)
-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6)
-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7)
-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8)
-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9)
-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10)
-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11)
-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12)
-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13)
-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14)
-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15)
- 《半夏夕年》宝贝，我要带你回家(1)
- 《半夏夕年》宝贝，我要带你回家(2)
- 《半夏夕年》宝贝，我要带你回家(3)
- 《半夏夕年》宝贝，我要带你回家(4)
- 《半夏夕年》宝贝，我要带你回家(5)

《半夏夕年》楔子(1)

在自己看得到的小世界里，为自己找一个点，结局就不会那么悲伤了。[左一]藏北割草时节了。白色的马群在枯黄的草丛里歇息，呢喃着一些我听不懂的声音。风柔软地灌满了我的衣袖。小果，亲爱的。我想起了你。这里的天很高很清澈，我把手遮在额角，惊艳于的天空那一抹艳丽的湛蓝，我假装触摸到了，然后摘了下来给你。你一定可以看到的，是吗？这里没有天的说法，叫腾格里。纳木错说，我们死了之后是应该天葬在那里的。草原里勇猛的秃鹫会来把我们的肉体引入天堂口，灵魂升入圣洁的来处。纳木错说，要带我去阿坝，神灵的居所。亲爱的小果，我爱上纳木错了，真切地爱了。纳木错总是背着一个用一块块的彩条拼起来的帆布包，简单纯净。原来我是喜欢了那样纯真的女孩子。其实，你也知道我是爱过你的，只是，你从来都不愿意去相信。阿坝——神灵的居所是我不敢去的地方。纳木错说，没关系，只要心有着足够的宁静就可以了。总有一天，我可以一个人安静的过去那里，总有那么一天。亲爱的小果，我真的就在这里停下了，每天都会去大昭寺里祈祷，双手抱拥。轻声地默念，爸爸妈妈会一直一直好好的，会身体健康。小果你也是。纳木错静静地躺在我的怀里，我决定了，这是我最后一次想起你。今年的夏天我就要和纳木错结婚了。平淡着过了这一辈子，不再回忆过去。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小果]中考终于结束了。我又回了学校一次，骑着单车。操场跑道在这个没有开始聒噪的夏天，便开始了沉睡。因为安静，没有任何声响，就这样想起了我们在这条跑道上走过的夜晚。我在那棵榕树下静静地躺着，哼着我们都爱听的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忘记你走了多少天了，没有去计算过，因为决定这次之后不再去想起你了。停下单车，跑上了三年二班的楼梯，想起以前，你在的时候，总会走在我前面，然后突然间转过身来，微笑着说，小果，亲爱的糖果。你是猪头啊，慢死了。死左一，别老是欺负我。而现在，

我再也没有机会这样说了。我能记起来了，只有你的酒窝了。那时候你总会叫我闭上眼睛，然后说，亲爱的糖果。我有酒窝吗？有啊，你当我傻根啊，什么也不知道吗？那我左边的酒窝深点还是右边的酒窝浅？左边。我凭着记忆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看，我脸上的酒窝是右边深一些哦，你错了，你根本就不重视我。可是，你的右边恰好是我的左边啊。而后，长长的走廊里跑动着我们追赶的欢乐。那个时候，一楼下面的木棉花开得那么艳。红红的一朵开着，像岁月在掌心刻下的痕迹。我总会把手举得很高，放在额头的前面。然后交插的手指遮掩了所有的风景，只剩下红红的木棉花，在我的心底开成一望无际的海洋。

《半夏夕年》楔子(2)

你看到了纳木错了吗？那里真的纯洁到让人不再有丝毫的杂念了吗？站在湖边，真的可以在平静的湖面中看到自己的前世今生吗？还有，那个叫纳木错的女子，是不是真的像纳木错的湖水一样，不染纤尘？左一，我决定从此之后便不再去想你了，任何关于你的一切。再见了，我喜欢过的亲爱。[哲希]一边的手是冷的，一边是温暖的。我知道，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只能自己给自己温暖，左手给右手最深沉的爱。记得要忘记的，忘记要记得的。想必你也不愿再想起我们之间那些过往了吧。你还是跟当初那样喜欢听《Areyoutheone》吗？你嚷着一定要我听，还把我的书本藏了起来，然后一起爆晒在太阳底下，而那个时候的表情是多么的正经啊。我们闭上眼睛，风轻巧地吹散了你的发梢，拂过我的面颊。如果你一直沉溺在TimoTolkki空灵的歌声里，你就不会知道这个时候的我是在偷笑了的。我真切地想着，然后勾画那些美好而温暖的以后。心很认真地为你存放着我们的美好。静躺着那一抹的温柔，进入了温暖的左心房。左边是我牵着你的手走过了春夏秋冬，在右边绘画着美好的蓝格。可是，你不在了，我的手尾间再也没有牵挂了。心很认真地为你伪装着坚强，过后的是我要承受巨大的看不见的脆弱，像泡沫一样存在着。大雨倾盆，没有雨伞。我们在校园里追赶的欢叫，在教学楼大厅里等待雨过天晴。可是现在，我撑起了的雨伞也只不过是一个人的下雨天了。心是温暖过，因为爱过你。那是一页阳光翻开了几世的浮萍，应该找不到温暖的颜色，那些絮语消融在你离去的夏天里。我们幸福着，因为心是彼此的暖巷。你会记得我的吗？也许不会了吧。在你心里始终有着背叛的烙印，你说那是一个赤裸裸地耻辱。你离开了，不再跟我拌嘴了，不会在觉得被我欺负的时候叫死哲希，死哲希，死哲希，死哲希，死哲希了。亲爱的，记得爱情来过，记得我爱过你。[夏小杰]花一扬落，那就是草的枯黄了。一如，一如灯绿酒红的沉溺。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

去那间酒吧，我是不是就可以不遇见你？是不是就可以不发生后来的事情？是不是彼此就可以不再这样悲伤？现在我的车里在放着你喜欢唱的歌曲——《Areyoutheone》。小果，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着爱的人，虽然你们永远也无法在一起了的，我会痛苦，但我也会觉得幸福，爱一个人是幸福的。我知道自己能做的只是在你的最远边看着，不作任何声响。你一定不知道吧，因为我一直以来没有告诉你这些。好像自己被你带走了的，一直沿着忧伤的没有止境的河岸，不停的行走，那会是我们的终点吗？你说，你不适合我，你是一个爱着漂泊的女子。你说你只要一间落地窗就好，只有你自己，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要你了，你还可以安然依躺在里面。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以为我们真的就可以在一起了，以为我们可以一辈子不分离了。可是，我错了。这些天来，我只能把那些伤痛掩藏在心里，不让任何人知道我出了事情。也好，这些都不再重要了。从此以后，只希望你会过的好些，这样，就好了。[小果]对不起，我只能离开了。只当是一段插曲，记叙着蔓延的心疼。落殇。湮灭。不张不扬。爱情是什么？我越来越想不清楚了。makemeforgetthelovewithoutthelove。我现在回家了，每次站在阁楼，看着那些鸟群飞过的时侯，我都在想，我是多么希望自己是一个永远不知道爱情的大雁，一个人飞向自己的天空。这么多年了，我的生命里，走失了三个人。其实，我只是失去一个爱我的人，而你，失去的只是一个不爱你的人。所以，不用怕，你一定可以忘记我的。我想我们永远不会再有见面的机会了吧？如果某一天，在街角我们不期而遇，那时，你还是爱着我的话，那么，我一定乖乖听话，跟着你走，永远都不再后悔。这种机会是零了吧？因为我们背道而行，一直走向相反的方向。纵使相离，无非相离。

《半夏夕年》谁来为我摆渡(1)

我以为像我这样的女子，是可以很轻易地就把那个尾戒从我的心脏里拔落，手指慢慢地被揉疼了，我看见，一圈圈的红在瞬间湮灭成伤。A——1左一。那颗最亮的天狼星，像守护有关你记忆的星座。我越来越觉得，你最像它了，然后在那个半夏里，你消失的如此干净彻底。我想，我已经知道怎么去忘记一个人了。我想告诉你，我们一起忘记彼此，可是，只剩下我一个人来演习这一场离别。念念不忘那些说好了的话，一起圈成爱的光影。以为，过了些日子也还是一样。而后等着你像脱落的字母一样记住前面的黑暗是轻轻我们飞鸟的羽毛，飘落而至，我的哀伤飞过一个一个地路口。垛碎了梦魇的方形，用铁把把它泅渡了过去。拍打在骨骼里面的回音轻摸着抚过的野草。我抚摸着不是伤痕的伤痕，握紧不是疼痛的疼痛。在时光中飞舞，芦苇被白昼染了色，在看不见芦苇的深处，我摇曳而去，一条大河里我被芦苇悄然划过。我看见最美丽的血液在舞落成曲。我路过村口路过没有春风的春天。雨伞换成油伞的广阔下一个小小的缩影。遮掩着细雨的呐喊，遮掩着年落的打磨。遮掩着天蓝的沉压。最后什么也不再落笔成轮廓，再去描绘着那些美好的年轻。左一，你要幸福，一定要。因为天狼星始终只是属于你一个人的，我爱上之前就把它杀死了，如同你的影子凋落在我们在一起的每个日子里。公元多少年，当周期行走至50.090±0.056年的时候，我们是否相同地看向一个方向？轨道偏心率为0.5923±0.0019。天狼星刚好与我们的距离为8.65±0.09光年。那我们的故事不也是这样么？B——1哲希，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来了。哲希，我害怕了，我真的很害怕了，那么的无助，仿佛全世界的灾难都倒在我的身体里了。你知道吗？你能理解吗？你理解不了的，我没有和你说，只是看着手机屏幕，按下这段话。我的心那样的矛盾，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尔后按“C”键全部删除掉，又重新再拼一次。重复了二十几次，我的心也就矛盾了二十几次。我看着屏幕暗了下来，又被

我重新按亮。有谁知道，在这一刻里，我有多么的害怕，有多么的无助。我害怕那些黑暗会像一个巨大的怪物把我整个人活生生的吃了。我是一个坏孩子，脑子里一直在浮现着这个念头，久久挥散不去，尽管我坐在电脑前面，看着那些平时让我拍凳子大笑的综艺节目，我的心却一直在寒战，我听见那些讥讽的嘲笑，自己跟自己的对话。不堪入耳的形容，那些花朵是残漏了的，像在花园里被荒草丛生一样。主人丢弃花园中美丽的我，去寻找另一个秘密的花园。我就是一个坏孩子了。我把手机关了，急躁地在床上翻滚着，还是像个疯子的一样，打了电话给你。“哲希，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什么事情？”哲希说得如温柔细雨的样子。“呃……”小果沉默了接近一分钟的时间，始终都没有说话。“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小果的沉默，小果的不说话，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让哲希的神经极度地敏感了起来。“小果，别这样沉默好吗？你的沉默让我很是恐惧。”哲希说得有点厌烦，属于轻微地那种。我也真的不想让你担心的。小果在心里默默地对着自己说。

《半夏夕年》谁来为我摆渡(2)

“没事啊，只是我很想你了而已，想听听你的声音而已。”小果像是说的很轻松了一样，还笑了一下，好让哲希真的觉得小果是没什么事情了一样。“没事就好，那还有其他事情吗？”“没有了。”“哦。”“你也没有话要跟我说吗？”“我想听你说话。”听着哲希的这句话，小果想说点其他什么，终究还是没有再说些什么了的。是因为哲希很忙么？忙到不知道跟小果她怎么讲电话了么？当初那些热情那些滔滔不绝的废话都哪里去了。小果也真的很想问，小果真的很想问。但她还是没有那样做，她始终不想让他们彼此之间会有了很僵的局面出现，她也不是个很喜欢吵架的人。于是，她温柔地说着：“那好，亲爱的，我挂电话了。”小果一说完了话，还没等到哲希跟她说再见的时候，她就听见了电话那头的他挂线了。当初不是哲希还很严肃认真地跟小果说过——最后挂电话的人才是最爱你的人。小果情绪像涌起的波涛，一下子把手机很用力地往墙壁上扔了过去。诺基亚的牌子真能摔，只是看见了手机的零件四分五裂的散开，而后那么容易的就给小果还原了模样。“我也许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了，我知道我一定是出事了的。每一次来的时间都很准时，要么提前了一两天，要么就推后了一两天。可现在两个月眼看就过去了，还是没有来。”小果默默地跟着自己说。然后不出声地问着自己，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不断地问着自己，那些问题被说得那么轻微却那么沉重的拍打着她的心脏，一定是击中了的，否则为什么心会那么疼，精神几近要崩溃了的，怎么办？难道真的要我一个女生去药店里买测验纸吗？那样子的话，别人会怎么说我？别人会用怎样的眼神看我？一个不干净的女孩子？为什么我的心里总是去想那么多还没有真正被证实的事情？为什么要去猜测？为什么要去判断？那我是不是在忧心伤神了的？要不，再过一个星期再说吧！只要过了这个星期，还没有来了的话，那我就去买测验纸来验证一下。可是如果真的有了的话，却一直在拖

着，子宫里面的东西是不是会更加大了，那样子我是不是就容易被别人看见了，被别人知道了？被别人知道了，那我要怎么活下去，那是多么丢人的一件事情？不行，我还是去买好了。心里一直在挣扎着那些矛盾，感觉脑子里的神经已经像橡皮筋的韧点一样被拉到了极点，再用力一下，她就要像橡皮筋无法再还原原来的形体一样疯掉了。后来的结果是小果只能让自己脑子里一片空白，只留下“测验纸”三个字。不敢在学校附近买，怕碰到同学，于是她乘搭了一个钟头的车去了临近的市区里去买。在市区的正中心就下了车，她知道那里有过一个在全国有着连锁店的药店，上次和哲希来逛街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的。在她走了进去之后，小心翼翼地根据那些物品的类别去寻找了，但很快的就有穿着护士服的服务员面向着她的方向走了过来。“小姐，中午好，请问您想买什么样类别的药品？我可以帮忙一下的。”由于，那话很难说出口，她还是推辞了她的好意，说：“不用了，谢谢，我自己能找到了的。谢谢你。”“不客气，那您慢慢选择吧。”她慢慢地走过一行一行的柜台，终于看到了“验孕纸”。她走了过去，手刚伸了出去，眼前就出现了刚才的那位服务员。她看着她看着我不说话，她也不说话。她好像看穿了小果要买什么似的，突然从她左手旁边的位置的最里面，拿出了另外一种牌子的“验孕纸”给她。然后说，要买这个吧？这个牌子好，质量好，测验的结果精确性很足够。

《半夏夕年》谁来为我摆渡(3)

小果看着她，先是愣了一下，而后装作没事发生的一样，笑着说：“谢谢，我就是要找这个牌子，我朋友叫我帮她买的。”“小姐，您要记住了，在测验的时候之前是不可以吃东西的，连水也最好不要喝，你要记得了的哦。”她好像认定了要用的人是小果，小果像是被看穿了的一样。小果回过了头，说：“我都说了，帮我朋友买的。”她只是笑了笑，而后到了另一个服务区。小果走到了收银台，付了钱像是掉落了一块石头一样地轻松。可是，还有另外一块更加沉重的石头压在她的头上，她感觉自己像是无法呼吸着。回到了学校的第二天早上，小果早早地就起来了，宿舍的人一个个都在睡觉，她跑到了卫生间，拆开了包装的纸盒，看着说明书，然后按照着说明书的提示步骤一步步地做。当她核对测验后的PH值的颜色和纸盒上的颜色时，她的脑子是一片空白。心是被糅成了一块，手也是麻痹了的。神经开始痉挛了一分钟一样，停止了所有的思想。她看见了，纸盒里还说明了一点，需要专业人员操作，否则测验的结果都有可能不正确，她看了这句话，慢慢开始安慰自己。也许是自己某个步骤出现了错误，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的。对，一定是这样的。虽然就这样的安慰着自己，但过了四天了，那死东西还是没有来。突然间觉得做女人真命苦，她觉得自己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只能认命了的。她拼命地不去想那些结果，一下一下地接通了哲希的电话。“哲希，这个星期能不能陪我去医院？”“怎么了吗？小果？”“你没有空是吗？”小果的语气显得不耐烦了，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直接跟他说了的。“怎么了？生病了吗？那我现在和你去，好吗？”“不用，星期六再去吧。”“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不出口，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再发信息给你吧。”“……”小果还是在手机草稿箱里重复按了出来，然后发送了过去给他。她知道一切都是注定了的。C——1发件人：糖果甜蜜收件人：哲希主题：磨坊的风车内容：如果我有密咒，我一定要封锁你

一辈子，我要你马上、立刻死了，就要实现了的时候，我又要你重新回来，再继续循环着这样的步骤。我是不是很残忍？我的残忍一直都是你给的，你弄成了我的这种性格。我以为，我以为，我的心死了，跟着你转身的动作，一起飘逝在看不见你的房间里。我很可以很淡然地跟在你离去以后遇见的每一个陌生人说起，说起那段发生过的事情。我说，是我不好，一直都是我的错。她们说，傻瓜，哪有这样的孩子。再错了，也都过了的，没什么过不去了的。天一下子就冷了下来，看着身上灰色的羽绒，那样地温暖了起来，一直暖到了我的心窝里去，一下子就听见左心房在哭泣。

《半夏夕年》谁来为我摆渡(4)

天真的很冷了，很冷。零星的小雨，我一个人从温暖的房间里走了出来，没有打伞，如果你在身边了就一定不怕雨会湿透我的发梢，而后模糊了我的知觉。那时候的我是不懂事了还是很懂事，沉稳到尊重了你的决定，而后一个人抱紧了一团的姿势在被窝里任由所有的神经痉挛。手机里早已经删除了所有你发给我的信息。三分之二的信息占满了所有的内存，连同了我的现存记忆里面。你的手机号码也被我刻意删除了，却那样牢记着每一个数字，然后害怕见到那些空白的按键。我不会再找你了。不会了。我摊开了手掌。洒落的雨丝那样缠绵地倒落在我温暖的掌心里，然后散失了我所有的温暖。我开始害怕对每个陌生每个善意的微笑。我像个离群了的雁儿，在她们的后面一个人飞，没有人看得见的我那些让我非常恐惧的飞翔姿势。忘记了你，戒掉你给我的习惯。我想就这样，可是越这样越发难受。数落着手指的干净，那些透色到右手尾戒的闪光，白光褶褶的划破了我整个微弱的心脏，那割伤了的口子在孱弱的夏小杰里迂回。你为我带上的尾戒，你曾轻声念过的絮语，曾那么温柔地飘进了我的眼眸里，那些明亮，明亮了我们的牵手季节，可是，现在已经是我一个人在悼念了，不，都是诅咒了。我挣脱着，越用力越发束缚。我以为像我这样的女子，是可以很轻易地就把那个尾戒从我的心脏里拔落，我看见，手指慢慢地被揉疼了，一圈圈的红在瞬间湮灭成伤。仿若是你的诅咒在我身上发生了病变，再也出不去了，我一辈子将恨你。为什么要这样，要给我一个我忘记不了的疼痛，连离开了也可以显得那样伟大。过去美好的情话，你说，那是最美丽的爱情句子，可是，现在再也不是了，那是确确实实溃烂在爱情里的诗句，一地的高阳还是死在最灿烂的年纪里面。你给我的美丽，是有毒的。我以为我有了足够的天空去承受斑驳断开了离伤的飞翔，那些阳光的肤色逐渐被断裂在我命运的墨画里。我又变成了一个囚徒，你的囚徒。我再怎么的祷告再怎么的

诵经，终究没能寻找到安逸的地方。你看见了吗？生气的生命就这样倒在陌生的路口里面。你去了，去寻找自己一辈子的相濡以沫，我却抱着死不去的记忆慢慢引退着我所有的坚强。忘记疲倦忘记倔强。我和你的世界缩小到只有一个身影，你成了我的传说。不见了，牵挂从此被隐忍，无法一张一合地活在当下。洪流漫过我的身躯。然后我看着自己的影子沉沦着，接着是我的表情，我的生命经过，最后的是我绝望的眼神，岸的对面，你在看着我一点一点地沉沦，一点一点离你而去，直到永远的消失！我也不想爱你，我更不想恨你，可都爱了，我能以为不曾发生过吗？我也不想这样，不想这样爱到了骨髓。下辈子我不要这样了，看见了你我就远远地跑开，你是个会吃了我的野兽。我能不怕你了吗？一次就够了。我开始一次一次地把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写在博客里面。我知道你会进来看的，会跟我说点什么的，可是，我等了两年了，你还是不说任何一句话。其实，你知道我的，你是故意了的。我还能怎样，女人要爱自己，要比所有的人都要更加疼爱自己。我重新生活，不再让一格一格的生活方块交差拼凑，不再把所有的都错落成一堆，那些连成涣涣的画影，我会用以后飞翔的动作来解释，在蚕食着所有的容颜不是我的容颜，是和你的年月。把手指放在额头边下，半个脸庞遮掩了，我以为这就可以隐士了我眼角边的伤疤，我以为那是最年轻最效信的姿势。这也是你离开的唯一相片。我把它丢进了黑色的垃圾箱里面。什么也看不见了。涣线的年落，我和你的。如果有了年年念念的不忘，那就是劫了。

《半夏夕年》谁来为我摆渡(5)

我给你写了封信。那封信的字句只有我知道，我一写完，我就烧了。字句那么锋利，我看不见的危险。什么时候我就说过了，我想跟你走，不离不弃。有始便会有终。记得，你以前写了信给我。问我，当初为什么我会向你表白？为什么是向你表白？女孩子的心才会那样的细腻，应该是我问的，为什么男孩子也喜欢这样问了。我想写一个童话，那么就像格林童话的吧，不要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最后都是死在所有人的希望里，就好像我在你写着的疼惜里面不再是不再被更改。等待风和日丽的早晨，然后我变成了最小最小的蜜蜂。小到可以忽略，小到谁也看不见。外面，橱窗的最外层，是白灰的一层。一切都被浸染了的。那是一种颜色，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色彩。我看见最伟大的温和在暖日的透射下，穿越了厚重的雾团，冬日里应该有的暖意一下子刺破了那张蛹囊一样敏捷着。我停留着，彻夜过后被湿雾打湿了的翅膀，显得那样孱弱，我害怕一下子在飞翔的半空中忽而倒落，所以，驻足在公主的窗边。等待阳光把我暖和。公主没有醒来。王子也没有出现过。是这样子吧，应该这样吗？真的吗？真的是假的其实。闭上眼睛甚至不知道你是长发散肩还是齐耳短发。我又不是很想你，《如果•爱》里面的金城武在晦暗的甬道的仓库般的房子里面对着录音机，有过呢喃有过竭嘶底，“你在哪里？你什么时候回来？”“你还好吗？我回来了。”“你在哪里，你还回不回来，你是不是死了，你是不是死了，告诉我，你是不是死了？”你和她一定是在一起了吧，我知道的，结果一定会是这样的。公主的白色裙子散落着一地的华丽，尊容高雅。头顶戴着美丽的花冠，穿过一片森林，她说，王子就在前面的那棵美丽的大树下面。一定是骑着白马，泛光迥然，所有的花儿看见了会羞涩的开花，头顶是成群的飞鸟在旋转一圈一圈地。王子给过公主承诺的，承诺会在他们的手中开花的。会的，一定会的。公主一路的赶了过来，王子等得很着急了。路过了一处处的露

珠儿，沾湿了她的裙花儿边。可是，可是公主在前面的树林里面遇见了巫婆，是的，她就是巫婆，破坏王子和公主的幸福的巫婆。她用魔法变幻着一句一句的咒语。他们的爱情从此被密封着不见天日。殿堂里面的童话从一开始就不是美满的童话，是有着仙境的陷阱。你是知道的，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所以童话是骗人的。如果，如果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桃花岛。那么，那么在你死之前去一下那里吧。桃花不是粉红色的，是嫣红色的，跟巫婆的血液一样。岛屿里面一年四季都落着桃花瓣儿，是谁每想念一次，桃树上的就会散落一片。如果你害怕就不要去，不如叫她陪你去吧。她是要看到她造的孽的。所有的桃花树一见到她都会立刻死掉，而后，而后你就会认为她是个很狠毒的女人了吧。去吧，去吧。去看看，那个最最真的事实。故事是这么写着的，这样开头。两年前，我好像只是你们故事当中的一个角色，那天晚上，她抛弃了你，选择了离开你，我过来陪你，两年后，她回来了，我也是时候该离开了。呵呵……我会好好记住你的，谢谢你一直以来这么的照顾我，你一定不可以比我早死。一个小丑，我是她，是这个小丑。在你的荒岛里选择了余生。眼泪会开花，开满了粉红色的桃花颜色，成簇妖媚，盛放朵朵残悴的骨骼，那是什么，那是我最后的年轻。你要记得，我微笑着来过。你要记得。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1)

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喜欢上了吃糖果。糖果很甜，我可以幻觉成幸福，融化在我的掌心里……A——2秋天是深蓝色的，蓝的到我再也看不见其他任何的颜色。突然变得很安静，似乎可以听见叶子是怎样飘落下来。慢慢地，像是融化了一个世纪的童话。所有的寂寥都可以被转载在枯黄的美艳里面，然后张开着所有浮萍一样的纹路。在水中写字，用最最曲调的暧昧换成一句一句的对白。然后，再慢慢消失到还原的平静。跟所有发生过的事情一样，在这个站口上车，悲悼落影的距离一步一步拉开，直至再也看不见。可是，还没有忘记的是那些在心脏里开出所有看不见样子却一直在疼痛的痂口。那一年的我们像是一页光滑到可以看见刺眼光环着旋绕着所有年轻的。……我叫唐果果。在我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咿呀咿呀地学着所有人的欢笑，然后手捧着糖果，再一个一个地分给我身边的人，或者孩子或者老人或者陌生人。小时候，姐姐会买很多糖果给我吃，仿若你想要我不再调皮了，糖果是最好的引诱。因为，我是出奇的爱吃糖果，可是，牙齿自小以来都是那样的好，没有坏掉过一点点。姐姐也问过我，为什么那样喜欢吃糖果。我说，我不知道。不问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不知道喜欢的原因。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欢吃糖果，这是我不问的，我对别人的事情很少感兴趣。喜欢本身就是一种理由。我很想跟你说，我喜欢吃糖果。可是，可是我怕你笑我。然后说，恋着糖果的孩子一如带着与童年有关的所有的稚幼。那样子我就知道是不好的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喜欢上了吃糖果。糖果很甜，我可以一直幻觉成幸福一直融化在我的掌心里，然后画成我们的线段，那是连接的最佳位置。糖果就是我的童年，像最有意思的连环画。我的童年，像个单行体。孤单了太多，寂寞也不再是寂寞了。在最后来的时候都是这样记叙着自己的记忆。那些黑白间如白驹过隙一样，在最后始终被想了起来。小时候，父母很忙，他们也不会把我关在大大的院子里让我和那些现

在想起来很可爱的猫一起逗玩。小时候很倔强，说一不二，就很经常跑到隔壁的街道上和陌生的同伴玩，我很努力地让自己入群，不是我很努力他们就觉得我很合群。在小孩子还没有分清弹珠和珍珠的价值之前的心永远是没有遮掩的，很单纯，所以表达的话也很直接。于是，他们说，我们是很穷的孩子，我们吃的是番薯和很糟糕的米饭，我们不喜欢和你一起玩。你自己站在旁边看着我们玩吧。那时候总是有一个孩子是那群孩子的王。管理着的是游戏的规则和简单的抛弃伙伴的权利。我说，我想玩。他们说，你不怕弄脏你漂亮的衣服么，那就来吧。我很高兴地和他们玩孩子过人的游戏。回家前我要做的一件事情都是请他们每个人吃冰淇淋，为的是下次我可以继续和他们一起玩游戏。冰淇淋店的店主是个彻头彻尾地福建老人，每次我们一大帮小孩子嚷着，他始终带着很浓厚的笑容说，别挤，别挤，都有份。孩子，你很乖哦，爷爷给你最好吃的一根。好不好。那时候的我，是站在他们后面，很乖地站着，没有嚷没有挤，所以，那个老人也很注意到我。谢谢。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2)

小时候是最有礼貌的孩子，因为我很安静，安静到把所有老师教导过的礼节都理解，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做出来。伸手拿了红豆雪糕，然后我走上去，给钱。有时候，老人在最后都多给一个香草味的雪糕我，而且是不收钱的。还记得那个时候，他的笑容总是很温慈，透露着阳光的爱，额头上很多像红豆糕的斑点，皱纹的身高写着那些布满风霜的过去，头上全白了，穿着夏天的绿色背心，里面还有条毛巾，很长的毛巾，白色的颜色已经很苍旧了，但不脏。他应该很爱干净。后来，那间冰淇淋店关门了，听说是回福建了。现在想起来，认为他应该是觉得自己日薄西山了，总应该回到原来的地方，完成生命最后的归途，没有遗憾的离开无法逃脱的很色彩的人间。或许也仅仅是我的猜测罢了。这样的答案始终是不曾有过答案。半年后，我也就离开了那个小镇，父母的生意越做越大，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我也就离开了那个唯一用冰淇淋做交换的游戏和他们。小孩子的世界里永远没有很成熟的离别，所以我离开小镇的那天，把我最心爱的遥控车送给了那个小男孩，他曾经和我玩过过家家。过了的以前会在后来想起，但不是再带着任何念头了，因为不再回去，不再遇见，从此不相不见，如果说，我有了念念不忘了的以前，也是凝固的记忆在倒带了一下。想起仅是因为为了再一次忘记。渐而归没。离开小镇，到达一个让我一直觉得很是陌生的城市，陌生到多年以后发问自己是否真的就来过那个少雨、沙尘暴时有的北方城市。那年我十三岁，在陌生的城市里的重点中学读初三。那时候，我跟一个男生很要好，不是爱恋的关系。我认为是单纯的友谊，可是到了后来却不是这样。他叫左一。很少有的名字，我很喜欢这样简单到不用去理解的名字。他功课很好，我的功课一塌糊涂，所以很经常问他功课的解答。但我还跟他说，为了感谢我这个美丽的女生问你功课，需要给我买点慰劳的零食。他还真的那样善良，不反悔地每天在我的书桌里悄然放一瓶蒙牛牛奶和一

包苏打饼。是从好朋友的位置出发吧，一开始我是这样认为。我还故意跟他说，如果你爱我，就一定要选择番茄味的苏打饼给我。他却把我随意说着的话一直记得，很记得。如果我不喜欢喝牛奶不喜欢吃饼干。那你怎么办，打算换下口味呢？我不紧不慢地说着，把他的化学课本翻到第二章。看着参考书等他回话。他笑了一下，而后沉默不语。就有那么难么？不就一个简单到可以随便回答的问题，至于吗？小男生。我放下了粉红色的圆珠笔。看着他。他把手放在脑勺上，做了抓痕状，那些言情小说里出现过几万次的动作。糖果咯，你叫唐果果。嗯嗯，就是这样说。哈哈，打住，再吃我也就只剩下那几颗牙齿了。初三算是一个学业生涯中的一个小考吧，很多人都说，那也是成长的一个转角。我不以为然，不会很忙碌那些象限里面的曲线变化，虽然班主任很凶。我能理解就好，不理解就看小说，时尚小册子。而左一就是坐在我后面。教室里边倒数第五排最接近窗帘的位置，本来左一是我同桌的后桌，他跟他同桌换了座位。为此，也开始祸害了我，在某些事情上。比如在闷闷不乐的无聊至死的物理课上，我会问他拿书看。他书桌里面往往会更新一些小说、散文和时尚杂志。我最喜欢看三毛的书。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3)

他也很喜欢看。我们会把课本堆得很高很高。老师根本就看不见。沙漠，三毛字句里的昏红的落日把整个沙漠的生命颜色再次上调。殷实。无止境的是图画本里一模一样的昏黄没落的天色。那些聒寂的感觉好像在生命里曾经出现过的记忆残片，在某一些句子里面重新复活了起来。感觉那些未曾出现过的人、事和那些景色一直都被扭曲的存储在心的最底层，才才被发现了一样。三毛，她笔下的沙漠。聒噪的漫天黄沙。那朵顽强绽放在撒哈拉上的奇葩。我感觉三毛她把自己带进了沙漠，我也开始进去了。毫无保留地交给了那一片陌生的大地。那样地勇气需要多大的勇气才可以拥有这样的安全感。撒哈拉是她的梦中情人一样沉寂，是雏菊在酝酿着心里的那朵微弱而坚强的执著。我看到了三毛的深情。钝重。是抽离了自己的灵魂然后安置在一个自己陌生到熟悉的地方，我也看到了自己的深情。钝重。但她的钝重和我的钝重是不一样的钝重。她的钝重来自她和沙漠的执著。我的钝重来自于她笔下的沙漠的执著。阅读对我来说是一次开花。开花的那朵时间，让我记忆起被寂寞感染过的事件。我会写一些句子下来，然后转达我自己的情感，再抄一片，重新记忆起来。而后，左一也会写了一些零碎的文字给我看，然后问我，文字写得好不好。我笑着。没有说任何话。我都知道，我们都是爱写字的孩子。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孩子气那样的质朴。尽管有时候，我觉得他的孩子气太过分了。但我还是不做声，那也是我对他的一种理解吧。我们之间的支撑线段。线段会在我们随性却不随意的文字里面铺展了开来，如同花开。比如，我不知道他的天真和幻想到了让人无法发笑的地步。传纸条便是很常发生的事件了。不知道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写有关于江南的句子。水清楚到可以看见整个天空的蓝。我趴在桥边。开始寻找一幕一幕的蓝色的天空。以为那些就是我们还不知道的秘密。起伏的云端在壁虎身边穿插着一身段一身段的。我用手瓢起。温暖的冰凉在心窝

间火逃窜在风势里一样。由不得我。慢慢地从指间的缝隙里掉落。于是，于是。我知道，那秘密是我再也捧不住的美。我们开始慢慢地老了。你看，那些拱桥的曲线。是胴体古典美人的肤色。原来，我们都是稚幼的毛毛虫。只是路行在回转不完的边缘。一圈一圈地……我们只是太过年少，年少着不一样的思维。不羁。回复：回忆是年少。自居的世界里如那些生命里盛放年华花儿的世界，一如漂流的岛屿。我被海水的冲刷，搁浅了。我把所有的依靠跺成一方旗帜。一字一字地连接，一句一句地出来；一句一句地结合，一段一段地出来；一篇一篇地浮现。这是我的表达方式，在我每一次的回顾里。这是内心接近的渴望，一如那些落着芬芳的花儿，我甘愿在你的世界里哭泣成章。我用所有的句子为我点缀成一个序幕。那里有你们为我牵忍。我安慰着。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4)

那些花儿是无邪地，开放着我们的年轻。我们无声地歌唱，只为了静静地璀璨成曲。很多人来了，像我一样，爱着那些花儿，用每一颗炽热地温度来体温着这个世界。我们都是好孩子。……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想起你薄荷味的笑那时你在操场上奔跑大声喊我爱你你知不知道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你说要一直爱一直好就这样永远不分开我们都是好孩子异想天开的孩子相信爱可以永远啊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善良的孩子怀念着伤害我们的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你说要一直爱一直好就这样永远不分开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天真的孩子灿烂的孤单的变遥远的啊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可爱的孩子在一起为幸福落泪啊……好孩子，我们都是好孩子。我的随身听里面永远不会删除的歌曲，每次逃课的时候她都会听到了这首歌，王筝用轻快的旋律来解释这一场在我看来欺骗的年轻。好像有过这么一回事情，用那些音乐来为自己解答一切不诚实的事实。刚好这个时候的逃课的路上，也播放着。每次在乘搭2路车的时候我都会播放着。每天都在听音乐，被一些音乐一次一次的感动。每首歌里，让人感动的地方，只需要一个句子就可以让你泪流满面，连感动都是如此的质朴，这种的认为是一种表面的冲动，还是索引人的内敛？我依然每天都保持音乐不断，MP3里就像一个世界，有着不同的故事，情节，甚至短暂的片段，每首歌构筑一个地方，然后沉陷我昧心需要的，背景、人物、对白，最后是结束，我往往更为喜欢隐约的结束，它不会束缚我对每个故事人物的命运重新安排。“温柔的人最终也可以变成暴力的人，背叛的人也有善良的时候，丑陋的，真善美的，每个地方多少有点遗憾，哪怕经过了多少沧桑，多少转换，多少更改”这些都是我说了算。我的性格就是，MP3里的音乐不会被我贮藏很久，三四天我就会将之内存格式化，去寻找另一方令我感动的宁静。或许，我需要的是新的激情，新的体验，新的绝望，新的遗憾，

甚至新的颓靡，新的茫然。音乐给了我成长中的维生素，同时也给了我无法挽回的后悔。女孩子都这样的，也有着看起来计算起来确实是泡沫的幻想。好孩子，好孩子是年轻犯错后可以被原谅的借口。是不是都这样其实。我回过头望了一下身旁的左一，他把手臂托着下巴作思考或者幻想状，完全不知道我刚才问了他什么。我把手肘恰到好处的力气撞向了他的肋骨。说什么呢？刚才我？我又看了一下他。沉默不语，寂静了五秒钟。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5)

其实，我很不习惯这个时候的他这样的沉默，他心里好像端着很多的秘密不跟任何一个人说，却在奔跑的过程里被撞见了，那种感觉就像在考场上答案不出问题的惶惑。“跟我说话，好不好。”“嗯嗯，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是不是傻了？我想不说了。”好孩子不说谎话，可是我们却常编一些谎言来逃课，逃课到城市另外一个小区里去。我们总是乘搭2路车往返两边。每次，我都能在逃课的过程里面得到了内心沉闷的突破口。那这算不算是一种轻微的自欺却不欺人的举止。我们在离学校一个公里一外的小区里下了车，走进了一个名字叫“幸福船”的甜品店。店长是一个几近三十岁的女人，散落着好看的卷发，在粉红色的吊灯的映衬下，她是一个很妖媚的女人。没有化妆的女人都能显露出那种气质。我知道，她是个很懂得生活的女人。我想，以后，我也要这样。“欢迎光临。”她在我们推门而进的时候很友好的走了过来。我环顾了一下，走向了一个有秋千的位置。“幸福船”店里的布置很有童话的感觉。灯光是温暖的粉红色，散落一地的和谐。格林童话里的森林树，砖墙上画着一盏神灯，小女孩穿着破落，光着脚丫，清纯的脸上荡漾着全世界的希望。她双手合十，眼睛是闭着的，应该是在祈祷。“左一，你看，这小女孩的神色，那样的真实。让人看到了她内心里面的信仰。”小果指着墙画说着。“啊？”左一拿起在桌子上面的甜品目录，一脸惊讶着。“糖果，喜欢吃什么？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呢，帮你庆祝一下。”左一看着我一脸清冽的笑容。“庆祝你个头，谁是妇女了，再说到这两个字，我就给你掌嘴，好不好。”我不紧不慢地说着，脸上是装了出来的笑。“可是，可是每到这个的时候学校都不用晚修咧，那些女老师都去参加歌唱比赛了。晚上也有，要不要去看一下我们班的麻雀老师呢？”“才不要，难看死了的节目。”“虽然难看，但应该会热闹的。”“你想去就自己去看吧，我宁愿在班上看书。”“真的？”“真的是假的。”我指着要点的甜品说。我们示意了一

下，服务员就过来了。点了一份香蕉船，一份香草蛋糕，一份芒果船。摇曳着秋千，不说话地看着左一，我是喜欢看着他，不说话的。而后他会觉得很不自然，一脸害羞的样子。“看什么咧？我们家的丫头。”“什么你们家啊？想得过了头了吧你。”六月，风高而过的是我们手心里的坚强在牵引着我们的步履，漫漫，再漫漫。平淡的生活姿态，是为了让手中未曾飞起来的风筝一次性的在蓝蓝的天边做一次华丽的飞行表演，那个是飞翔的意义，我的梦想。自己跟自己说，理解生活，懂得生活很重要，可那个时候却完全不懂。……B——2这是1998年的夏天。9月12日。晴。没有云。一朵也没有。虽然跟我生命往常年份里的9月12日根本没多大区别，唯一的区别是，我上了大学。我坐在这个充满了夏天鸣蝉的校园。手上三毛的全集只被我翻到第二章，我动了一下快要滑落的眼镜，在看着天空那一刹那。我突然明白自己并不是要在天空中看出一个什么来，只是觉得自己内心寂寞了许久。只是跟别的女生不一样的是，我不喜欢看偶像剧，内心自然没有任何喜欢幻想的偶遇生命那个骑士经过我身旁，对我说，亲爱的公主，跟我走吧。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左一，那个迅速脱离我生活的人，如今，我只能在记忆中回想有关他的一切一切了。如果哪一天，我得了重度发烧，那么，便可以忘记有关他的一切了。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6)

“各位同学，欢迎来到这个大家庭。请各位已经报到完毕的同学，按着各个校道的道路提示，找到你们系别的休息室……”今天是大学报到的第二天。我一个朋友也没有，更多时候，在人群里，我的目光是比较奇异的，没任何的善意。我起身走向图书馆的时候，听到背后有人跟我说话。“您好。老师，请问一下，教务处怎么走？”我回过了头，看着眼前满头大汗的男生。白色的衬衣被汗水渗出一多多破皱的花朵，我能听到他胸口在急速的跳动的声音。“老师。嗨……”这会我才回过神来，确定跟我说话的人是他。可是他称呼我为老师，我下意识地愣住了。“你叫我？”“是的。请问一下，教务处，怎么走。这学校太大了。我来回走了好多次，也找不到。”“怎么，你过来报到的时候没有学长帮忙你么？”“额，那个，我觉得我自己能行吧。不需要别人来帮忙。”“那你现在就是需要我帮忙？”我觉得对话有些无聊了，便转过身走了。大多数这个时候，我便觉得很多事情没多大的意义，我知道自己又开始陷入冰冷的精神世界状态里。不想打扰别人，不想自己被别人打扰。“可是，你还没告诉我，教务处怎么走。”我头也没回地走了，一直向着图书馆走去。在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的内心在发生一些我也无法解释的变化。我知道，那是一种情感。整个脑子里，不断出现他叫我老师的画面。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就叫明哲希。我一辈子都记得的名字。如果说，一切在看来都有感应了的话，我第一次看见了他的时候，按着女孩子的第六感来说，他不是好人。他是我的劫难。劫难在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劫难，没有人知道的。一切开始的时候都是小说里幸福美满的故事情节。有美丽的小女生，帅气的小男生，如果不出任何意外，没有任何一个小女生忍心担任第三人称走了进来，把一切故事情节的进程扰乱。最后的最后，他们在一起了，和格非童话里的色彩是一个样子的，连色调也不拘轻描。可是，可是不是所有在看来幸福的事情到最后是幸福的。迴容迂回，不是扭曲，是

插叙播放。十六岁是美丽花朵的年画，在校园每处地方都可以形成一幅向日葵的动画。第一次见到明哲希的时候是在一次新生迎接晚会上，一种文化组织形式的聚会。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7)

他站在舞台上唱歌。我那么清晰地记得，他在舞台上面唱歌的表情，像小说里描写的恶魔一样，虽然我特别讨厌这样的言词。只是再也找不到这样的表达情感的词语了。……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那里我们好不容易我们身不由己我们时间太快不够将你看仔细我们时间太慢日夜担心失去你更不得已一夜之间白头永不分离喔喔在那里……很多人在鼓掌，还有尖叫声。或许在那个场景里面，他就是小说里描述的帅气的美少年吧。开始本能的抗拒这样的场面，我拿了杯果汁，起身离开了沙发。来到了，可以看到学校内湖的风景。夜色像果汁一样，能给我这个时候一点点的安慰。夏日的星空，最能看到自己内心过了的心事，我开始想起以前经常和左一去的冰淇淋店。当我这样看似很平静的想起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便深刻地明白到，我在让自己的年轻在衰老。不愿意接触更多的陌生环境。“嗨。老师，您好。”我回头一看，是他。明哲希。“在这里又看见你了，老师。”我有那么一刻愣住了。他从人群中就这样带着阴谋一样的表情走了过来。“难道，我就是一个没有女生任何一点相似的特性么？”“有。在你刚才看我的眼神里。”“无聊。”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内心的魔鬼在作祟。在这个可以让我感觉到安慰的夜晚，我不想让内心的冷漠一下子充满我整个胸口。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8)

“如果，看着你说话，是件无聊的事情，那么，我这辈子就不会觉得很无聊了。”明哲希走近我的身边，他温柔的话语在我耳边荡漾成A小调的圆舞曲。“你想怎样？”我一手将他靠近的身体推开，我端着的果汁就这样因碰撞的缘故而洒落在明哲希的身上，他白色的衬衣又开始破皱的花朵，跟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一样，破皱的花朵，只不过不同的是，这次只有一朵。而且，在他胸口边。我看得出神了。内心慢慢地在描绘那不属于我的花朵。“不好意思。我……是否……行为上有些把你惊吓到了？”明哲希在这个时候，把话说得很小心翼翼。“没有。我本来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虽然我内心不是这样说的，可说出来的话便成了这个样子。明哲希就这样的看着我，我开始躲闪他的眼神。“我知道，你不是老师。”“……”“我故意的。”明哲希不因为我的冷漠而显得无趣，反而话开始变得很多。进而让我感觉到他是个话很多的人。确切来说，他知道的事情很多很多，而且说到的每一个话题都是那么的透彻。他说，其实他很少在不认识的人群里面多说话。他说在陌生的场合上对周围的所有都是很怯生生地那样，会几近沉默地坐在一旁不说话，不认识他的女生会认为他很内向，有点自闭。我在后来的时候问过他，为什么在一些比较多人热闹的场合上的时候，那样地安静，安静到让人怀疑性格的偏向。他说，习惯不说任何的话去破坏对我还说还没有完全接受的陌生，自己也不会去扰乱那些开始不是适合自己或者知道自己不会去做一些让别人认为很人群的事情。喜欢自己一个人在可以看到热闹的位置上去感知这一切。他确实是安静地，也确实是有着青春里的叫嚣。我把他这一方面的举止理解为还很孩子气。他也不怯于别人这样去理解他认为他。在我认识他之前他已经有着这样的性格，我没有问过他的缘由，毕竟我也不是个强迫别人说出自己心里某一处被隐藏了起来的过去。不会去猜测任何行为的过去和现在的分别，所以在我认识的朋友看来，我是个很文静并且还是

个想得很多的女生。说着他的孩子气，有着很多的方面阐述。他喜欢吃糖果，我正好也喜欢吃糖果。他很常穿着粉红色，白色的衬衫，他的脸很白，没有很多青春痘遗留下的疤痕，笑起来很清冽，一如在诗句里描述过的山水与水彩画之间的质感。淡然，清晰。而且会露出边浅边深的梨涡。我说："你给人的感觉很干净，好像不沾露任何杂质的纯美。"而后，他不说任何话的对着我笑，那笑是没有掩饰过任何心事的自然。我喜欢这样的小男生。这种喜欢是基于欣赏的位置上来觉得。单纯地有点狡猾。我有这样说过他。他还是笑，不一样的是，那笑可以解释所有的问号。"哲希，其实我很想了解你的。"我被自己的这一句话吓到了，我的冷漠开始在体内撤退得片甲不留。"我？"哲希显得有点唐突。毕竟问题我是说了出口，他还是拒绝不了这样一个没有问号的问句。"我是个不安分的孩子，如此而已。拼命地往自己写好的理想冲去，义无反顾。无论亲情，爱情，友情……""你知道，天狼星吗？哲希。""某一个星座？""天狼星是冬季夜空里最亮的恒星，目视星等为-1.45等。它是大犬座中的一颗双星。双星中的亮子星是一颗比太阳亮23倍的蓝白星，体积略大于太阳，直径是太阳的1.7倍，表面温度是太阳表面温度的2倍，高达10000℃。它距太阳系约8.6光年，只有除太阳以外最近恒星距离的两倍。古代埃及人认识到池该星偕日升起，即正好出现在太阳升起之前时尼罗河三角洲就开始每年的泛滥。而且他们发现，天狼星两次偕日升起的时间间隔不是埃及历年的365天而是365.25天。""你怎么知道的如此详细？小果。""有心去喜欢一件东西的时候，记忆力是惊人的。"其实，这段有关天狼星，是属于左一和我的，只是不再是两个人了的现在。"昂。"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9)

“你开心吗，一直？”我开始了转移话题。“开心在不开心的前面已经发生了的。你觉得呢？”“我觉得啊？”“嗯嗯。”“一种状态吧，我觉得，反正都这样了的，不开心和开心都一个硬币的正反面。”“哪天你想不开了，记得来解救我哦，来劝劝我哦。”我半开了玩笑说着。“你想不开了就不会叫我，等你叫我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想开了的。是这样吧。”哲希笑得有点阴谋。“怎么笑成了这个样子咧，感觉怪怪了的。”“对了，哲希，你有没有加入了学校的其他社团。像你这样的孩子应该不大想去凑那些热闹吧？”我说的好像很清楚他了一样。“是的。”“可以知道原因么我？”我追问着。“很简单，当你觉得一个气球是一个孩子的童年的色彩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该怎样去生活了的。”“你很会生活的了吧。”心里真的很好奇一个这样的孩子心里到底知道了多少的事情。“理解生活，进而懂得生活，就好了。是吧，可爱的小女生。”哲希说着，把手轻轻地往我的额头推了一下。可是，他的动作在接触我的额头的时候，动作就显得那样迟疑了的。我知道，其实我们只是第一次的见面，有缘分地聊天而已，虽然聊天起来那样的不分礼节似的。他应该是一个很贴心很懂得女孩子心的男生。他唐突的动作，让他的脸红了一下。“怎么了，脸红了都。”我打破了这一种接下来就会发生尴尬的场面。“嘿嘿，有么……呵呵，那个……不会的啦。”他说的有点不连气。“唐果果，你叫唐果果，是吧，好有趣的名字哦。”他转移了话题，却让人不觉得有那样的坚强。“很童年的名字吧，刚好我可爱了些，正好形容的贴切，不过分的呢。”我故意地忘了形一样地对着他笑。“是的，很确切地知道了自己的心里悄然地为他散开了不是很像少女情怀的少女情怀。”毕竟我没有现在通常女孩子的夸张的幻想。“现实是会让人远离一些童话，与性格有出入的一种思想。”“哲希，我可不可以有你的联系方式？”我说的很小声，几近连自己都听不清楚。刚说了出口就有点后悔了自己的不矜持，其实觉得这

句话因为是他问我要的，可是，理由呢？我也不知道其实。“呵呵，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他一脸很认真的样子。我笑了笑，不再说了话。“那你有小便条么？”哲希看着我。“女生当然会有便条的啦！我还有镜子哦，要不要？”“说什么笑呢？给我便条就是了。”“怕脸红啊你？你看，就红了。”“哪有？有么？”哲希还是不自然的摸了一下左边的侧脸。“你最好写详细点啊，我才好找到你啊。”“找到我？”“去死吧你，想到了哪里去了。”我几乎脱口而出了的。“我不怕死了的呀，死了就给你找伴去。”“哈哈，啊……我唐果果才不怕。”“那好啊，下次给你说个灵异事件。到时候我可不停口了的。”“哼，那我带把刀过去，然后说到了高潮的部分，一刀把你给掀起来，然后血流长河。”“怕了吧，嘿嘿。”我说的好像很眉飞色舞的样子，还用动作解释了一下。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10)

一会儿了的时间，哲希把写好的联系方式放在我手上。不经意瞬间的碰撞，他的手是微微湿凉，一种说不上的感觉把心的最底层给淹没了过去，再也联系不起来那是一种怎样的想法。“那你不准备我留一个联系方式吗？”他说的不是很大声，好像春天的草儿微微的摆腰动作发出细微的呢喃。但我绝对是听的一清二楚，他这一句话把很多后来发生的事情都给了提前的预告。好像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开始发生变化。“我有了你的联系方式就行啦！呐……那个就不用了。”其实，我是想写我最最详细的联系方式给他的，可是，却被一直以来矜持的习惯给惯性了过去。“这样啊，好吧。那我先走了的，再联系。”我是看着他从旁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我怎么就那么漫不经心了起来。“好的，拜拜。”“拜拜。”“对了，很高兴认识你。”他突然间像忘记了要拿什么东西一样的表情，转过了身，然后说了一句我觉得怎么就那么老土的话。但，我还是也很老土地说了一句：“我也是……。”还另外微笑了一个最最美少女标准的脸色。他一转身，我就觉得有点恶心了起来。我也还当真有点傻子似的。在自己的面前的这个男生很可爱，有着女生的心事，仅仅为细腻。突然间想起了左一。左一一点也不可爱，要不，那个时候他就那么轻易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的。真的不知道现在的左一到底过得好不好。现在做着的是什么工作，是和当初一样计划着的事情么？我很想知道，但我无从知道。现在在我们看来是理想被贱卖的年代。但是，但是那个时候的左一很有理想。尽管一次一次的受到了打击。“糖果，你想过大了以后的自己吗？”“我想开一个书吧，不用很大的地方，位置不要太偏僻，偏正一下中心地段。”“书吧，除了书还有些什么呢？”左一虽然喜欢看书，但应该只是对书的喜爱是一种理解吧。而我，却把阅读当作一次次自己思考里的开花。“我的书吧里有很多关于女人都喜欢看的书，杜拉斯的，莎士比亚的，雨果的，还有三毛的，差不多都这个样子了，等我再阅读多了

些小说的时候再增加吧。”“那你主攻的时间段呢？”“书吧只为喜欢宁静和阅读心灵的人。无论时间段，我会一直开着，不睡觉的书吧。”“可是女主人要睡觉吧。一个很傻瓜的小女生。”“我晚上的时候去睡觉，你晚上的时候出来换我不就行啦！简单啦，这个问题。”“打死我也不陪你疯癫，我还没有理想到这么不现实的地步。”“我不打死你就可以啦！那你就陪我疯癫了呀！不是吗？”我哈哈，哈哈大笑了起来。左一就张着口，没有任何其他的表情。“那你呢？喜欢什么工作？”我没有说完就一拳撞了过去在他的脸上，嘴巴直接合拢了起来。样子有点滑稽，像《阿甘正传》里阿甘的神态。“我呀！喜欢做一名工程师，建筑全世界最伟大的建筑。”“很伟大的一个傻瓜，超级爱幻想。”“可是，没有理想的孩子是可怜的。”“对啊，是可怜的。”记忆开始再次被拖着出来。那些没有星星的晚上，用手指在眼前的高空里，横竖着划落一个一个地动作，然后以为那些星星就是最最可爱的微笑了。我看着，天空，无比的黑，好像下一刻就可以看到天狼星了一样。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11)

C——22006年，夏天，我认识了一个男子。他说他叫夏小杰。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他除了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以外，还是公司的老总。2006年8月20日，我从睡梦中醒来。看见笔记本里，夏小杰发来的邮件。[小说集，A]从来没有见过什么一种印象。在水里漂移的大树，这一次，我感觉到了那种意境。我看见了那是大雨漂泊之后的傍晚，大树有着千年藤榕的影子。在这个小镇上开始独立行走着。像某个男子，那个男子就叫大树。飘忽着来到一家客栈。我问过他，他做什么来着。我是个道士，他说。那天天黑的很快，我看见他在木门旁，巨大的风灌满了他的袖口。肥胖肥胖的，看不到他那一时刻的左脸，黯黑着。为什么所有的道士都有着一个特点，就是左边脸上都会有着很大的肉痣，有着小雨点的模样。去年冬天，寒风挤着这里各处家门，以往的每个集市巷口旁边都挤满了商人和小贩。车夫在这个时候拉来了一个老道士。满脸雍容，蹒跚的脚步。我看着他，白白的胡子跟我的头发一样长，我看着出神，手在头上摸了起来。他看见了我，向着我走来。他左手拿着在我看来是用大树削平的短小木板，右手杖着鹿子木。之所以我认为那是鹿子木，因为很像，形状在我脑子里纠缠成菱角凌乱的鹿子。他现在就在我身旁，低下了头。我便可以看见了他额头反白的光，刺着我的眼睛。有些生疼，不行，我要闭上眼睛了。孩子，知道伏子镇往哪走？我们这个镇子可以去好多个地方，仿若这里就是各处的支汇处。我是听二处胡同的小二说的，他形容得让我一直没有忘记。而且那感觉就像看见了一场暴雨在支流处，一直旋涡着，然后旋涡着我脑子所有的神经线。如果我方向感没有错的话，那应该是像右拐，一直走向底处，那里有一个很老很老，跟你一样老了的老桐树，你看见了之后，就可以看见你要走的路了。枣泥生落天，法道一回地。孩子，我们有着缘分。我们会再见面的。我在听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在咬着手指。为什么那时候我的手指那么痒，痒着让我

想咬掉了它。来，我给你这东西，你放好它，日后我们相见时，这就是缘分了。我努力地撑着手掌，没有合拳起来。我看见他从怀里拿出来了的灰色珠子一下子掉落在石板路上，碰撞出的声音一下子划过了我的心脏，有点疼。好像是直接撞击在我的脏腑处一样。我下意识地捂住胸口。你这孩子。他开始大笑了，露出有些败坏的牙齿，歪倒着的，没有牙线，像我家后面的因多年没人居住的白房子倒塌倾斜的样子。我是看着这个老道士笑着离开的。老道士没有回头地说着，铁血令，铁血令，铁血令。……[小说集，B]大树，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今年已经十六岁了。我对很多事情还是很好奇。小女子一个，生多好事。大树说这话的时候是不看我的。坐在二楼客栈间，看着下面摇曳着小船的村民。你知道铁血令么？大树忽而转过脸来看我。铁血令是什么？有没有人跟你说过，跟我说，是不是一个老道士？你怎么知道？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12)

注定，这是注定的事情。我一个月之后还会回来。大树离开的时候，是接近了傍晚时分。我看见一个很大太阳，不那么血红的热烈了，已经是橙红地倒落在下面的水里去。风一下子就刮了起来，这阵子，老是闹刮风。像在预示着什么。……我起身播放了HollyThrosby的CD。打开了落地窗帘，看见过大白天，阳光满满的样子。然后大雨从阳光倾泻下来的溪涧里掉落下来。我看着这一下子出现的光芒，彩虹在明亮的窗子映衬出饱和且让温暖的色彩。我趴在窗子里看着，然后想起夏小杰跟我说过的一个公园。美丽的喷水池，黄色调的栏栅。我跟他说过，黄色像刺眼的生命，有时候是碍人的，跟鞋子里的细纱没两样。正想着，天就不再下雨了。七楼公寓的高度，在这个时候刚好可以看见最干净的云，白色的云，湛蓝色的天空。我想拍摄下来，然后发送给夏小杰。我只是想想而已，并没有立即拿出相机拍摄它下来。我始终都觉得，最好的东西不要让用停止的方式来记忆起来。其实，天色还是很清澈很晶莹着，还可以被观看一阵子的。我却把目光看下了街道人群，我跟夏小杰说过在最好的时刻离开，所有的记忆都是最美好的。因为我离开的时候，不看的时候，那之前的一切都是很美好的。我开始信念着人的贪欲强，而所以会有失望，甚至绝望。毕竟人的境遇是不同的。让我一下子感悟了许多，而不会去想象没有你能力的人的生活状态。我问过夏小杰，如果人都有着同一种能力的话，这个世界就没有分别了。夏小杰是一个摄影的爱好者，有间数码公司，但他却常给出版社写玄幻的小说。他每到一个城市都会拍了很多的照片，然后每张都发送过来给你看。我很多的灵感都来自于这些相片的建筑，相片里的人群，相片里的甬道，地道里睡着的流浪者，不知名城镇的白瓦屋子，哪一个村落里清秀的女孩子看着镜头，开心的微笑。所以我才想要去旅行一下。明天，这个时候，我要去旅游。一个人。我用黑色墨笔把这句话写在了白色的墙面上，像一种告示，

给人生的某一处路口画上标志，自己才能感悟到的。我看着显示着的电子时间，三点时刻。夏小杰发过来了最新的消息。“亲爱的，是否真的要一个人前往那个没多少人流动的城镇？”我没有回答，随之，把鼠标按下了关闭。显示出来的是昨天晚上喝醉酒时候在厕所里自拍的相片。你很是喜欢。那个时候，因为分不清楚哪边是左右了的，所以你才无法正确地摆动出你最觉得华美的轮廓。我在这个时候轻微着挤了一下眉头，样子像是被听见了心里开花的声线。头发散落在湿透了的瓷瓦墙壁上，你低微着把下巴靠向一边，装做什么也不是刻意的一样。镜头刚好上来，拍出的样子没有出浴图的性感，但比以前多了一种感觉，但你无法跟别人甚至跟自己表达那种跨越不过去并且无法忽略的感觉。夏小杰又发了信息过来。“你又不理我啦？”我在这个时候，从烟盒里拿出了最后一支烟。却找不到火来把烟点燃，忘记自己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抽烟了，但我很确实地清楚抽烟并不是为了解决寂寞。寂寞在满足背后随时出没，像雨后的浮萍，飘来了一样。“亲爱，明天这个时候，那个城镇是大雨倾盆。”其实，我从来没有讨厌过夏小杰对我的关爱。可做出来的很多事情会让别人觉得我在讨厌他。我看着蓝到可以看得出白的天色，想。下雨就在下一刻了。“明天雷阵雨转大雨，吹东南风。5级以上。”夏小杰把天气预报查得很细微。我不是视而不见他的好，我喜欢他站着的位置，对我而言，在我面前，那么通体透明会是以后的灾害，无论他重复与我多少次。下午持续到了17时39分。天气有点闷热，公寓七楼间。沙发是粉红色，堆放着一只SD娃娃。我昨晚跟她说了好久的话，我还跟她说了关于夏小杰的事情。我问她，要不要跟夏小杰见面。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13)

整个房间没有统一的色调，为了戒掉粉红色的那些毒。像一个渡口把自己的灵魂出卖在别处一样。为此，买了并不是很让我喜欢的盆栽，房间里在我的看来，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凌乱了起来。于是，我决定把它放在了一个靠窗户的位置，就这样靠着每天早晨的微露晨凉，那盆栽开始冒了叶子，绿色的。在这个时候，看见了网页里一张熏衣草的相片。三年前，我很喜欢熏衣草。喜欢熏衣草那种馥郁的紫蓝色的小花。像宁静的香水植物在心里滋生着暖日里唯一的美好。性喜干燥，就像你把娃娃藏进衣柜里的性情。觉得那就是人性刻意的摆布着命运的操纵者。看着熏衣草的蓝，花形如小麦穗状，有着细长的茎干，手握着，像爱情一样坚韧，却害怕她的风干。而花上覆盖着星形细毛，末梢上开着小小的紫蓝色花朵，窄长的叶片呈灰绿色，成株时的长度，可以看见在六月开花的浪漫。我跟夏小杰说，熏衣草，我很喜欢。你送我一株，我就跟你见面。为什么要这么喜欢熏衣草？熏衣草的花语是什么？夏小杰是个浪漫不足够的男子，但心有时候就是想靠近我心里的窗子。我没有把熏衣草的花语告诉他，我在很多个时候是一个懒人，不喜欢解释。性情慵懒，却不欠缺一种热情，对待内心那片花海，存放着的美。跟熏衣草有关。每当花开风吹起时，一整片的熏衣草田宛如深紫色的波浪层层叠叠地上下起伏着，甚是美丽。早在五年前，我会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在理想或者计划中慢慢行走的女人。会开一间自己喜欢的书吧，然后靠着自己的积储，会买一间在十三楼的套房。一间有着落地窗的房子。我是个不爱漂移于生活的女子，更换过很多份工作。现在有两份工作，固定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咖啡厅里担任店面经理，现在只是在试用期当中。我想我是不会去努力和争取着什么，自己就在自己的位置上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不会让自己太过劳累，太多钱对我来说，不是一种欲望的追求。女人做得再好也比不上嫁得好。还有一份工作是在花店里当服务员，工作时间不

多，三个小时，晚上六点到九点的兼职工作。店主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单身。离过婚。她是一个很有纯厚气质的女人，不大爱打扮。最多也就是头发是离子烫，染了不大好看的红色，或许是我讨厌那颜色的感觉，虽然配合她的气质却不为过分。她有着很平易近人的性格。记得，我第一次来她店的时候的那天早晨是早上八点钟。我站在候车站牌下面等车，离上班时间还有一个半的小时，晚上早睡觉，早早地就起来了，不想狼狈的赶公交车就早早地出了门。十路车迟迟也没有开过来一辆，在我等待的时候，眼神不经意地就看见了对面的一家花店。外面摆着的花不多，只是一些很新鲜的玫瑰花在笸箩里放着，显然是刚被这样放着的，在我跑了过去的时候看见了的。我相信，缘分是被写好了在手心里面的事实。在我看见这家花店的时候，是我在咖啡店工作了三个月后的事情。偏偏只是在这个早上才知道候车站的对面有着这一间花店。当时，我看见了的时候，心的视线跟随着目光过去了的，再也无法收回来，好像看见了自己一直一直在找寻了很多年的东西，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突然间就对花有了这般的感觉。我相信人是奇怪的，在自己不知道的场合下做着不同的事情，最后的结果是突然的。所以，我决定了走了过去，到那间花店看看。在跑过公路的那段心态里面，我的心只是为了想过去看看而已。并没有后来的兼职念头，我说过，我不缺钱花。只为喜欢做事，不会强迫着自己做任何的事情，更不会在生活上跟自己过不去。女人要爱自己。我心存着这样一个念头活着，更好的生活着。“您好！小姐，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呢？”那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也就是店主以很熟埝地语气说着，然后放下了手中的拖布，向着我友好地微笑着，走了过来。“我，我……想看看而已。”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14)

也许是没有任何目的地，忘记了在心里有着一个这样的对话准备。有点微微的措词。“那好，您就随便看看，我就在里面，有什么需要帮忙地可以随时叫一下。”她说完，又是向我笑了一下，那笑真的很温和，一下子可以穿透了每个顾客的心脏。我想，我在想，她一定是这样微笑着好多年了吧，在她的脸上没有看得出任何的发生过的灾难，或许我只是被她的成稳和司空见惯的神色给这么猜测了过来。我是一个完全不懂得花的人，我连自己最喜欢什么花也不知道。而我只知道几种与爱情有关的花，比如白玫瑰、红玫瑰、桔梗花。没有了，就这几种。我看着店铺里所有的花，心那样地舒适，好像开满了温暖的阳光在旋绕着我的灵魂。我想在这里工作了。突然间的念头，在早上八点钟之前，我完全没有想过我自己会有着这样的遇见和这样的遇见之后的念头。我怀着惴惴不安的紧张的心理走向里面去。“您好！我可以问您一些看来你会觉得有点冒昧的问题吗？”我说的不是很大声，但是如此安静的花店里面，是足够被听得清清楚楚地。我看着她有点被愣住了的表情，然后是张口而后停顿了那几秒中的尴尬。当我觉得她一定以为我在说笑来着的时候，我以为她会像其他招聘员工的店铺一样说着同样的台词，走走，走走走，别碍妨着我做生意，我这里不请人，特别是你这种看起来很孱弱的小女生。“你想在这里工作？你想在这里工作？”我是听了很清楚，她问了我两次。“嗯嗯，是的，我想在这里工作，兼职工作。”“可是，可是我这里不缺员工。”心里有过着这么一瞬间的失望，难得我是这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那不好意思，我打扰您了。”说完，我便立刻转了身，在我准备往门口走去的时候，我听见了她说，等一下。我回过了头，说，“有什么事情吗？”“你是不是很喜欢在这里工作？”“是的。”我说得很是响亮，说得自己都略显惊讶。“我这店铺不大，就这么点地方。本来这里根本就不需要员工的打理的，可是，我这里薪水不高的。”“这个没关系，我不是为了薪水才

想来这里工作的，我只是……只是……”只是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心里在想着什么。“那好吧，你晚上从六点钟开始到九点钟在这里工作可以吗？一个月的薪水只有一千块。”在我还没有说完自己想说的话的时候，她已经把工作时间说了出来。我想了一下，我在咖啡店里五点半就可以下班了，赶公交车来到这里也只是十五分钟的路程。我说，“好的。没问题。”

《半夏夕年》格子衬衣很干净(15)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上班呢？”“就今天晚上也可以，行吗？”“可以，可以。呵呵。”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笑起来的弧度就像动漫《水果篮子》里的小女孩的一样天真到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的美好。“那好，晚上见。”“好，再见。”“再见。”“等等。”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她又把我叫住了的。“我差点忘记了。你叫什么名字，你的电话，你的住址之类的联系方式。下次来上班的时候，把身份证复印件拿过来给我。”“对哦，我也给忘记了这些，不好意思。”我的脸一下子红热了起来。大概过了三秒的时间，我才知道问了一下她，“请问能给我便条纸写下我的联系方式吗？今天我刚好忘记了把便条纸拿了出来。”“好的，你等一下。”随后，她从花篮架上拿出了一本记事本。是一本粉红色的记事本，图案是我喜欢的SweetDream娃娃。白色的围巾包裹着黑色柔顺到胸前的头发，脸是向左边倾斜了接近45°，眼睛睁得大大的可爱，可是却感觉不到它的快乐，小小的嘴唇是浅而淡的红色，胸前挂着银色而发光的十字架。SD娃娃看起来让人那么的不舍。当我把联系方式写在这记事本上面的时候，递了过去的时候，我问了一下店主，“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您，这本本子是在哪里卖的？很是喜欢，我很想买一本。在心里想着，虽然我不需要，但为什么我就是那么的想把它给带回家。”“这记事本是前天有个女孩子来这里卖花，因为带着钱不够支付，所以把这记事本给垫上了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是在那里卖的。”“这样，那好，我不打扰你了的。”“那你是不是很喜欢？”“是的。我说得很快。”她一共给了我两本，要不我送给你一本吧。她微笑地看着我，那微笑给我的感觉怎么就那么温暖，好像母亲的微笑那样慈祥着我的心脏。“真的吗？谢谢您，谢谢。”“没事，看你乐着的样子。”“我真的就是很是开心。”拿了SweetDream娃娃本子，我转了身向着门口走去。手捧着的好像一件我最最心爱的宠物，心里是那样的安乐，好像开出了一朵盛放的花朵。……

《半夏夕年》蝴蝶的骨头很美(1)

什么是一见钟情，大约是在合适的地点遇见合适的人，只看一眼，两个人的影子相互缠绵，可背景却是海中央。A——3“你们知不知道自己旷了多少节课？”班主任像个疯狂地怪物教训，我们被叫到了教务处。我没有说话，任凭她说着什么严厉的话，我也不说。而左一却像个被狼惊吓了的小养，很温顺很配合地做出反应。“说，那你们觉得，我该怎样去处理你们好呢？离中考也就只是剩下那一百零八天了的。火都给烧到了眉毛了，怎么还就这么不知死活了一样的。”我看了一下左一，他不敢抬高头，怕班主任那饿狼一样的眼神的注视。当我把头抬向那饿狼的时候，她可是恶狠狠地看着左一，好像左一就是偷了她东西的小偷。“左一，你说，要不要把你们的家长都叫了过来。”“老师，小孩子总有不听话的时候的呀！不用惊动到家长了吧。”我看着那饿狼不紧不慢地说着。说实话，我是不怕她的，不是因为我和她都是同性。而是出于了解她，她只是在吓吓我们而已。哼，小伎俩了吧。“唐果果，你也好不到哪里去，我这不是在为你们好吗？我是不是有病啊，都这个关头了，这个燃眉之急了，我还要跟你们花这些精力在这些幼稚的行为上面上的吗？”啊？有病？大概吧。我暗暗地猜想着。我看见了左一也一定是在偷笑，可是，为什么他就这么不懂得隐藏内心的嘲笑呢。嗤哧的一声，我看见了左一在这个时候笑声是绝对夸张的，绝对是不适合是要被封杀的。怦的一声巨响，饿狼是用手狠狠地往办公桌上面拍了一下，我的内心好像被揪紧了一下，虽然我是应该露出一个显得很害怕的眼神，让她好下台的，但我的内心还在想着，被拍的桌子一定是很疼很疼了的。内心暗暗地再一次嘲笑了起来。左一一下子停止了嘲笑的笑声，看了给人的感觉就好像突然间断了指挥的木偶人回归木讷的神态当中去了的。我估计，他一定是在认为，这饿狼也很是舍得，不顾及手掌心的疼痛狠狠地拍了一下办公桌。“老师，我们下次不敢了的，一定好好听话，不再旷课了

的。”老师不说话的看着左一说这话的表情。“老师，老师，我不敢了，真的。”左一看着老师并没有对他的虔诚做出任何反映的时候，再说了一次。说的那么虔诚，为什么就听不见呢，我在对面的沙发里坐着都能听得很是清楚了的，我想饿狼一定是刚才的那一拍拍得很是过分了的，以至于现在的疼还在残留着，还没能像断电了一样的迅速把所有的疼痛一下子终止在下一秒钟里面。半分钟过去了的，饿狼还是没有任何的反应，是不是当真有病了，要知道彼此三个人在办公室里不说话的那种尴尬是很不好受的。“老师，老师，别把家长叫来了，我爸爸很忙的，没什么空。就这一次啦！”左一试图想站在下方的位置，让饿狼好下台，不再刁难着我们了的。“那好。这可是你们所说的，不准在逃课了的。否则这个月不能被评比为先进文明班的话，我就把所有的罪让你们这两个来承担了的。”哼，死饿狼，贪小便宜的死饿狼。不就是为了拿那个先进文明班的奖金吗？那可是你一个月的工资咧，每次在班会上冠冕堂皇地说，等这个月，我们班拿了先进文明班之后，那些奖金我是不会要你们一分一毫的，全部用在班会费用上，或者给你们申请搞个庆祝晚会，但那个晚会呢，只能在你们中考完后才能进行的。起哄的声音在教室里面高低地响了起来，好像那些充满歧视的嘲笑声音从教室地左边向右边席卷了过去。“那我们可以走了吗？老师，现在回去的话刚好能够赶上第二节语文课，我们已经在这里被您训了一个早读和一节英语课了的。”我看着左一看着饿狼说，而后又看了一下饿狼，似乎她也感觉到事实是说累了的，就看着我说，“你们要乖哦，要听话了的哦。好吧，回去上课吧。”晕死，我要扶墙了，说话说的那么温柔，温柔到那么做作。去死吧，死饿狼。其实我跟自己说过，一定要淑女，不可以说那么狠毒的话了的，却在心里成千上万地被说着。还好，是别人没有知道过的秘密。

《半夏夕年》蝴蝶的骨头很美(2)

左一很快的跨出了教务处，而我却不紧不慢地往外面走出去。我知道左一是害怕被我家人知道和我一起逃课的人是他，进而会限制他来我家过周末的权利。我才不怕，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怕。但知道我的人都说我有着骨子里的叛逆，我无所谓别人的认为，但左一说，我这是有性格。这也是傻瓜才喜欢的事情。“糖果，一会上语文课的时候记得不要看书了。”“不看？语文老师那么老了的，说话很慢，我的思维也就拖沓了起来，烦人呢，你那本《情人》还放在课室吗？”“在啊，可是真的就要看吗？”左一的脸在楼梯的转角处显得像一个童话的时光。轮廓在那一刻的光线谐调里面那么有质感，把手伸向了半空的位置，却忘记了他离我是有那么一段距离了的。“糖果，你怎么了的。”“啊……那个。没什么了啦，上课去了啦。”有那么三秒钟的尴尬。“报告。”我们迟到了那么一点点。左一把门敲的足够转移同学们的注意力。我是低着头，强忍着要笑的脸色，我知道同学们正死死地盯着我们。像是在观察动物园的神态。我最不自然了，可偏偏还要等老师说进来吧的时候才可以从最显眼的门口处走回座位。“迟到了吧，是不是又想逃课去了的？”老师没有看着我们，用手擦拭着刚写到一半的词语。而后又重新写一次。“我们可以进来了吗？请问。”我真的就感觉得到，我的脸在慢慢地红了起来。全身好像刺猬一样被不明物体攻击了一下，竖起保护自身的刺来作出反应。这是刺痒。老师放下了手中的粉笔，向着我们走了过来。同学们的眼神从淡黑的黑板里面跟随着老师的走向转移到了我们这边，我是低着头的，也能深切地知道他们的眼神好像在我的皮肤上拍打着有节奏的拍子。“唐果果，你下次要好好听老师上课了，不要看课外书了，也就那点时间了的，快中考了的。知道了吗？”虽然老师说的慢，却句句拍打在我的心脏了。我真的就是不好的一个孩子，而且还要是个女孩子。有过那么一瞬间是讨厌自己的，讨厌自己有着这样的性格，有着这样的习惯。“还有你，左

一。一个简单而有内涵的名字，却不简单的行为举止。要知道在这个时候逃课是多么不可饶恕的，就知道在上我的课的时候睡觉和看小说。下课了，来我办公室，你给我写这次的作文。”“老师，让我们进去吧。”左一的脸色也是紧张到很无奈的模样。“进来吧。”老师又走回了讲台，背向着我们，在抄写着一些作文的见解。我看着黑板，有两个字是很大的被写着。幸福。左一，老师可能就是叫你写幸福的作文吧。这些作文很好写呢，因为你都是很幸福的，有爱你的爸爸妈妈，还有……我转过了脸的时候，后面要说的话是断了电的录音机，停止了一样所有连接的词语，我看见了他的眼神。那是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眼神，像是迷失了自己的身影一样，把整个人的灵魂都匍匐在黯黑篇幅的角落里一样。“你怎么了，我不就是说了幸福这两个字了吗?你这是怎么了的。我”推了一下他的脸，当我的手碰触着他的脸时候，那是一种我无法形容的凉。我的心一下子感觉他对幸福这两个字很是排涉了的。之前没有过的感觉。我看着这样的他，张了口，想问他，到底怎么了的。可是，看着这样的他的脸色闪过着的忧郁，为什么就那么的一个瞬间的时间，都变了样。我决定不问了的，他应该是会拒绝回答的。“怎么了？呃……”

《半夏夕年》蝴蝶的骨头很美(3)

“没什么。”他说的语气很是轻微，却让我那么猝然，重重地落音在我的耳边。“真的没什么呢？还是真的有事情了不肯跟我说呢？”我半开玩笑着的语气。“你别那么啰唆了？好不好，烦死了的。”“你说什么？你再说一次？左一。”“你很烦人呢，听课呀你。”“好，我很是烦人了的。你的事情又不是我的，我真的是很日了耶。左一，你要记得你这次发过的脾气。”随之，我扭转了头，是真的生气了的。一整节课都是心里气得很闷慌。只是三月份而已了的，春天正在慢慢地来。趴倒在课桌上的人是大面积的，其中一部分的人有春困也有语文老师的责任。他从不理会那些在课间上睡觉的同学，除非，他走了下来发试卷让我们做的时候，看见了睡觉的同学，他便会大声吆喝着，起来咯，起来咯。同学们。这节课上，他一直在黑板上讲解着那些幸福的定义。还特意画了一个心的线条，然后指着说，这里面就代表着，每个人的心脏。满满的爱，爱的奉献就是这个样子了的。在某个时间段里，我是那样地怀疑着爱的奉献。如果奉献成了爱的名义，那我还要用什么来理解爱的过程。爱从来都不是给予的那种，只能允许别人来参与。比如左手是个单体，右手是个单体，左手怎么能奉献右手一个完整呢？只有左手和右手结合一起，才是一个完整。但谁都很想爱，因为像个妖异的缠绵，完成那种神圣的暧昧过程。但能抽离最好，要不断人肠的伤和痛就像蔷薇在充足的阳光下很奢侈地向高度成荫的砖墙里蔓延一样在你的最脆弱的生命里煽动着你的魂灵分离。我们都懂得的其实，可还是一遍一遍地唱着《爱的奉献》。下课了的时候，我趴在桌子上，闭着眼睛。不久，后背被推了一下，一定是左一想向我道歉的了，哼，刚才那样的神气地凶我，要知道女孩子是很小气的有时候，可这小气是必然的。所以我才不要那么就轻易原谅你的。“别动我，别碰我，我不想跟你说话了的，刚才不是很神气的那个样子的吗？我头也不往回看地说着，眼睛还是闭着的。”“你说什么呢？是我

叫你的啦！我们去买东西吃咯。”“啊……。”那尴尬像是头顶飞过了一群乌鸦，一起歌唱着过我的瞳孔。女孩子的声音，我睁开了眼睛。汗死，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经常在上课的时候吃零食的女生。“我不去了啦，就快要上第四节课了的，还迟到了的话，我就很嗅了的，不同你呢，你根本无所谓那些所谓的起哄和傻笑。”“真的不去吗？我请你吃东西咯，行了吧。”“不要，我不要去。你快去吧，就快敲上课铃声了的，等下恶狼来巡班见你迟到了的话就又要写一千字的检讨书了。”“哼，我才不怕咧。”“是呀！得了吧你，不跟你说了，费了力气。”我还以为是左一，汗死。第四节课是化学课，我把化学同步课堂加强训练习题拿了出来。老师要讲解的是关于各个元素的推断题。我一开始是那么用力地去听，不到五分钟，我就幻想，想着五年后今天的我在做着什么，跟谁在一起，那时候的我，有着什么样的工作，有多少个男孩子很爱很爱我，而我一个也不爱，在等着一个会叫我一辈子宝贝的男子，他是一个有着宽阔肩膀的男人，让我的依靠有着很厚实的安全感。尽管他会让我笑让我哭，但他一定会让我知道什么是爱。不大爱努力学习的女孩子都是很爱幻想，然后身体有种兴奋的分泌液体在调节着所有的情绪，看了小说里面那么多的关于情感的情节，跌宕起伏地在记忆某一处地方里面伸张着那张貌似着很熟悉的手，一起牵着我的小手，然后走过了春夏秋冬。那些年轻的身姿在美好的年华里舞蹈着美丽的动作。一圈圈地把我所有的美丽都呈现在了我看得见的容颜里。如果有了淡忘和感伤，那么，舞蹈的模样被哪天记忆了起来，哪天又被记忆不起来。属于过我们的。

《半夏夕年》蝴蝶的骨头很美(4)

等我突然间停止了幻想，看着黑板上，是满满的推断分析的过程，哪个元素又和氧气接触了的，在试管出有了沉淀物的产生，由此可见……再看了黑板上面的挂钟。十一点三十分，铃声很准时地响了起来。可是，老师像是没有听见了一样，继续开始讲接着下来的题目，而这个时候的同学们也很是配合老师的拖课，很三好学生地大声回答那些貌似正确的答案。每这个的时候，左一会举手说，老师，这些问题让我们回去思考一下吧，下课了，要回去吃饭了的。饿了都。可这个时候，我身后却是一片安静，难道左一也在没了力气地发呆着。我想了一下，然后准备回过头，悄悄地偷看一下他的时候，突然间下意识地被阻止了动作。我不是很生气他吗？我干吗要先和好，我才不要那么晦气自己。可是，好奇心却很好胜了，我想到了一个让我继续保持上风的办法。我从拎包里拿出了可爱的米奇镜子，然后假装地照了一下前面貌似凌乱的刘海。角度应该是很接近反射他位置的整个画面的，可是，看到的却是他的后桌正在抄笔记。难道他这节课没有来上。那他去哪里了的呢？我问了一下同桌，有没有看见左一这节课回来了的，她说，没有见着。十一点四十五分的时候，老师说，下课了，大家回去吃饭吧。接着的便是学习委员拿着另外的资料上讲台去找老师解答，我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老师突然叫了我一下，说，“那个，那个左一是吧，怎么又逃课了，你帮老师转告他，下星期的测验不通过了的话，老师可要跟班主任说了的。叫他要勤奋点了的。”“哦，我知道了，老师。”C——3如果看不见，一切就不复存在。只是如果，如果如果太多，自欺欺人是一门犯忌。临界的，最黯黑最光亮。如花开到荼縻。今年二十六岁了我。十三，失散，二十六代表着他们的重复相加的结果吗？我说过，我是个不喜欢漂移的女子，没有安全感的人才最喜欢这样了的。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哲希我也不会有了这样的习惯，害怕爱，害怕任何一点关于美好的承诺。害怕，接

着下来的是计划中的幸福美满，虽然我很肯定现在爱我的夏小杰不是那种游戏爱情的男子，但在我的心里还是没有能接受他。三年了，他还是会一直在他的博客里面写着我，尽管里面的词语那么的掩饰着，但我依然能感觉到我的影子是里面所有的中心。那时候的我们没有现在的关系那样的坦然，仅是到了貌似模糊貌似清晰的状态。我打开了他的博客，那篇文被我收藏了起来。……开始了我们的填字游戏。简单的落格，却开始耗尽了我们的微笑。剩下的是，是什么。……一声一声地念。念念。舌头开始轻轻地触碰出冰凉的欢快。糖果。你是最爱的糖果。我想要把你融化在我的舌尖里去，用你最情愿的方式。……在我知道这个昵称的时候，我把头枕得很高很高。脖子开始酸痛。我是个懒虫。所以姿势也是慵懒慵懒的，神经不那么腾儿阔起，落下持久的扭曲。我该疼痛的，我是这样活着。看见过我知道我的人都是这样说我的。你说，夏小杰。你听得到的。我看你不见。却感觉你漫漫的疲惫。陷入在椎心的疲惫里。我觉得很心疼的。糖果，你知道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的。我们那么近那么远。我好难过。我看着手机屏幕。不敢沿着那些语气去想象你的模样。我不敢，我不敢。你知道的。我怕。我怕什么，我质问过我自己。突然看见了你向我走来，成簇的气球，紧握在手心里的幸福形状。我在想，我们的童年都是这样地么。我们是那么简单的孩子。那么的单纯。知道我的人都说我好复杂，一个很像很乖的孩子。其实不乖。只有你才知道我乖，然后叫我乖夏小杰。

《半夏夕年》蝴蝶的骨头很美(5)

其实，我们都是好孩子。你也这样说过的。果果，我的糖果，我们都是孩子。简单的，善良的。只要，只要别人给我们一个糖果。我们就会很开心很幸福了。那种知足到是要飞上去了云端的轻飘。心情一段一段地扬了起来，我们那么单纯那么可爱。我长得不够可爱。他们总是看得到我很安静地脸。我坐在他们身旁。远远地坐在一个微暗色调的边缘位置。几近是路过的通道。不说话，只是很安静地看着他们一起一起地碰杯欢畅。我也忘记了自己什么时候离开了哪个不吵闹的童年。还是，我一直都这样安静，不曾说过那么多话。那么多人疼你了，我的疼的话是不是有点多余了？好像我们的难过一样。我知道我难过的不是你难过的难过。但我们难过的是骨子里的疼。好像看见花朵儿骨一下子粉碎在我们的掌心里。然后，穿插而过我们发梢的凛风从左边盘旋而上，我们粉碎一地的快乐在飘啊飘的，然后散落在我们的脸旁上，我们都变了模样。寻找着，寻找那个还没被染落成凝彩童话。寻找着，却在寻找中不断走失了原来的他们。我知道我的不开始跟我的后来的认识有关。并且是很大的关联。可是你呢。在遇见他之前呢？我很想看见那个时候清澈见底的你。你没有跟我说过，我也没有问过。如果我们都是好孩子。那我们都是一样地干净着。你一定是个善良的女子。如果世界上再也没有人疼爱我们了，怎么办。我说，我会疼你。你知道吗？那些被养在鱼缸里的小金鱼。大大的眼珠像什么都可以在一下子被放大出来的一样。可是，可是，你见过它们伤心流泪的时候么。很多人都不会理会我跟他们说有关鱼会和我们一样哭泣的样子。我见过的。它们嬉皮笑脸地游来游去。短小的鱼尾巴从左边摆到右边，再从右边摆回来。它们也会像我们一样。伤落的时候，眼角会有一道明媚到闪闪发亮的泪痕慢慢地在鱼缸的这头被倒映着了。然后悄然无息地融入了水里。好像我听过它们的呼吸一样。一呼一吸。不急不赶。均匀地。我们被遗忘到琉璃患失那些宠爱了的时

候。我们彼此濡以沫。我说的，你都听见了。是这样的，一定会的。你都知道的，我在说的话。我轻声地哼着。我们心生了自己的爱。你说，我怎么一条道走到黑呀！爱得那么缠绵那么辛苦。我们还要继续爱着。不怕难过。不爱了我们会更加的难过。我们都是感性的人。我知道我不可以一头扎了进去。如果我满身泥泞了，那么我也就完了。我知道的，我要再做一次三好学生。红领巾飘飘。好像一团团的火在我的胸口开花了。如果我们的爱爱了一个下午。IWannaBeWithYou。还是那么的清澈么。你那么爱他，以至于忘记了还要爱一下自己。我一个人走在很多人也在走的马路上。我不怕一个人的寂寞会潮湿到发霉成浓郁的青色苔藓。看上去像是一团一团的水彩画在蔓延成美丽的印象。头顶上是形状不一的烟花。我突然想到，爱情比烟花更加寂寞。很多人开始追跑。那些散落幸福美满的烟花的晚上。我站在广场上，仰着头。看着烟花一幕地天亮一幕地夜黑。还有从远处回响回来的巨响。我看见身旁的情侣亲密的动作，好像绚丽地烟花落幕是他们安排的婚礼。我用手机开始拍摄。我把调焦设置到最高限度。烟花在2.0英寸的屏幕上跳跃着。她真的很寂寞。自己在上演一场唯美的夜宴。然后化成尘灰在高空散落。突然知道一秒中的幸福是怎么回事。烟花只是持续到半个钟头。然后再也不出现那些好看的光亮了。可是可是，我们呢？我们不要走失了。我说过的，我会记得的。我们都是好孩子。所以，糖果要听话了。就算他再怎么也好，也不要固执到不认识自己了。爱一个人不爱自己只是喜欢自己的人是那么的辛苦。把自己豁出去的温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很冰凉了。天黑了，我们都要回家了。家人永远是最最疼爱我们的亲人。

《半夏夕年》蝴蝶的骨头很美(6)

我们要好好的。你要听话了的，不可以喝那么多度数的白兰地了。醉了的只是我们微弱的心脏。我们的痛却是一痛再痛了。你知道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的。你会看得到我说话时候的样子的。因为，因为我们都是好孩子。糖果，你说是我是你可爱的夏小杰。晚安。……我以为，一开始算是玩文字游戏的就好了，就算暧昧点了也没什么的了。我便留言了：……路过路口你一定来过这个站口处我用双手捕捉一桢一桢关于你的我听见夏衣成碟的寂落你看见了不是我的缀泣那是朵骨的脉络在破裂罅隙着我和你看不见的城市你记得我走过了多少回合可是，可是你为什么不出来迷藏着是我步履的难堪我散落着减法的情绪漫漫，再漫漫以为，以为，再以为我会知道你的慵懒情调的秘密那是一个毒涂抹着我明净的双眼迷魂了我多少个年代我把风口的缠绵扭转着一个镜头我和你的不分离一段插曲，一段岔曲如伤疤了的天线断然离弦了雁鸿的飞去与雨支离再也不是我你还是你……没有任何意思的回复，以为好玩，却无心的插柳，柳成了荫，在他的内心深处。终究走不了这一段的纠缠。在我这样去回忆一些事情的时候，夏小杰打了电话过来。他一直让我怀疑自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子，明知道自己内心住着一个魔鬼。还是那么邪恶的让满心期待的付出。“夏小杰，虽然我没有跟你说起过他，但你也应该内能感受到他在我心里的痕了的吧，是的，哲希是我唐果果最爱的一个男子。我这样一个有过刻骨铭心爱情的女子你也稀罕吗？”我很直接的把话说开了。我能感受了电话那头的夏小杰的心有了个缺口，是我挖开了的。“果果，别说话，别说这样的话了好吗？”他的呼吸声那样的急促了起来。“夏小杰，我……”“果果，我唱歌给你听好不好。”

《半夏夕年》蝴蝶的骨头很美(7)

“夏小杰，我……”“果果，你听听吧，我开始唱了，就唱MariaArredondo唱的《Burning》。”……PassionissweetLovemakesweakYousaidyoucherishedfreedomsoYourefusetoletitgoFollowyourfateLoveandhateNeverfailtoseizethedayButdontgiveyourselfaway.OhwhenthenightfallsAndyourallaloneInyourdeepestsleepwhatAreyoudreamingofMyskin"sstillburningfromyourtouchOhIjustcan"tgetenoughISaidIwouldn"taskformuchButyoureyesaredangerousOhthethoughtkeepspinninginmyheadCanwedropthismasqueradeIcan"tpredictwhereitendsIfyourtherockI"llcrushagainstTrappedinacrowdThemusicisloudIsaidIlovemyfreedomtoNowI"mnotsureIdoAlleyesonyouRingssotrueBetterquitwhileyou"reaheadNowI"mnotsosureIamaredangerousOhthethoughtkeepspinninginmyheadCanwedropthismasqueradeIcan"tpredictwhereitendsIfyourtherockI"llcrushagainstMysoulmyheartIfyou"renearifyou"refarMylifemyloveYoucanhaveitall……

《半夏夕年》蝴蝶的骨头很美(8)

他的声线那样的干净，很让人走进他编织的意境里去，这首歌只有几分钟而已，却让他唱了二十分钟。“夏小杰，别想太多，你早点睡觉吧。我挂电话了的，晚安。”“晚……”我还没有等他说完这两个字，我就挂了电话。电话那头最后挂电话的人才是最爱你的人，我跟夏小杰说电话时候就想起了哲希的这句话。他注定是我的劫，我一辈子忘记不了的习惯。受伤过的人像只小鸟，在枝丫上迟疑着不敢张开双翅飞向另一片蓝天。宁愿守望着就快枯萎了的枝丫，不堪我再继续站直到好多年以后，始终我都要飞到更坚踏的地方。所以，我还不能爱你，夏小杰，对不起。我把我自己的所有情感读隐藏了起来，把那些需要付出的情感另存为在我对你的好上。可是，我可以再等你五年，可是，你的容颜还可以为那一份受过伤的痕等待着去付出五年吗？我听得到夏小杰的疼，可我还是那样不动声色的样子，原来伤可以这样伤，伤悼那些为自己的疼惜而感到可怜，可自己还是那样真实地宁愿。夏小杰，等我能爱你的时候我会跟你说，同样，不能爱你的时候我也会说。B——3“吃饭了吗？惹人疼爱的小女生。”哲希的QQ图像在我的陌生人框架里闪动着。“小女生？我？很是郁闷哦，小男生。”“只是称呼一下，问题不大，好在你的心不毒。”“是吗？谢谢。我先吃饭了，你跟自己玩去吧。”“嗯嗯，好的，你吃去吧，我等你。”“不用等我，你睡觉去吧，下午不是要上课的吗？”……“哲希，能问你一件事情吗？”“可以啊，但不要过了我的底线。”“底线？你特指的是？”“你先问吧，到了我不想回答的问题了，我会提醒的。”“那好，我不问了，反正也是一些很无聊的问题，没准就真的是你认为底线上的问题，不回答，我的生气往哪搁。”“那就破例一次给你吧。”“免了，我才不要觉得你对我很好的样子。”……（尴尬五秒钟）……（巨汗中……五滴）“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唐果果？”“可以啊，但不要过了我的底线。”“底线？你盗版我的话。”“去死吧你，这字就你知

道？”……（汗）“你爱情过吗？”“我干吗要告诉你，没准你有阴谋？”“不就一个简单的问题吗？来，告诉我吧。”“那你先告诉我吧，没准你的故事比我的还要精彩呢？”“才不要告诉你，要不我给篇文章给你看吧，我写的故事。”“什么故事来着？”“你先看了再说啦！哈哈……”“哦，那你发过来吧。”“好的，我发过给你，你看了以后记得要跟我说你的想法哦。嘿嘿。”

《半夏夕年》蝴蝶的骨头很美(9)

前后一分钟的时间，我打开了他发过来的文——《云水镇》影子从左边跑过来。手臂断开。手势在汨罗成依恋的笑颜。我听见一只猫在喵叫。声线像在哭着哽咽。顿然消夏了漫漫的夜幕。影子倒落在山上。沿着荷塘的月色。那一湖温柔的莲花朵朵在那样温柔的月色下异常妖媚。好像一个人的神色。一个我也不认识的人。我好像听见了谁在呼唤我，在那边。“丫鬟，我是夫人。丫鬟，丫鬟……。”在我看不见的远处传来。仿若从乡间传来的童谣在咿呀咿呀地流动。那么熟悉却又那么陌生。我好像看到了云水镇，看见了侯爷和夫人，又好像只是看到一团黑幕。……我一直在做着这样的梦。七月十四。宜：祭祀作灶平治道涂忌：祈福造桥安葬安门伐木作梁我是个下人。今年十五岁。我是侯宅大院的丫鬟。侯家是云水镇唯一的大户人家。我已经来侯宅五年了。五年以来。云水镇一直平安无事。每年的中元节。云水镇都有隆重的祭奠。在我知道的五年以来。都设有道场。放馒头给孤魂野鬼吃。这一天要祭祖、上坟、点荷灯为亡者照回家之路。道观举行盛大法会祈福吉祥道场。为亡灵超度。这一天，他们都会请了一个老道士在云水镇村口前一块田埂边搭起道士台和施孤台。他们说，这样是一种安然的祭奠方式。起檀。老道士口中念念有词。手中的桃木剑随碎碎念的起落腾空而起那般。舞动着，然后从口中喷落出一把火。那时候的年少便是这样理解。跟随的小道士便会拿着竹叶点落着木碗里的圣水。据说是辟邪之用。每个人都半跪在道士台前方的木樨上。双手紧握着，呢呢喃喃地。我不知道那些他们在念什么。或是祈祷词或是悼念词。没有人告诉我。我也不敢知道。丫鬟是要哑巴点才会换来主子的欢喜。我觉得就是这样。道士台跟前供着超度地狱鬼魂的地藏王菩萨。每次这个时候总有不知从哪里吹来的大风从道士的胸口直窜。我看见他的黄色胯袍被灌满成鼓鼓的。他们说，我们再大声点。来了，他们来了。我理解为他们所说的他们是指地狱鬼魂的地藏

王菩萨。夫人这个时候便叫我把供品端上前方坛上。前方坛离道士很近，我总会很容易便听见他胯袍里的声音。我感觉那么像哽咽的鬼叫。我冷不防地打个寒战。道士台下面供着一盘盘面制桃子、一碗碗堆得高高的米饭。而施孤台上立着三块灵牌和招魂幡。一般情况下。道士便会吩咐他们各自回家。午时一刻一过立即前往道士台。道士说，此时日光最为猛烈。此时阳气达到极限，阴气将会产生。你们须把全猪、全羊、鸡、鸭、鹅及各式发糕、果品、瓜果等摆到施孤台上。主事人家还要在每件祭品上插上一把蓝、红、绿等颜色的三角纸旗，上书"盂兰盛会"、"甘露门开"等字样。仪式是在老道士和小道士一起坐在蒲团上闭目口念的一阵阵庄严肃穆中举行。随之，道士大喊五声，此时道士台下方的他们会在道士的示意之下念各种咒语和真言。然后施食，将一盘盘面桃子和米饭撒向四方，反复三次。他们说这种仪式叫"放焰火"。而我于此时便替代夫人念各种咒语和我不懂的真言。于戌时一刻。各家人家须在自家门口焚香，把香插在门前空闲地上。道士说了，越多越好。因为这是象征着五谷丰登，这叫做"布田"。戌时三刻便在云水镇唯一水边放水灯。各户人家的水灯不一，或大或小。一块小木板上扎一盏灯，大多数都用彩纸作成荷花状，叫做"水旱灯"。道士说水灯是为了给那些冤死鬼引路的。等到灯灭了之后，水灯就把冤魂引过奈何桥。而戌时三刻时辰一到。所有的店铺必须关门把街道让给鬼魂。街口正中，每过百步就摆一张香案，我们云水镇比较财气。香案都是用上等的檀木制成。道士也明确了。香案等于客栈的方桌。方桌不能破落随意。须精巧。鬼魂也喜欢挑剔。香案上供着当日准备的瓜果和一种叫做"鬼包子"的包子。而后老道士和小道士哼着我们都听不懂的祭鬼歌。他们说这种仪式叫"施歌儿"。

《半夏夕年》蝴蝶的骨头很美(10)

七月十五。宜：祭祀开光解除忌：动土破土安香出火云水镇没有像以往那样隆重举行。他们说，老道士死了。在那年回去之后。唯一一个为云水镇举行祭奠的是老道士。小道士在收到他们的几块大洋之后便逃之夭夭。不见踪影。他们在七月十四那天没有进行祭奠。因为谁也不会。想不到的是，事情发生了。他们说，是那些鬼魂在咆哮。在捣乱。鬼门关大开。无数鬼魂涌到阳间。阴气冲天。七月十五。侯家大宅院门口全部是鸡鸭的死尸。老爷开始咳嗽不止。大夫来看过。没有知道病根的源头。前天晚上好端端的，第二天便咳嗽不止。他们怀疑是鬼魂在作祟。夫人吩咐我跟随大夫走一趟。抓药方子。给老爷煎药。我最记得是亥时一刻。我把煎好的药步入房门。老爷吐出一大块血。染红了的被毯。好像那年我看见道士里胯袍的图案。中间是一大团的殷红，四处漫流的血液红到黑的色泽，一直顺着光滑的边缘直滴在地上。他们说，侯爷之死是因为候宅大院里有棵古树。那棵古树是聚阴的植物，里面有一群树中住鬼。侯家没有像以往隆重祭奠。所以才遭此一劫。十日过后。我被夫人打发回娘家。我离开了云水镇。会时常做梦。……影子从左边跑过来。手臂断开。手势在汨罗成依恋的笑颊。我听见一只猫在喵叫。声线像在哭着哽咽。顿然消夏了漫漫的夜幕。影子倒落在山上。沿着荷塘的月色。那一湖温柔的莲花朵朵在那样温柔的月色下异常妖媚。好像一个人的神色。一个我也不认识的人。我好像听见了谁在呼唤我。在那边。“丫鬟，我是夫人。丫鬟，丫鬟……。”在我看不见的远处传来。仿若从乡间传来的童谣在咿呀咿呀地流动。那么熟悉却又那么陌生。我好像看到了云水镇，看见了侯爷和夫人，又好像只是看到一团黑幕。……“哲希，你是不是在欺负我啊？怎么发这些文字来给我看啊？”“你不是说，不怕的吗？还声响拿刀来砍我的呢……嘿嘿。”“哲希，死哲希。”“对了，觉得写得怎样？我这篇文章已经在某个杂志上发表了的哦，嘿嘿。”“发表啦？我才不

觉得好，根本就不知道你这文到底是在表达着什么，确却说，估计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表达的是什么。”……（汗）“先别骂我，先别批论我文写的差，来，我再给你传一些给你看，绝对好看。”“什么来的啊？我才不要接收了的。搞不好，又是一些不怀好意的文。”“你怕啦？小女生？”（一个脸红的表情发送了过来）“小女生，死哲希，你用激将法？死哲希，死哲希，死哲希，死哲希，死哲希，死哲希，死哲希，死哲希，死哲希，死哲希，死哲希，死哲希……”汗，巨汗……“发过来啊，我才不要怕呢。”等我接收而后打开了之后，似乎就开始有点后悔看了的。文档里面写的都是有关鬼怪的事情。……“死哲希，你是不是要我把你拉下黑名单啊？”“哦，生气了你，别啦？”

《半夏夕年》蝴蝶的骨头很美(11)

“我用得着跟你生气，你不就是一些很坏的笨蛋吗？”“我笨蛋？好，以后你就知道我是不是笨蛋了。哈哈”“那些什么鬼之类的，你上哪里找来的？”“不告诉你。”“是在网上找来的吧。”“哈哈，”“就知道你喜欢吓女孩子。”为什么当初我就以为他是一个很单纯的孩子，应该是那种偶尔会欺负一下女孩子的男生而已，其实他是那样的聪明，聪明到让我觉得他所有的后来的坏都是理所当然的，让我无法恨他，甚至为了他，我无法再爱了别人，原来爱是这样的。“哲希，我的电脑好像中了病毒了，你什么时候有空过来帮我弄一下。”“中毒了，那很好啊，谁叫你乱点击咧。”“搞不好，那病毒是你刚才发过来的，现在就只是上了QQ和一个新浪的网站而已就已经到了很卡的状态了的，CPU达到98%了的。”“才不是我呢，我是个没有任何病毒的人，我的电脑和我一样干净。”“你本身就是一个毒啊。谁都知道的呀，嘿嘿。”“那好，我决定要更加接近你了，把毒感染给你。哈哈，中毒的人从此不孤单。”“那我下载了杀毒软件也把你扼杀了的。”“那你的意思是想让我死啦？”“如果你想死的话，我是不会阻止，还可能写篇悼文给你吧，好不好。”……汗（一个特委屈的表情）“不跟你贫嘴了的，什么时候有空帮我啊？说真的其实。”“嗯，好的，我再给你打电话。”“嗯，好的，但没任何回报的哦，请注意这前提。”“我也想不到你能给我什么回报，是吧？”那回报却真真实实地要走了我所有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半夏夕年》爱情在我的容颜里开出一朵花(1)

我想给一个人写一场电影演出的剧本。一个我找不到的人，陌生是一次苦寻，原来。我的表情是你二十岁的一个雨季。阳光明媚，你说就要这样。C——4夏小杰终于还是过来了我的城市。在我决定开始逃离一切有关他的时候，我跟他说，小杰我即将离开这个城市。我们的见面日期，算是无期吧。毕竟我已经过了可以幻想的年纪，也许在某个下雨天，忘记撑伞的你，把书包举到了头边，狼狈地在雨中向着有屋檐的地方方向乱窜着，这个时候的他应该是恰好出场。他撑着透明的伞，站在你面前，然后很深请地跟你说，我送你回家吧。然后，两个人脚慢慢地踏着泥泞的青草地，水很低微地溅了起来，像是那个时候你对爱情的憧憬。少女的情怀像茉莉花一样，清香的可以记忆上百次。我一直没有爱情过，现在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小杰的相遇是一个开始还是一个终结。我是不轻易爱情的人，我跟夏小杰说，如果我爱你了，我就会死去。后来，这样的情感终究还不是像我所想的那样，夏小杰没有放弃对我的爱。夏小杰终于沿着我生活的轨迹，跑过来了，在我辞掉这份工作的当天晚上。我在一间名叫EG的酒吧里当歌手。我已经预备好逃离了的计划，就在这个晚上，我唱着那些唱台下面不喜欢听的歌曲。一些寂静到灵魂里去的歌。凌晨两点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会唱那些最让我寂静到灵魂里去的歌。夏小杰他在我唱《wideawake》的时候看见了我。只是，由于我们没有见过面，我无法确认那个人就是他。我陶醉在我的声线里，在自己的世界里疯了。满脸无所谓，他看着我，不断地喝酒。在我睁开眼睛的那一刻我是注意了他在注意着我。过了有那么一个钟头，酒保跟他说，打烊了的，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失神了的状态。而我还在台上，哼着那些森林里的曲调，我的心一声一声地沉淀着某些一直没有流失过的东西。“你好，我知道你就是唐果果，我就是夏小杰。我……我们算是认识了的。”一句简单到直接切入了题的见面话，却把我愣住了一下。“你好，我不叫

果果，我不大想认识你。”我回答得很是直接。“不想认识我，那在电话里，你的声音你的语言告诉我，你是那么的记住我了的。”他有迟钝了一下才说，那时候的我已经在去更衣室的转角处了的。“你就是我的唐果果。”“也许名字是假的。”我没有回头就一直走向更衣室，身后是一堆沉默。但，给我的感觉，他不会轻易就走。等我从更衣室出来的时候，他就站在门口边看着我。“我很是相信，你会愿意做我心爱的女子的。”“为什么？”“因为我想要宠爱你。”“跟寂寞有染。是这样吗？夏先生。”“寂寞是烟的缠绕，但与我无关。”“与我有关，我有是寂寞的人。”“同样与我无关。”“我看见了你眼中的你。”我曾那么眷恋自己颓靡的声线，好像悬崖边沉积下来的宁静，空灵到要把整个世界降落。把那些滋生在心底不磨灭的怨恨，慢慢支离在每一句的呼喊里面。“然后呢？”我的心开始沉寂了下来。“我看着酒吧里那些对你呼喊的男人。内心一股无法名状的情绪在躁动。那些酒杯里的男人，他们只是字肆意地挥霍着他们理智的情绪，酒精慢慢地融化在那些他们压力里的不安，化作一团团空气罢了。而你不同，你是一个精灵。”“对，说的好，我是一个精灵。”“你的动作，妖媚着，殷红的发梢在每一次音乐的高潮起迭间猛地一瞬间拍打，连同那些他们的灵魂一起坠入那些没有底层的深渊。那是最最让人害怕的却是让他们最最容易释放的摆动。”“说得真好，那么贴切。你是一个很细腻的男人，但是行为呢。看你能坚持多久。”“只要你给我机会去等待着，一切都会有结果的。”“结果？现在给你吧，结果是，我们依然不再有生活上的轨道相遇。我说得很是一定的样子，事实上，我也说的那么没有把握，接下来的发生，谁也意料不来。”“我知道，我是个安静而空洞的男人，你是骨子里叫嚣的女人。但那又怎样，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很好的朋友的。”“好朋友？再说吧，呵呵。”“那你能留下你的地址给我吗？或许我可以去找你，就在你家门口等你。”“我很累了，等待下一次的重遇吧。”我也想不清楚，为什么自己就这样丢下了他。但想了想，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是我的生活方式而已。……我以为，这样

的冷漠会让他回到属于他的地方。只是，我低估了他对爱情的执著。
第二天晚上开始，我收到了他的E-mail。

《半夏夕年》爱情在我的容颜里开出一朵花(2)

发件人：夏小杰收件人：糖果甜蜜主题：第一次内容：01我那二十年之前所有的时光啊。完全没有过有关你的任何。同等于你。所以，我痴迷着缘分给了我美不胜收的记忆。而我和你之间，是属于平时所说的“Fate”，还是“Destiny”。而佛教中严格意义上则定义为：destiny—destiny[luck]asconditionedbyone''spast。我把这一切的空间缩小了，把那么多的时光浓缩了。我和你不同方向的两条射线。有了我们彼此的起点。接着越过了那么多认识过的那些人，经历了那些事儿。相遇之前，无论我们爱情了。悲伤了，幸福了。承诺过。背叛过。忠诚过。成功过。失败过。等到最后的一步会是我们的交集开始产生了华丽的集合。那些区域里，就是我们那些爱情里的事儿。我们各自行走了不同等的轨道。你想过了么。我不知道。我一直觉得到了我们遇见的年龄，我们就必须这样相爱了。我知道，这一切可以被诉说的可能过于严重了。但，我只是这样预知了的。因为，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我就知道，喜欢一个人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了。我曾问你。我真的是一个很坏的人么？我连自己都成长什么个样子了，都这样犹豫着。他们都说，我是个很坏的人。是吧。我的好。不能都平分。因为我是自私的。对待一个人的好，必定剥夺了对另一个人的好。每个人的心里标准不一样。那么好坏就无从直接连带一个人的品质了。因为，坏人也有被爱的机遇。02在过去找你之前，我总会很零散地写着一些可以覆盖自己病变情绪的文字。其实，很可惜的是。你还没有亲眼见过我一面。你完全想象不到，我整体的轮廓究竟是怎样存活在这个同你呼吸的时空的。你看到了么？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年龄在发酵。自己在搏击里争取任何呼吸的机会。于是。我选择放弃了一些，然后徒留一些。这么长久以来。我始终不敢承认的是，你会说。你是喜欢我的。那是多么珍贵的情感呵。稀少到我无法确认。尽管我一次次的知道事实的证明以及话语的坚定。我还是在不确定那些发生的事实。

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好可以被你喜欢着。像那小时候，从不祈盼父亲会亲自给我买一套新衣裳一样。后来的一个熟睡的晚上，梦见了自己是个华丽的精灵。醒来了，激动的眼泪还是很滚烫着。这么久以来。我终于用这些年光来学会了感恩这两个字。我觉得，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而我，很多早已忘却了。那些被感动过的瞬间。是长流的小溪，抵达了我灵魂最柔软的地步。而我无法以任何情感或者记忆来伸延过去。哪怕，静悄悄地偷窥一次。我便觉得足够了的。我那么的期待。我们的爱。能够从东走到西。从光天化日走到夜幕降临。我想。在某个时间的概念里。我试图模糊了它们。然后嗅到它们在腐烂的气味。那一刻一定是我的幻觉在燃烧成像。我是害怕着的。我觉得现在此刻，我应该向它们忏悔以及内疚。尽管这一切还没到来抑或未曾来过。可是。我会勇敢地忘记这一切的发生。像我在不确定你对我说过的喜欢一样。那些无法无天的欢喜，终究可以溺水身亡了。可喜啊。可贺啊。你说呢。03时间开始有点把我逼得不成人样了。我的那么多东西还没有完成。他们那么迫切地向着我张望。而我始终没有一次跟你说过。其实我可以跟自己说，可以忍受的。对那些情感的残忍以及热情的消磨。还有什么可以办不到的吗？你的情感始终是那么的理性着。不带任何的仁慈以及憨厚。而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对错没有道德舆论。没有法律抵触。而后，才开始知道以及接受这样的你。一个人是不可能改变另一个人的任何。而我是多么的愚蠢了那么多次。而你却不曾指责过。原来。我把自己的精神境界挂之阁楼。踏空行走。这样挑拨自己与自己的承诺，毁灭了塑造完美的形象那是多么的不道德，不被允许。你是否曾埋怨过，我对你没有缘由的要求？如果不是因为惧怕孤独的火光噙着我的生命的喉咙。我想，我可以再继续聪明些些。这样就可以在这份感情里变得不那么卑微。说不定，可以糊糊涂涂地冲抵现在你和我无法逾越的框架。说我虚伪些吧。我害怕心虚。我有着很大的巨额反差。始终觉得自己不曾好人过。一切的好的模样都是列举出来的幌子。我想问你。我给过你温暖吗？那么依

赖算不算。如果可以被列入其中。我想，大概又是一次?反复复的蒙骗。可是，这些反反复复的蒙骗让我觉得多么的幸福啊。被自己捆绑的世界。原来很容易被刮崩了的。一巴掌过去。如此而已。我必须跟你澄清一个事实。我想娶你为妻。

《半夏夕年》爱情在我的容颜里开出一朵花(3)

没有任何支付能力的想法。嗯嗯。我们称之为白痴行为吧。这样，我会觉得比较正常点。否则不断地说啊笑啊。仿若一个病人得到了癌症病变到末期的消息一样。唯一可以得到安慰的便是自欺。自欺是勇敢的，同时也是可耻的。04没有雨水。我沐浴在光天化日的丛林里。我看见。羽毛湿漉的大雁难堪地扑哧在破烂的天蓝里。于是。我不确定地看到了一场祭礼。关于一个神父的故事。为我编织了。有关蜘蛛找寻的愿望。你知道。这些于你有关无关的事儿。我既从起头起的那天便详细考察了，我知道按着定意的次序写给你。是我唯一的希冀。断链了的数据连接。作茧的光环，我无法呼吸地面向你。孱弱的音符支撑了在笼子里的那只大雁。它在奄奄一息地作战到底。我掌起了灯罩。在嘲笑。失陷的城是昼夜不眠的瞳孔。晚点礼服。蝴蝶宴。巫婆小札。第十二章。大雁冲不破笼子。我在她外面看着那些容颜慢慢的凹塌下去。好像看到了，最初时光的我们。我问她。放弃吧。挣扎等到最后，我们的没了力气。于是。提前的衰老了。油漆了黑色的木竹，辨认了黑白的世界。下榻了剩余的时光。直至我们老去了。TheEnd。原来，我和这个世界都被关在大雁的笼子里。05我想写一个童话了。只是。我从来都不喜欢童话。因为，我从来没有将自己的精神境界偶像化过。虽然一次次的被比喻过王子的叫法。相对来说，我更是喜欢你所写出来的某少年。多么年轻多么美好的一个词语啊。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害怕，所有接触的光都没了颜色。哭泣也就找不到影子了。难道，我就是这么从容不迫地去接受了这一切么。我想大概是了吧。虽然你有过那么一刻是对我持有怀疑的或者不确定的。而我从来不会觉得这会是意外。这是的确了的事情。我喜欢写小说时候，会有一个人物角色让我足够的欢喜或者足够的憎厌。这样不就可以肆意妄为了吗？要么。一段感情好得要命。要么。一段感情悲惨得华丽。这样子了，我就可以从当中得到一些生活的指示了。会这

样吗？我不确定你从我这里可以得到我过滤过了的信息之后还是首当其冲地坚持着。这多么像一次问答卷。你提供一个个未知的选项。然后满脸期待的幸福样。而我紧凑眉头的是不完整的答案。其实，我们当中是否可以得到更多一些的信息呢。所有最好的最热烈的。是否已经远离了我们。是了吧。的确这样。那些不被承认的事实始终有了自己的形象。而我。只是不想成为你的负担。如此而已。或者觉得这些不过一些被标志过的日子而已。如今未完成的正好是我们正在开始追求的。而我和你。究竟在等待的是什么？在日子一步步逼近了的时候。有什么在作祟么。也许吧。我这样推辞着。爱情有尸身的吗？那为什么我一次次的听到它的心脏在薄弱跳动的声音。而我像个骗子充当了好多次的医生。那些被刺破了完整的皮肤。流出来的血液那么的明晃以及刺眼。新陈代谢的声音清脆吧。而这些究竟是为了掩盖我对你的失望，还是你对我的失望。或者爱情对我们的失望以及我们对爱情的失望。我想找个比喻来做一次壮举。好让这一切来得不那么萧条。这个主意不具备泡沫的质感吧。我想是的。只是，我还需经过你的同意。找个词语来热烈祝贺我们吧。接着许个愿望。如果是你。你愿意那是什么？你生日那天。我跑到了外面给你打电话。是我想让自己身处有人的世界里，找到与你大致相同模样的人群。然后可以一次次的肯定你是我现实中遇见过的某人甲一样。是可以临摹出来的气质，这样的壮描你找到更适合的心情来接受了吗？而我说话的声音有过紧张的颤抖。有过欢喜的稀里糊涂。那天。我给你说了好多好多的话。接着没有根据地笑了又笑。我不知道为了什么。我只想这一切不被刺破。之后会让我很勇敢的和你的内心对话。但是，你还是知道我是在不开心。很聪明的你，没有指明。感谢你的仁慈。对于我的愚蠢不加指责。后来的我。彻夜难眠。我听到外面的声音。有人在行走，有车轰隆开过。于是，我确定了，我很清醒。多么美好的年纪啊。你说呢。连失眠都是那么有惯性地。然而，多少年之后。还会有那样的一个晚上吗？倒镜里的公路，光明的人们没了当初永不更改的勇气来

闯过这红灯。而我和你，还如同当初那样。不管不顾地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吗？勇气这回事还当真来了吗？或者不过海市蜃楼而已。可是。有谁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是爱情。我始终说不出来对你喜欢的具体。喜欢没有形象的模样。只有意味的深长。如果不可以?远了。那么那些生生世世，今生为期，下世为约。这些绝对的字眼，纯属我与你的电影对白。不具备任何的激情。无法让那些誓言可以把灵魂的胸口抓破，然后听到我们感情里面每一步伐落地的声响。我喜欢你某些瞬间里面的为什么。那些为什么让我看到一不假思索的话题是多么的回归原本。而没有任何的含糊。于我于你。都是正正经经地交谈。这些日子。半夜里不定期的醒过来。那些被惊醒碾碎了的梦魇。那些毫无根据的场景以及对话。我却是那么的在乎着。以为在以后的某个时候，我真的就会接受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梦境可以用文字来捏造的吧。始终觉得梦境没有任何文字可以还原完整的模样。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梦醒了。自然是不踏实的落空。好像我在等待了什么。终究没有遇见我。或者我在时间里狠狠地错过了它们。让我再怎么以当初的身份去热爱它们。那些热烈的情感还可以如我最初见到的时候那样纯洁无瑕疵么。06外面的风很大。玻璃被逼近破碎。我有种面离生死的快感。这样的感觉，只有自己才真正地懂得。我想，这个时候，我是最勇敢了的吧。有时候为了，不做一个自私的人。便会戴上了友好的面具。不被看透，同时也失去了被认同的机会。你说，在你心里，我究竟有没有脱离你笔下的样子。

《半夏夕年》爱情在我的容颜里开出一朵花(4)

而我始终不会去承认那些文字里面开始腐烂了的爱情。尽管我一次次地不吝啬言辞地去赞美他们。他们的幸福。他们的悲壮。他们的错过。他们的遗失。他们的重遇。都不过如此。都不是真是的。所以。我们都累了吧。倒跨在自己的布景里面。我始终不是一个创始者。至少我长得很脆弱。你是否不曾介意过这样子的我。单薄。背光。悲绝。积极。是否需要在生活上设定一种陪伴的食物。牛奶或者蜂蜜。当这些营养都被蹑取的时候，是否也预告着某种希望开始面临破产。而后可以重生了吧。那么勇敢地去面对自己的生活。但是。我知道，我的支付能力只是在好多年之后。而那个时候，你早已经不是这个时候的你了。那些他们对你真的很好啊。是吧。你说。是不是我们明知道了结果的不可能，才不会这样的去忌讳那么多的事情。结果的预知要么从容乐观的享受过程直至了终点站。或者半途而废的离去。尽管很伤痛很神明。我们究竟在害怕着什么。可是，我们连不起眼的年纪都抵触不过。我们还能剩下什么来爱情。我们的爱。只是涂抹在这一个象限里的颜色么。徒增了的美感。我和你的生活终究没有开头以及结束。过程就成了真理。你说呢。07这确实是一个落花的时节。我的内心住满了形形色色的人们。每一个人都是我想要的模样。然后每一个人都是随时背叛我的模样。他们在我内心里形成波澜壮阔的画面。我找不到可以填充的背景来完成完美的镜像。那是一个人的王国吧。空旷且悲凉。我觉得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这样。庆幸满地的阳光在跟我表白一个人的人生就这么一个样。我会好好地过。直到我们都没了模样的老去了。什么也就相同了。那时候。不再存在遗憾，不再存在苦痛。很好。这已经足够了。……我看了，心什么也没有想，只会觉得从未谋面的人，在相见之后，感情是否如网络那般热烈？我是不能接受，我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的鬼话，那是什么？那是最让人没有安全感的事情。我想我应该跟他说，我是一个受过伤害的

女人，我知道直接的语言是让他感受不到我的性格病变了的。我决定写一篇文来让他去感受我的状态。很快的，我开始写了那些文字，桌子旁边是茉莉花茶的香味，淡淡的优雅着我所有的神经线。发件人：糖果甜蜜收件人：夏小杰主题：静水流澈内容：一，我写满了一千个幸福的语言，以为这是在拼凑一个完美的心形映衬了粉红色的连接模样。那样足够了一个恋爱湿季里的气泡直接还原那些磨灭的希望。漂浮在我和你中间的一上一下的彩条在耀眼的光线下那样的耻辱着，一下子刺破了我完整的自尊。她一个人一直持续单居了两年。那些不经意的被她抛弃在角落里的相片是她不愿意记起的伤痕。开始泛黄的边缘，她的嘴角还遗留着他给的幸福。相片的背景是那个永远看不清天色的城市里的人民广场。他在那里认识她，在那里离开她。仿若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何处归来，从何处离去。他对她说，我走了，不再回来了，你要好好疼爱自己。露天的广场让无处消遣的人们有个很好的游乐园地。他们在成群结伴地跳舞，舞曲那样的轻快，不动人声地直接敲打着她的心脏，以至于她欲言又止，无从说起，找不到安分的语叙。灯光在那个时候那样适当地表达气氛，暗灰的线条从地灯开始一直射向看不到星星的天空。她一直记得，那时候的离伤坠落了属于她的天使。散落一地的白色羽毛。Prince：你好像忘记带走一样东西了。你还会回来拿走吧。我把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擦得很光亮，我们可以睡在地上。你的米奇拖鞋还是放在我的米奇拖鞋旁边。它们永远是一对的，不离不弃的暖宝宝。门一直为你留着，你走了之后，我决定不再换锁了。你有钥匙的。你还会回来的，一定是的。Pincess1月7日二，记得起什么了，然后古老的枯藤漫过时空直接嗜压着我奄奄一息的心脏，开始肢解着我的语言。留下了你给的后遗症，我开始难过无常，坠落一摊，无法收拾。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有些慵懒的姿势，左脚盘入右脚，像一个缠绕的词语解释。那些泡沫爱情剧里面。女主角总会很爱哭。眼睛红彤彤的，让人无法掩埋内心的怜悯。俊俏的男主角一号会深深地抱拥着她，好看的嘴唇轻轻地吻着泪水漫过瞳

孔的眼睛。一片一片鹅毛般脆弱的雪花覆盖着他们的发端，瞬间融化的冰凉缓然若离地化成着烂漫的镜头。男主角说，小傻瓜，我们说好了一辈子不分离的。小傻瓜，小傻瓜，他叫她小傻瓜。开始插进了心脏隐藏的记忆。漫漫，漫漫，再慢慢地绞痛着。他坐在她身旁。他有着深而厚的温暖，她很怕冷，总会向他毅然靠近。他也在看电视，然后背熟的那段对白，轻轻地咬着她的耳朵。说，小傻瓜，小傻瓜，你是我的小傻瓜。我们说好了一辈子也不分离的。

《半夏夕年》爱情在我的容颜里开出一朵花(5)

你也是小傻瓜，小傻瓜的小傻瓜。她会冷不防地往他肩胛上咬出血红的牙痕。荡漾的痛是针刺了一样迅速传导全身细胞，再一起以最大的力量爆发着巨大能量的剧痛。他在隐忍着突如其来的疼痛，在心脏的旁边猛然地触动着。仿若忘记再一次痛苦的位置从哪边过来再从哪边传导开去。他看着她的眼睛，异样地通红，爱得那么深那么痛。是他掌心里被揉成一团一团的紊乱的纹路，迴然迂回。化作万世前尘土，轮回的哀怨曲调成一声一和的。她说，你会很疼么，小傻瓜，小傻瓜，你知道的，我疯了吧，你为什么不避开。小傻瓜的小傻瓜不疼，不疼。因为心疼。Prince：对了，我忘记要说了。我的手机号码一直都没有换过。我有两张卡，一张只为你开通。只有你才知道的号码。像一个秘密。藏在巫婆的挎袍里，一直打不开的神秘色彩。要不，你发个信息给我好么。每天晚上我都会看着屏幕。没有任何声响地看着，我的眼睛都酸痛了起来。是被辣椒的呛味刺激了唾液一样刺痛了我的瞳孔，从左边一齐滑过去，枕头边有一小块是湿透了。像一朵孱弱的花，盛开在干燥的原野里，它很快完成了凋谢的美。有点憔悴。一如现在的我。Pincess2月7日三，我是你的公主，你是我的王子。临绘在金属框架上的色彩绚丽。那么近那么远。一如成了万紫千红的守望图。王子御马前征。手望里流动着白昼间清瘦的公主在针绣。再度解码成安逸的梦魇。我是你的走贩，颠沛流离。插入的是古老的咒语。下了一个星期的缠绵细雨。天空好像一个刚刚失恋的小女孩，受了伤。为另外一个人流眼泪。不轻不断。细嚼慢咽地把所有的悲痛揉进灵魂里。然后然后，然后无法悲伤。这天是二月十四。情人节。她像才开始学习恋爱的女孩子。在镜子前面，不断地试穿着一整柜的衣服。一半是白色一半是黑色的裙子。他喜欢黑色和白色，所以她也喜欢黑色和白色。原来爱上一个人的全部是放弃了自己的全部。爱上他爱上的一切，她觉得好幸福。她决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美丽的

公主。换掉黑色的晚装。穿上白色的裙子。宛然一个白色的公主。七个小矮人在围绕着她身边，不断地舞动。是精致的精灵在游落每一寸可以呼吸的地方。不再那么窒息，那么灰白的血色。她把白色的蝴蝶结把垛垛碎碎的刘海儿向右边一夹，好像蝴蝶轻巧地站立。要飞起来一样生动。散肩的金黄色的卷发被盘结成一个美丽的图形，看起来，是那么像一个风尘的诅语。一辈子无法揭开的密语。那么透明的固执，是飞蛾浴火片刻的勇气。她开始用粉底涂抹着可爱的脸庞。勾画着美丽的眼影，边缘是一道微微的忧伤，那是眼角的忧伤。她出门了，手拎着一个白色的手提包。LV系列的包包。一落彻底的公主模样。那么惹人疼爱。街道口不断路过一对一对的情侣。卖玫瑰的小女孩总会很灵巧地跑向前。精致的花篮里安然躺着浪漫的玫瑰花。在她眼里那么迷人，那么忧伤。火红的显眼，有点寂寞有点怜悯。她决定上前买一朵送给自己。自己是自己的情人。小女孩的眼睛那么天真无邪，清澈见底地善良。她想起自己没有遇见他时候的自己。再也寻不回了的，再也寻不回了的。忽而变得那么近那么远。她路过一家西餐厅。门前贴着巨幅的海报。“情人节快乐。幸福美满。”她决定进去。而后点了一份情人套餐。自己跟自己的约会。那么丰富的情调，原来疼爱自己是那么的简单。Prince：……我想你了。你会像我想你一样想我吧。……如果你不开心了，就打个电话给我吧。Princess3月7日四，看到最明确的。我们可以横跨世界的距离，却飞跃不过我和你之间的沧海一粟。我们身边那么温暖如春。远处的只是看似温暖的温暖。其实不暖。别人会说，这是假的。我开始有那么相信了。她从水族馆里出来后。决定要养活一对属于自己的鱼儿。她开始喜欢鱼了。因为鱼哭泣了的时候，是谁也看不见的。那些落入水里的泪滴熔融了所有的思念。一整缸的都是鱼的故事。她最后买了一对名叫魔鬼刀的鱼。长长的身子，尾巴是锋利的刀。它们是高贵的。有专门特制的鱼料。充斥着肉腥的鱼料，一小片一小片的，像可比克薯片。有时候，会因为心里某个脆弱的神经中枢被意志狠狠地碰撞了一下，所有的记

忆汹涌澎湃地席卷而来，被激起某瞬间他说过的对白，她理解为她跟自己的对白。然后痛恨着自己。事件一段一段的出来，然后淹没。发生的结果其实都一样，只是她开始选择自欺欺人好过点。

《半夏夕年》爱情在我的容颜里开出一朵花(6)

一个星期后，一条魔鬼刀死了。第二天早上，另一条魔鬼刀也死了。原来要死的理由会演变成那么的直白。追寻。一个路口引退着所有的悲痛直涌到底。Prince：昨天晚上我梦见你了。我在游乐场里玩。旋转着木马。一圈一圈地转动。我口里不断熔化的香草味的阿尔卑斯糖果。你站在外面。一直看着我。笑容那么干净见底。温厚的夏风不断地灌进你的衬衣领口。一整个身影是映画在一团白光的前面。我说，我们等会去坐摩天轮。木马再旋转一圈。你不见了。原来你要走了，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我醒来，枕头的右边又开出了一朵同样孱弱的花朵。Princess4月7日五，云端以上的轻，云端以下的重。应该是这样的。我不怕，再阳光明媚的流层也会在下一刻抖装成可怕的阴霾。四月一号。愚人节。她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影院里漆黑一团。漫不经心地包裹着她。单调的喜剧。古老的情节。慢慢地上演着。人物一个一个接着出现。每个人的开场白，他们的造型他们的……故事连贯性是那么的粗糙。台词简单到让人发笑。不是喜剧本身的引诱，而是白痴的直接引导。她漫不经心地注视着屏幕。结局是那么轻易便可以理解。她不在意那些做作的动作和表情。她一直看，像是看着自己的电影。那么清静的生活色彩，简要，明了。只是过了，便慢慢落幕着所有的记住，细水长流的夏小杰封住了心里那块缺口。无底洞在旋涡的回转中是那么轻易地被堵住。她慢慢地走回去。Prince：有人说，在天刚要黑了下来的时候，刚好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被叫做黄昏晓。你很久也没有来找过我了。你是不是掉了手机了。然后找不到储存的电话号码。包括也遗失了我的。一定是这样的了。要不怎么连一个SMS也没有过。哪怕是一个“安”字。至少我还知道你是好好的，没有死掉。这样一来我才有足够的理由来替你好好照顾我自己。我累了，我想睡觉了。晚安。Princess5月7日六，眼花缭乱的色彩奔放。瞬间解放了烟花的寂寞。它应该是悲悯的。它是一个寂

寞的孩子。一个人在唱歌，化作喜剧里的流动潜移默化地改变我。房间里暗转着轻盈的音乐。是从悬崖绝壁里不断流下的泉水，在心窝里不断地更换着那团死水。血液开始被注入活力。或缓慢或急流，随着那曲调悠远的徑路，一直蔓延那片死过一次成了灰烬的森林。一片荒芜。她冲了一杯咖啡。植物脂末的香气那么干燥，在水汽上升前一刻。杯里一下子溶解了，像一个又一个的生命体，不是全部消逝了，只是安然无恙地进入另一个空间了。所以，所以她情愿相信他的离开是为了更加好好的疼爱她。她很情愿这样理解。Prince：我每天都会跟狗狗说说话。它不会生气我的唠叨，安静地听着我一句一句缠绵的情话。我看着狗狗，好像你一直都在，你都听到了的。一定是这样。我比谁都要相信你。狗狗也是，因为它是你的化身。然后陪着我从春天过渡到冬天。我把它紧紧地抱拥着，然后以为其实你一直都在。我不说了，我要睡觉了。晚安。

《半夏夕年》爱情在我的容颜里开出一朵花(7)

Princess6月7日七，我把魂灵卖给你了，你却带不走我的灾难。大团大团淡蓝的花开不败，。一如你穿过的温暖，带走了他的劫难。留下了我的悲剧，且跌落在自己掌心里的年轻变的便宜了。残朵一大片，守望着自己的童画。最后我知道要记得爱自己了。当左手安稳着我们的流年，右手穿过了年轻的温柔。我再也不用怕了。我看到了鲜花，走在黑白间。内心更接近贫瘠，我知道我可以安慰自己的难过。转转经筒。什么也不知道。我颠倒整个背景。只为了上色你的暗调，落下在罄竹的难堪。飞一般的忍耐。她坐在十三楼的公寓的窗台上，两脚露在半空中。阵阵温和裹着暖和的轻风缠绕着她的脚尖。那么像风儿和沙子。是染红血液的沙漠里，吹起了生命的口道。仿若一个伤口子，再也无法愈合的坠落体，陨灭在她来时的路上，轻轻地尖锐着她细小的皮肤上。她闭上眼睛，感觉自己无路可退了。然后一脚踩空，开始追寻另一个干净地星球上，再也没有任何的确肮脏，没有人会嫌弃她了。她看着下面。背后一凉，全身开始轻微地刺痒，迅速落满全身。如果掉下去了，她知道姿势一定很美。是静默的羽毛在轻盈地飘落，见证了一个世界的唯美。她只是舍不得他而已。所以她变得什么也不再怕了。她开始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轻贱了。Prince：你是不是死。我在想，我在想。然后知道，你是再也不会回来看我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我一直都很好，很好很幸福，比任何人。……Princess7月7日梳妆台上的右角边平整地放着七封信。永远不会寄出去的信。信封开始枝叶一样枯萎风和日丽的样貌。字迹开始退化，慢慢引退那场记忆的开始，经过和后来。蜕化变质。后来的后来，好像什么都不再记得了。等我写完了，茉莉花的香味只是停留在指间的片刻了的，茶里的淡灰里，好像看得出我的容颜已经不断地败坏。我按了发送的按钮，泪水就滴落在键盘上了。哲希真的就是我过不去的灾难了。A——4我站在学校操场的看台上，看着我们班和其他班同学在比

赛，篮球比赛。破天荒了一样，学校竟然肯愿意让初三全体师生举行篮球比赛，当真就只是让我们解压，迎接着一个星期后的省的模拟考试，每年这个时候的成绩一般与中考的成绩都很是接近了的，同学们都能在这个时候看到自己的希望或者绝望。活动的赞助商是某个手机的代理商，应该赞助了学校很多钱吧，球场的周围都挂满了那个手机的宣传海报。这个才是学校为了金钱不惜大打冠冕堂皇的旗号来进行这场交易。每个参赛的同学都是那样卖力的，好像看到了漫画书里出现过的夸张场面。左一也在参加比赛。我看得出他的运球速度以及过人跳跃而起的利索。我是从比赛的中间开始看一直到结束，当我从站台上走了下来的时候。左一跑到了我的面前。他满头的汗水，泪水从发尖里滴落在地上，柔软的细纱在他的下面成了凹凸的形状。“怎样？有什么事？”“一起走吧，糖果。”“不要，我不想和你一起走。”“怎么，还在生气我那天的事情吗？”“你觉得呢？”我看着左一，字句的声调一个比一个高。“对不起，好不好。”“你去死吧，对不起有什么用？我最讨厌这句话了的，对不起是世界上最没有用的对白。对不起了，我就没有被委屈过了的吗？”“那我应该怎样去道歉呢？亲爱的糖果。”“要道歉是吧？请我吃饭，买一个星期的早餐给我，无条件的，每天送我回家，时间一个月，以后不准凶我。”“好啊，只要你不生气就好，我都可以办到。”“不行，你答得那么爽快，我要再说一个。就是，就是……”我想着，看着他满身的劳累，然后说，“你围着这个球场跑十圈。哈哈。”“糖果，不是吧，这样我会死的哦。换一个好不好。”“不好。”我头也不看他就很坚决地说了的。“五圈好不好？”我感觉了他的语气是委屈了点的。“十一圈，爱跑不跑，再讨价就继续升，哼，谁叫你真的那样让我生气。你不跑也没关系，反正我对你来说，生气与否无关要紧，也不会碍着地球的东边升起美丽的太阳。”

《半夏夕年》爱情在我的容颜里开出一朵花(8)

“难道你不觉得我是不想让你生气的吗？”“是吗？不觉得哦。说来听听。”我看着他，他眼睛里的难受一下子穿过了我的感观神经线。“算了，不要跑了，我回去好了。”“糖果，等一下我，等我跑完了十一圈，然后我们去吃饭，好吗？”“我要回家，回家吃饭。”“我也要去。”“谁要你去，我叫我妈妈赶你走。”“你妈妈不会赶走我的，嘿嘿，你妈妈特别疼我这个小孩子的。”“是吗？那好，我告诉我妈妈，是你拐带我逃课的，是你让我上课的时候不听课，在看小说看你写的书，你是个贩毒者，彻底地把我的性格改变了的。”“啊？都是我的错啊？那能不能找些没有那么错的给我啊？”“你全身上下都是错的。”“我哪有？你才有咧。”“好，左一，你再说一次试试。”“呃，糖果你好是欺负人哦。”“是呀，我就是欺负你自己一个好了。怎样？”“没怎样啊，让你继续欺负啊，我习惯了都。”“是呀，一个愿意欺负，一个愿意被欺负。”“呃，就是，你说你是不是很欺负人。”“那好，我从此不再理会你，让你不再感觉有被我欺负的梦魇。”“呃，那我还是让你欺负好了，要不，你的日子怎么过咧。”“去，跑步去，要不我就不等你了的。”“哦哦，我这就去，你要等我的哦，不能自己一个人偷偷跑掉哦。”“是啊，我等着你晕倒了，然后打电话叫救护车咧。”“毒……”“哼哼……”……哪怕生活可以这样没有任何波澜的生活着，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在生活，而是生活在生活着我们。从小，对很多的事情都有着一种预测，而我现在能预知的是，左一会慢慢的远离我的世界。或者说是我们共同的世界，他在演习一场退出了的。当有一次，我在医院找到他的时候，我开始知道事情已经向着我预测的方向行走着。一个无比祥和的周末，本想去找左一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却看见他家里的门紧锁着，后来左一的邻居告诉我，左一的外婆在医院里抢救。我在医院的看护房里看到了左一，他脸色苍白，眼睛已经哭肿了的，脸上还有交横纵错的泪痕。当我的泪水滴落在我的嘴

角边的时候，我知道我在为左一的难过而难过。左一正在看着他外婆正躺在洁白的床上，吸着氧气。我小声叫了她一下，然后转过身对他说：“你还没有吃过东西，是吧？我出去给你买吃的吧。”“糖果，谢谢你，不用了，我不饿，我不想吃任何东西。”“傻瓜，怎么可以不吃东西，你不把自己照顾好，怎么照顾你外婆呢。我去买吧。买你爱吃的吧。”我转身离开了病房，医院里充满了浓郁的酒精味道。强烈的光线射进了里面巨大白色透顶的医院走廊，也显得如此苍白和绝望的。在我回来的门前，他看见左一正在病房门前的椅子上坐着。左一看着我，支支吾吾地。像有话要说的，终究没有把话说出来。我能感觉到他想要说的那些话即将要在喉咙里破空而出。可一想到那些话会带给自己以及我本身无法磨灭伤痕的时候，他就无法让自己有脱口而出的情绪了。甚至能感觉到那些话在这个时候的空间里像燃烧起来了的野草，在胸腔不断地冒烟。我能感觉到自己窒息的情绪。“左一，你。听我说……我……”我想要假装自己很坚强似的。对任何突如其来的事情都可以掌控得不差毫厘。“要不，以后。你想好了就告诉我。别这样支支吾吾地。”

《半夏夕年》爱情在我的容颜里开出一朵花(9)

“可是。……算了。”我还是不想要在这个时候说什么才好了的。左一抬头看着我的那个时候，他的眼睛里都有了明显的血丝。我走了过去，然后拉他到我的身旁，我问他：“你是不是熬夜一直没睡觉过啊？”左一看着我不想说话的样子，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说下去。这个时候的言语总是会带着无法挣脱的悲伤。无论是一句惊叹还是一个眼神表态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表情都会戴上灰暗的色彩。“傻瓜，会好起来的。你奶奶一定会没事的。”我看着左一，觉得自己能说的只剩下了这些。我有些迟疑地伸手过去抚摸着他的头发，然后把轻轻地拥抱了一下他。我能感觉到左一的肩膀在接近黄昏的医院里颤抖地很脆弱，仿若一朵花蕾在暴雨中不断地被催引着夭折。我能感觉在自己怀里的左一在哭泣，没有眼泪的哭泣是最伤悲的哭泣。我闭上眼睛，能感受到左一的悲伤是一个怎样的心理过程。左一没有说话的表情其实很羞涩，那是毫无遮掩的情感在我的面前悄然地发酵。他或许不知道自己的情感是一个怎样的异常世界。我这样偷偷地看着他，他轻轻的微笑了一下，我能感觉到那是他脸上堆积了久违的那种从心里酝酿出来的微笑。“左一，怎么不见你爸爸妈妈来看你外婆的。”我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水，把这句话说得很无意。但却这句话却让左一噎住了。眼睛又重新红了起来。大颗的泪水就这样没有任何预期的掉落下来。“我爸爸妈妈都死了啊。他们都死了，早已经死了。”左一把手中的牛奶往对面的房门一扔。我能听到那牛奶里带着唐果果对她自己悲伤的事情的愤怒。满满地。“对不起。我不是刻意要说什么的。”我心惊胆战的语气无法掩盖他自己的愧疚，觉得自己是在揭开别人不愿意裸露的伤疤。“没事啊。我没有生气你啊。糖果，你别害怕。他们早死早超生啊。”左一尽量把这句话说的语调很高音，却还是无法把内心的难过一同盖过去。这是一次完整的撒谎。对于她自己。这也是一次完整的同情。对于我和左一来说。那就是内心里一座被遗弃了的破旧的城，就

像看见了那些从另一个城市归来的一季又一季的雁阵，带着那个不想回忆的城市的伤掠过空中的时候。每一声的啼叫都是那么忧悒而邈远的充斥着隐瞒的伤情。它们的那些叫喊把整个世界都喊得如此荒凉。只是，这个时候，没人能理解左一这些叫喊里跟雁阵的啼叫一个样。“左一。你没有乖，你看你把眼睛都快哭瞎了。你是不是很得意这样子就可以也把我的眼睛也给哭瞎了啊？”我也知道自己的哭泣有多伤心，在左一的眼睛里也是会很悲痛地哭泣过一次的。左一突然抬起头来。她正看着站在她面前的一个女人。我看着那个女人。第一印象。很狐狸精。腹部微微凸起来。一身黑色的裙子，口红深色的如同血液。她向着唐果果走近，高跟鞋在走廊里铮铮作响。“你奶奶……”左一看着眼前这个很狐狸精的女人。那女人故意把话停顿了一下。她转过脸看了一下左一。她觉得，这个女人，她是知道的。左一的眼神里充满着的陌生感让我觉得她自己一个人把事情隐瞒得很深很深。“快死了吧。好。很好。”我看着这个女人说出这样狠毒的话。脑子里找不到可以具体要表达愤怒的话。只是，很惊讶，一个女人可以这样来挑衅道德的舆论。“跟你说，给我滚的远远的，否则我让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此夭折。”左一的话说出来，没有叫嚷，没有埋怨。而且把这话说得那么像祝福的语言。“呵呵。真可笑。我是看你那么可怜了，才过来把这医院费给你付清的。给我看好那个老人。让她快点去她要去的地方。医药费可会给你爸爸带来巨大的烦恼的。”那女人说完后头也不回地走了。“那个女人是谁？那么恶毒。不过，不管她。”我拍了一下左一的肩膀。试图让她从伤心的情绪里走出来。毕竟发生了的事情早已经是事实了。再怎么个悲伤法，是会让身体迅速走向虚弱的坡度。左一没有想要哭下去的情绪了，心里装满着的是愤怒。那些因得到情绪的滋养而开花出来的愤怒在他内心世界里迅速地高高扬扬地排立着。让他觉得那是属于那个女人肮脏的眼睛。左一，你一定要坚强起来。表情是可以让这个世界微弱的生物得到强大的力量的一种面部动作。于是，她看着左一很努力的让自己的脸上挣扎出微笑。可那微笑对她自

己来说，其实不过一朵向日葵在烈日下慢慢枯萎了的生?。“左一。笑啊你。怎么你连笑都不会。”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在走廊里破空而出，回音很大。左一显然惊愕的表情，让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要微笑下去。很无力。左一这个时候遭受到我声贝的余震，显得颤抖着。当我看到他的微笑，心的阴霾一下子撤退的片甲不留。“今天晚上，我陪你在这里吧。”我用着姐姐的口吻把这话说得很严肃。“不用啊。我自己就可以的了。”左一微笑着，试图让自己佯装的更加坚强的样子。“你自己？晚上我们轮着照看你奶奶吧。我还可以跟你说功课的事情啊。”我很坚持着自己的想法。左一依然无语。“晚上，会有人过来的。”“谁？”我有些怀疑左一的话似的，把话题追问的很有情节性。“我奶奶的女儿。”左一说得很掉以轻心。“你奶奶的女儿不就是你妈妈吗？”我终于脱口而出一句话来了。“我没有妈妈啊。我不是说过了吗？他们都死了，都死了。”……走廊里难得安静了起来。我们再接着说下去了。左一的情绪好不容易稳定了点下来，却被我扰乱的如此清晰。可以看见那些情绪败坏如花靡的纹路，一一可以勾勒出那种伤痕。一切的事情也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来承担，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对话，深刻地咬在自己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只让情绪的表面飘起稠白的雾水，把那些表情一同掩盖过去。一切维持得很平静。时间像那水，静水在我们手心里的时光流澈，淡淡的是最最幸福的感受。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1)

每一次，你的出现，我都好比忍受了整一个冬天寒冷的煎熬，跟随着从街巷穿过来的风狂妄的咆哮。我觉得那就是你最美满的欢叫声，好比清晨，候鸟在梦里醒了过来。我破开梦境里的布局，尝试着跟命运做抵抗。“送往一亿光年的尽头”“40万公里之遥的月亮在微笑”“如果顺着南回归线返回的话”我的情人。水色森林，谁的木棉小屋。B——5“亲爱的小女生，最好的孩子我，今天为了帮你弄好电脑，把所有的事情都推掉了的，可以为你效劳了。哲希。”我看着他发过来的MSN，看着屏幕不惊地笑了一下。“亲爱的小男生，最好的孩子我，今天为了让你帮我弄好电脑，把所有的事情都推掉了的，可以让你为我效劳了。果果。”我是笑着按下那个确定键的。“某人学着某人说话，某人不怕某人笑话某人哦，呃……某人替某人弄好电脑了，某人要怎样答谢某人呢？某人想想哦。某人。”“死哲希，某人某人的。”“某人没有学着某人说话，某人不怕某人笑话某人哦，呃……某人替某人弄好电脑了，再说吧，搞不好，某人浪费某人半天时间替某人弄不好电脑，某人要怎么赎罪于某人呢？某人。”说话语调的方式很让人起了神经的快活静脉。很快的，哲希的SMS又过来了。“某人承诺某人，某人一定可以为某人弄好电脑，某人绝对不浪费某人的片刻时间。某人请放心某人，，某人一定要相信某人的能力。谢谢某人要相信某人哦。”“呃……某人很是相信某人的，所以某人一定要让某人在你身上看到希望的，先谢谢某人效劳于某人。某人先谢谢了的。”“某人说，不用谢，小时候某人的老师教导的礼节。某人星期六在学校的公寓这边等某人，务必某人不要迟到，因为某人不喜欢等。”“某人才不要让某人等，某人别让某人等就好。时间下午两点，地点公寓门口，某人身穿黑色裙子，白色拎包。”“嘿嘿，某人黑色裙子啊，某人白色衬衫好了，黑色提包。”“汗……不见也不散。”“好。”跟哲希约好了时间后，我就开始上床睡觉，离两点还有三个半钟头，我睡两个半

钟头，然后半个钟头梳洗一下，再坐十五分钟，然后出去，时间刚刚好。我想好了后，就把手机设置了闹钟，怕的是睡觉过了头。我把手机放在枕头下面，然后闭上眼睛开始睡觉了起来。迷迷糊糊中，我感觉自己进入了另一个空间。我看见哲希身穿着灰甲，骑士出来了。他的身份是伯爵。意气轩昂。散落到厚实的肩膀一下的位置。闪着好看的金黄。还有一匹好看的马。不是马，也是一个战壕。有着破解诅咒的力量。我还看到了巫婆。胖胖的，皑皑而立着，手拿着绚丽的扫把。满脸婆娑的风霜。她说，王子殿下。我已经完成诅咒的密封符号。不死之身。带上我的药水。她手伸出了一个玻璃瓶。里面好像有了一个精灵。藤蔓植物，爬满了伯爵的坟墓。古堡里一片荒芜。长满杂草的泥土在墙角边站立的很高很高。骑扫把的胖女巫出来了，还是那个女巫。用拉丁文念咒语啦啦呜。她的黑猫笑起来像哭。她飞走了，很高很高。黑猫又叫了起来。像婴儿的哭声。我站在一个我自己也看不见的地方，可是，我分明看见了哲希那张古代的脸孔一直地看着我，连弯下腰的动作，那眼神都是向着我的。可是，为什么我看不到自己的存在？我是不是以灵魂的方式在这一切的周围发生着。突然间，从很远的地方传了巨大的响声，那声音把我整个人的灵魂带上了飓风的旋涡里去。我看见了哲希脸上着急的样子，他向着我的左边不断地跑了过去，可是我在这边了的，为什么他向着我的旁边跑去，是不是我并不是他认识的人，或者，或者……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2)

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想象，就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在他的最上方被旋涡了到那天红的圈圈里，啊……我被惊醒了的，枕头下面的手机一直在震动着，而且铃声是越来越大的从枕头下面破开着来。我愣了有三秒钟，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是在做梦了，但那算不算是噩梦呢？可是，也没有什么血腥的场面，只不过是一些奇怪的画面而已。“喂，谁啊你，我在睡觉呢。”我打了个哈欠，漫不经心地说着。“某人让某人等了一个钟头了。”“某人是谁啊？我唐果果没有某人这个名字的朋友啊？你打错了是吧。”“我打错了吗？某……人。”“打错了，你还这么大声地说话啊，那我挂掉好了。”随之，我按了一下关机的按键。然后，就倒下在被窝里去。三秒钟后，我就像见鬼了一样从被窝里弹了起来。啊，死了，某人在等某人了。我立刻回拨了电话。“某人，呵呵，不好意思哦，我一睡觉起来，就什么人也不认识了。麻烦再等我十分钟，我很快就出来了的。”我换上了以纯的休闲衣服，马上就跑到卫生间糊弄了一下，拿了锁匙就出来了。远远地就看见了他坐在公寓门口的石凳上。样子略县得很是疲惫。“不好意思哦，哲希陈。”“什么哲希陈啊，我叫明哲希，好不好。我没话可说了，对着这样的你。”“我们走吧。”“嗯嗯，对了，你拿了学生证了吗？”哲希看着我说。“呃……”“你不知道去学生服务中心是要拿两个人的学生证，才可以提出申请的吗？”“哲希，再等我一下，好不好，我一忙起来就忘记了的啊。”“嗯嗯，好吧，快点哦。”“嗯嗯……很快。”等我出来的时候，哲希已经买了饮料给我。“来，估计你那么匆忙一定还没有喝过一口水，我已经帮你拧开了的，喝吧。”“谢谢。”男孩子能这样心细很让女孩子有好感。“不谢。”“走吧，我们。”“嗯嗯……”学校的学生服务大厅是在五楼，我们搭了电梯上去。然后再从电梯的左边方向走两个路口，然后再右转。推门而进，空间很大的一个房间，第一次进来，感觉得到的是这个学校的奢侈，其实一个办公的地方，几台电脑，几

张办公桌就好。可里面搞得就像是政府里高级会客厅。里面两百平方米左右的宽阔，却有四台中央空调。这还不算是很什么，他们还开着窗，空调里吹出来的冷气从我的右边耳朵漫过左边，然后向窗口边散去，不时还有些许的暖气从我的左边进来，然后在左边消失，估计空调的马力是足够开大了的。这就是赤裸裸的浪费电力，还经常教育我们说要节省电源，却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大把大把的浪费。这不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状况了。“您好！我们是来申请进去异性宿舍修理电脑的学生，这是我们的学生证。”我还在我的思维里钻着，哲希已经跟我们面前的阿姨说起了申请的事情来。那阿姨看了一下哲希，然后看了一下我。然后说，“你们两？”“嗯嗯……”哲希微笑着答到。“嗯嗯……这张单自己填吧。”说完后，就立即转过身和旁边的工作人员在讨论哪个牌子的化妆品现在在打折扣了的，我看着她的电脑上停止了还没有打完的游戏。哲希很认真地在填那些表格，我低着头过去看了一下。我看见了其中有一栏是要填写进去和出来的时间段的，哲希填了半个钟头。其实，一般这样的情况是工作人员要自己询问学生具体需要的时间再填下去，然后盖章的。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3)

可见，这就是他们的失职，要是我们都不是善男善女呢？只是进去推销或者教唆之类的呢？为什么她们连我们的学生证看也不看就给了我们通行证，工作是这样的吗？“不是说，不可以在异性宿舍过夜的吗？进去的理由让我们自己填，我们还当真可以填下可以过夜的理由呢。宿管保证见了通行证如见了校长一样而略摆出恭维的笑容。”我们从里面出来后，我就笑着跟哲希说了这些。“那很好啊，那我今晚就在你宿舍里过夜好了。”“好啊，半夜我们就把你杀了，然后毁灭掉，把你冲下厕所。哈哈……”“额，至于这样吗？老是想我死吗你？”“差不多了，也见不得你可以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呀！是吧。”“可我这不就是帮着你唐果果修电脑吗？我这不是在替国家节省，减少GDP的浪费啊？”“这个，这个不算……”我住在二楼，很快就进去了，只是在宿管那里登记了一下名字。我推开了门，女生宿舍都有一种很闻的香味的，我看得出来哲希的局促，有种不自然的神色在脸上荡漾着。“你很不自然了吧？”我看着哲希，微笑状似的问着。“还可以啦，只不过是第一次进女生宿舍都这样的了。”他伸手去按了一下电源，然后按了开机的按钮。“对了，你电脑C盘里，有重要的东西在吗？”哲希回过头问我。“电脑的桌面算不算？”我问着。“当然算，桌面是属于C盘的管辖的，那有着什么重要的东西在吗？”“也没什么重要的文件啦，只是你那天发过来的文件。不重要的，你删除了它吧。”“我写的很重要的哦，这样吧，我下次再传给你吧，好吧。”“我才不要呢，哼哼……”我在他的肩胛上捏了一下，应该会疼吧，我的手都疼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促使我捏了一下他的肩胛，一种很自然的下意识动作，由不得我控制的暧昧。等我回过头的时候，他已经把碟放了进去，然后出现了一个画面写着ghost的画面。“这是什么来着？哲希，死哲希……”“这是还原系统时候经过的画面啊，因为传统的安装要花费接近一个钟头的时间，还原十多分钟就可以把一切都搞定好了的。”“哦哦……那有什

么区别的吗？”“当然有啊，这还原的系统只不比传统那些笨重的安装过程少了一点稳定，之外，没什么两样的了。等一下，我再用优化大师帮你把电脑优化一下，这样你的电脑运行状态就是很快了的。”“哦哦……你不用说了，我是电脑白痴来的，什么也不会的。那些专业的术语我一点也不会，不要说了。”“那要不要我把过程都写下来，教你呢？哲希没有回过头来，继续按着键盘来操作。”“免了，我才不要那么麻烦，有你在就行啦，哈哈……”“这也是，那好，下次你电脑坏了，再叫我过来吧。”“哦哦……顺便煮点东西给你吃吧。呵呵。”“哦哦，那谢谢了哦，那好，希望你的电脑一个星期坏一次，然后我每个星期就可以过来这里吃东西一次。”“啊？你这人怎么这样咧。坏坏的样子。”我们之间的说了不一会的话，电脑已经换上了最新的系统了，里面操作的可爱画面，让我的心很是舒服。“好了，果果，你来玩一下吧，呵呵。”“哦哦，上网也很是快了的。”“当然啦，有我在啊，我把里面的程序设置了的，之间删除掉一些冗余的信息，停止一些没有用到的程序，直接把增加了上网浏览器的吞吐量，响应时间的短暂。很是完美吧。”“哦，谢谢你哦。那好，改天请你吃饭吧。”“再联系吧，那我回去了的哦。”“好的，我送你下去吧。”在后来看来，修电脑这一幕成了我们后来发生某些是的导火线。C——5我很经常失眠，然后会看着白到有点发黄的天花板。一直看到天亮，偶尔会眼睛发酸了意外地睡着；在很冷很冷的冬天，外面的风吹的很高，没有雪。我们这边是不会下雪的，小时候我就有幻雪症。我永?只是穿两件衣服。他们在睡觉的时候会盖上厚实的棉被，我只有一张单薄的毯子就够了，然后裸睡。温暖慢慢地被我诱惑出来。我还会做噩梦。而且是个很可爱的噩梦，可爱到我再也不怕了。三年了，一直做着同样地噩梦，场景不断地随着我居住的地方不同而变更。主题一样。我不断地奔跑着，他们在追我，我看不见他们是谁。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两个，三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知道，如同莫名其妙自己的窘怕在蔓延。黑黑地绒衣包裹着整个躯体，他或者他们好像不用走路的，我

很慢，总感觉自己很慢。最后我是被抓住了，是我将要死了么，我不愿意，我怕，我怕，我很怕。我喊，我喊，我拼命地喊。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5)

我看见了那些穿透镜头所寓函的精神寄托，电影里所归附的另外主打主题。每个镜头都不会是因为情节的需要而刻意连带出来的。像我们的周围，看见的和看不见的，那逻辑始终存在着。不为任何事情而改变最初的初衷。最后她爸爸依然是在沉睡着，应该是直至死去吧。这样的宠爱。终究没有主人来认领。而男主角始终没有以自己的身体带着她坐上火车。他来到瀑布面前。大声地说：“我好喜欢你。”为了证明对青青的爱能给他自己勇气。十年前的夏日午后三点。他从瀑布上跳了下来。“我要勇敢……我要勇敢……”我要勇敢，我也要勇敢。可是……HollyThrosby在唱：We"reGoodPeople，ButWhyDon"tWeShowIt？这是失而复得地歌唱。她在想什么？永远没有人可以知道。最后连她自己歌唱到撕心裂肺也无法从之最初始的汹涌情绪，怎么就这样产生了。如果不是因为寂寞，我想每个他们都不会不断地在意念里迂腐了。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它们在完成始作俑者膨胀的失望，他们需要一次哄骗来让自己的艺术元素进行没有任何意义的更新。而爱情早在丘比特没出生以前已经因为寂寞而失去本来的魅力。我不知道过程有多远，有多艰辛。这是我无法用神经线段来猜测地。我只会维持好现在的每一个时刻。我跟着信念的宠爱，接着下去。而你最后的等待，有没有我的名字。我不知道。下一刻，你在哪里。我依然看不到。从一开始，到最后。我从来没有见过你。我看见了灵魂无所事事地耸入云层，俯瞰着你和我。最后冰层融化在巨大的温暖里面，从最中间的位置掉落下去。我从你的梦中穿过。赤道穿过的经纬，却穿不过我给你的宠爱。连同你扯带出来的。依然，无声无息地告终下去再下去。你走之前，我拥有旧时光。你走之后，我拥有旧时光。像逆蝶的假设飞翔，我始终沉溺在自己手掌的投影里。从来都是在幻觉。但是，情感很美丽地死了一次。这样没有预制的宠爱。溺水身亡了。2006年12月12日。天气，晴。我打开邮箱，看到的是左

一发过来的E-mail：发件人：左一收件人：糖果甜蜜主题：错落了我们内容：最清白的是我们还年少的时候，CD里暗转着骊歌的淡青。那是我们一路单车碾过的日子。最最干净的印记一路敲打，用我们还记得的点滴记忆。左手挽起一个下午的聒噪，你和我都在那不高不矮的枝丫里。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唱歌。听，阵阵旋涡直进的泡沫是清澈的尾音，我们忘记了起舞，用最最张扬的动作来高傲我们的年轻。而后高扬地翘起了我们安详的乐悲。我曾一个人走过我们的教室。一个人，静静地。以为这就是为了记起还没有忘记过的画面。可是，那口我们常常张望的老井。已经被封口了，现在是草地青青的了。如果你来过了，或者比我之前还记得这口老井。那你还会想起吗？想起那节体育课。我们在做游戏，很多女孩子和男孩子成群拥挤的游戏。我们开心到以至忘记了还要小心。于是我脏了的白衬衣，你破了的连衣裙。我小心地扶起你，坐在这口井边缘。为了洗涤污脏，我跑上了五楼拿了个挑水的桶子。然后看见了你和井水一样清澈的笑容。好看的牙齿，边深边浅的酒窝。我多么想知道那一刻你还没有离开，然后一直微笑到最后。我还记得，你那看着我的眼神，让我觉得有点什么，然后心里慢慢荡漾着一些感觉。好像一朵落映在平静的湖面里的花朵，慢慢地开放着所有的美丽。如果你还记得话，你也和我想起你一样想起我么。有那么想么？我不知道，真的。一如那些过了这个路口，上车的他们又要走到哪里去，票程有多远了。我们都越过了单数的年圈，是告别了那些凝固的孩童图画。一同看不见那年天色夜幕的时候。我们一起背着有点沉的书包一起牵手回家。那些悄然碰落的童真，是无声的黑白间胶片在倒带，缀回填满酸味的童年，那香味是划破落地窗的暖日里交错横亘的光线，整个房间整个白昼是上了童稚的彩色。或一调一调地跳跃成最最美丽的乐曲。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6)

我们有多久再没见过面了？我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城市里生活着。生活过得一片狼狈，一如剩下一次一次的自恋倾向在游走的每一岁的进程树里。喜欢一个人逛街，塞上walkman，感受看不见的国度里听得到最华丽的步调在我的世界里盛放成簇的璀璨。路过平滑光亮同镜的橱窗，我会后仰着停留，看我好看的发梢垂帘在眼眸边缘，俊俏的轮廓细节细节地圈动着清瘦的独特气质。这就是我，唯美的样貌，是在心里最干净的地方定格一次一次。“咔嚓，咔嚓，咔嚓。”尽管在日后想起已经吹灭了光泽，聚焦的分辨率到了模糊的临界接口。我还是记得，最记得那就是现在的我。一个你开始不认识的孩子。我摊开掌心，看见了起深伏浅地张开纹路。想起了那年我们一起追寻的以后。那一片格子衬衣里的天空。交叠蔽日的手势封口了哀怨，打口的青春没有出乱子。匍匐在稻穗杆里的梦魇，挣脱晚上的黯黑是囚徒的意义。十六岁完成了一次长大的意义。我们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开始有点坏。我们开始逃课。为了逃离讨厌的老师。可是，现在呢。你都怎样了？我不知道。真的。好像都是写好的生活方式，我没有任何种借口为自己解说一个好孩子的定义。那你呢？你现在的老师还是和以前我们讨厌的老师一样么？其实一个拥抱也可以解脱疼痛。安慰其实很简单，感动也是。我想要的就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就算我很安静地在他们的周围。一如既往的沉默，因为不需要.。我是那样地理解着，那是最美的凝望，因为至少我们都不会失望。仿佛看到了。一如那个时候我们年少的幻想边缘的角度，很多东西都是不童话的，都是假的。在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最最幸福的时光。年龄可以老了的原来，不断地开解着本身有过很多次错误的生活方式。看着那些不断旋转上去的楼梯，台阶我一步一步地走。一样的状态，不一样的状态，一如一样生长在池塘里的荷花，叶茎的张扬和伸缩隐瞒着更多的处境。我的处境他们看不到，他们的处境我看不到。那你

呢？你最幸福的时光也和我的时光一样吗？一字一句的笛奏卖力地演出。我是小丑，我是小丑。不羁的勇敢被观众唾弃在手笔上，慰藉在暧昧的可怜中凌迟成块。原来傻笑才是最后的解围。我在慢慢地围墙着自己的城堡，他们站在外面看着我一个人慢慢地形成一个雏形。然后再慢慢的解体。心里然后有了道门。那道我汹涌不过的心墙。浓墨的雾层一次次一层层地裹住了我呼吸的甬道。不过轻轻地一跨，却是我漫漶琉璃的痕裂，是飞越不过的白驹过隙的信天游在流转着我看不到的门槛。那种意志是被蛀噬了的大门在紧紧依靠三角为一定力的支撑。我也怕，也怕拗不过看似淡漠墨彩油画里迴然迂回的村庄，一直延伸着我无法预测的路远。这就是我长大的经过，我自己一个人的过程。路过风声，路过你，路过我们的漫高莺草。裙角奕奕落舞，我看见了天边有朵我们的火烧云。很美很美，看上去真的很美。然后，然后给予自己一个宫殿，把所有的美好都放进去。虽然所有美好的已美好过。但是，但是我还是觉得每个人里面都一个自己的宫殿。好像岛屿了肃穆的王宫，只为了冶艳地蓝调着我们的花朵。你看得到的，那刺眼地降落，在我们的联结的茎藤里完成。突然觉得我们所有过的日子所有的长大所有的未完成，都像一道选择题。填空题里的天空多了的一道选择题。单线的旋转，那是单项也是多项的。我和你都在选择着。念，安。……看完了之后，我心里很是猝然。等我真的明白了，左一那一次的凶我的原因的时候，我才知道那个时候的自己那样的欺负着他。可是，过去了的事情，在后来怎么地想起了的，也是徒然了的。我看着窗外的天色，下面是一堆小孩子在玩着我小时候也玩过的游戏。我想我该换上衣服，去花店上班了。今天的咖啡店正好休假，晚上所以很有精神。我在楼下的福建饺子店了吃了一些饺子，之后就赶去了花店。花店里买花的人没有在某些值得要用得上花的时候多，所以基本上，我的工作任务是陪着店主她聊天。什么也都聊，只要能说得开的话题，都说。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7)

但她很少跟我说过她一个人在这里开花店的原因，我也没有问，虽然我很是好奇。我出门的时候略感觉到细小的雨丝在我的发梢边停留过那么一片刻，很快就不见，但我能感觉到的是，这雨应该不会下。我走得比较快了些，十三分钟的路程。我就到了花店。“来了，吃饭了吗？我看见她摘下戴着的眼睛，放下手中的笔，安静的神色，这是我在这里工作一个月以来经常看见到的表情。”“嗯嗯，我吃了的，您呢？”我反问着。“还没有呢，刚才来了几个客人，说要预定一千朵风信子和一千三百朵百合。下个礼拜三来要货。”我看见她重新把眼镜戴上，而后拿起放下的笔，在计算着这一天以来的数目。她叫我叫她花姐，所以我说，“花姐。”“嗯嗯，有什么事情吗？”“外面下着小雨，我把花搬进来好了，虽然会把过道拥挤了点，但毕竟对花好点，那嫩着的颈根不会被摇曳得很憔悴。”“是啊，我怎得忙着都忘记了天文台说今晚会有暴雨，都忘记了告诉你，今晚可以不用来上班了的。”“呵呵，这样啊，那我帮忙把外面的盆栽和那些花篮都搬回来先吧。”“辛苦了的，小果。”我微笑着看这个不美丽却让人很是喜欢的中年女人。我搬着那些还很盛放的花，摆在我面前的璀璨好像那些年轻的容颜在我心里一次一次的覆盖着我的记忆。看着那些生气的君子兰，它的生命是淡淡的颜色，把我整个人的心情都扬了起来。我想跟自己说，要像生命一样生命起来。所以，所以当我在路上偶然的遇见了哲希你，我一定会美丽的微笑着我的酒窝，然后轻然地不被任何牵挂给绊倒那些过不去的疼，从容地在你的身边走过。“小果，我看这雨快要下了都，我们就般快点吧，先把花都搬进了里面再说吧。乱点也无所谓，等会再把它们排整一下就好。”“嗯嗯，我知道了。”停止了那些想法，我们很是赶忙地一样跟时间赛跑着。等我把最后一盘盆栽搬回去的时候，天空落下了好像千年的天灾一样的雨水。我看着路街上的人，奔跑的那样狼狈，心像被触动了一样，感觉自己那么多年来一直都在奔

跑，没有给自己任何好的疼爱，是不是我应该停下来了的。“小果，小果……”我有点惊讶地回过头，往店铺里面看着，花姐已经把灯打开了，我这才知道这场雨像人的心情一样，巨大的悲伤了起来，那样的黯黑着。“进来吧，外面的雨越刮越大了的，别把自己淋湿了的，你这孩子，还不快点。”“嗯嗯。我走了进来，顺便把店门给关上了的。”“花姐，要不我给你做饭去吧？你都还没有吃饭。”“你这孩子很乖巧的，还是我吵个菜和你一起吃饭吧，尝一下花姐的手艺，这也很少有机会了的事情。”“嗯嗯，一定是很好吃的，那我们一起来吧，我总不能坐着等吃的吧。”“那好，今天我们就早点关门好了的，反正这么大的雨也不会有什么人过来了的。”花店有两层门，最外层的是拉闸式的门，最里面的是玻璃门，厚重的门，我锁好了门，便跟着花姐上了二楼。虽然我只是来这里工作了一个月，却没有上过花姐的住房里去。就算是要上厕所也只是在一楼解决。我想，花姐一定是一个很怀旧的人，也是一个生活上很简单的女人。所有的家具摆色都很是和谐，颜色很是很让人温和的偏浅的黄，那就好像整个人的生活都抖落在阳光最璀璨的金黄里去。统一的色调让我很是好奇，茶几上没有任何的相片，没有任何让人觉得这里原来是一个家庭的痕迹。我很想问下花姐的这些事情，却感觉气氛不大适合。“花姐，我来洗菜吧。”我走到她的身后，微笑着说。“嗯嗯，小姑娘真不等我做给你吃好了的？”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8)

“总不能让花姐一个人辛苦啊，是吧？”我的眼睛应该是睁得很大了，要不为何一下子就可以看见了花姐瞳孔里对我这话的反应那样沉郁着。有那么半分钟是我认为尴尬了的，好像花姐突然间的心情变了样。“小果，来，把这菜端到桌子去。”我小心翼翼地端着，眼神不敢看着花姐。两个人做饭用了接近了一个钟头的时间，四个菜一个汤。花姐是个很心细的人，她说，小果，你不喜欢吃蔬菜的吗？女孩子要多吃点才可以的哦，来喝多点汤。“这紫菜汤我喜欢喝，我会喝多点的。”面对着花姐是那样的亲切。外面的雨还是很悲切地下着，而且越来越大了的，没有任何一口气地停顿，想一直把所有的隐晦着的伤落一次过的倒落下来。“风应该很大了的，这雨下得那么凶，小果，要不今天晚上就在这里过夜吧。也是很难得的一次。”我停下了筷子，看着窗外面，雨水不停地像有人在外面往里面倒水一样，随时都有浸漫过这个空隙一样。“嗯嗯，好的，很是难得。”我微笑地像个孩子一样，继续吃着碗里的蔬菜。吃饭完后，我把要收拾的碗和盘子都端到厨房去，然后把她们洗好，等我出去客厅的时候，花姐把切好的苹果放在我的手上说，吃一个吧。我记得，哲希跟我说过，吃饭完后，不可以立即吃水果的，要隔半个小时之后才可以吃，这样水果的维生素就不会溃烂在胃部里。我拿着水果，看着，迟疑着。花姐就看着我，显得有点发愣，然后问，“小果，怎么了？怎么不吃，拿着发呆？”“没什么。”随后，我便大口大口的咬下去，管它营养腐烂与否，所有的话都是骗人的，只要过的开心舒服就好。你自己坐着看一下电视吧，我去洗个澡，也不早了，再过一个钟头也好睡觉了的。我一会把睡衣给你拿来，今晚就跟我一起挤一张床吧。我打开了电视，不停地按，忘记了有多久没有看过电视了，应该有两年了吧。综艺节目也不过是一些无聊的话题，不喜欢看新闻，感觉那是最让人接受不了的真实，每天都会发生一些让你很是不愉快的事情，种族冲突，抢劫，绑架等等，

又或者某个明星获得了最佳什么什么奖项。不管发生了再怎么大的事情，明天的太阳还是从东边不迟到地升了起来，告诉人们，又是新的一天了。逗号，省略号，再接着就是夜幕降临这个句号。如果再大一些，那就是闭上眼睛不再睁开的后来。“小果，如果你要是觉得看电视很沉闷的话，就到我的书房里看书去吧，那里也许能够有你喜欢看的书，虽然我的年纪大了些比你，但思想和兴趣还是可以跟上你们的。来，这是你的睡衣，可能会宽松了些，你也知道，人一老了，什么也变了行了。”我看着花姐的笑容很是温暖，眼尾处有了可以解释年轻的日落的憔悴。“不会啊，花姐还很是年轻呢，你看，那笑容多年轻多迷人，我换了睡衣就去书房看书吧。一会睡觉的时候，给我说一声，我在书房看书，我怕我自己忘记了的。”“呵呵，这孩子，去吧，我现在洗澡去。”“好的。”“对了，书房就在那边，从这一直走然后向左转就可以看见了，门没有锁，自己推开就行了，都清楚了吧。”“知道了。”我换了睡衣，便到了书房。径直地步行，我听到了自己的脚步声在这房间里被放大了开来。一推开门，迎面的洒过来了的是那些纸页的味道，陈旧的书香，感觉自己回到了那年学校的图书馆，和哲希每个星期六都会去图书馆看书，那个时候的自己最喜欢看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那个时候的哲希总会看了一遍又一遍的红楼梦，看着他忧郁到盛放的眼神，是为了书上的情节而调节不了自己的情绪，还是爱情让他这样了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没有问过他。他也不会跟我说。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就是这样的，矛盾从一开始不是矛盾，只是很细微的小事而已，却隐瞒着，猜忌着，逃避着，慢慢地一切都扩大了开来，在彼此的心窝口里。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9)

我漫不经心地在书架行间走动，脚步声好像直接从墙那边拍打着进入我的心尖，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脉搏在跳动。指间在那些书的边缘没有节奏的滑过，当我的手指突然间停了下来的时候，看见了一本被夹在两本黑色书的中间的书，没有任何目的地拿了出来，看见了红色的封面，很宋体的字迹《白鹿原》。我翻开了首页，看着下面的简介，轻声地念着——这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主人公六娶六丧，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话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战栗。我没有看，就放回了原来的书架上，并且把书很是整齐地摆好。突然间地就没有了任何想看书的念头，自己的心绪是那样地凌乱，一如纠缠不清的发线在水中温柔的摆动着，找不到原来整齐的开口，而后失去了梳理的可能。我轻巧地走出了这书房，等我来到了客厅的时候，花姐刚好走了过来。“小果，这么快，不喜欢看书的吗？”“没有啊，只是心绪静了不下来。这样一来，下次就有借口在这里过夜了，还可以尝到花姐的美味的菜哦。”“你这姑娘，看你可爱的。”我作撒娇状似的搂着花姐的肩膀。“那好，我们回睡房去吧。”“好的。”我跟随着花姐，声响不是很大的走动，虽然这房间看起来显得很空洞，但两个人一起走的时候就不显得那样像是进入了某个梦间。“小果，你困了吗？”“还好，我想跟花姐你说说话先。”“说什么呢？”“喜欢说什么，我就听什么。”“我看着她，笑了，而且像个孩子一样的。”花姐上了床，问我，“你应该睡里面吧？”“都可以的。”我看见了花姐内心的动作，虽然细微着不作任何夸张的动作。“要不，我睡里面吧，好不好。”我看见花姐像个孩

子，在那一刻。因为她像个孩子一样微笑着最年轻地微笑。我翻过了身子，风从外面的吹了进来，路灯的光线偷偷地洒了进来，斜着倒在地上，不成任何的形状，这样的感觉让人想起了安徒生的童话，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现在一定是在外面等待着她的外婆，来把她带走。一个内心流离了的孩子，写在被人叙述中的希望，其实是一种不可救药的绝望。白色的窗帘布在温柔的抖动着，像个寂寞的梦一直地在生命的哽口里行走着。我翻了一下身子，看见得是花姐已经睡下了，闭着眼睛不说话。我感觉到的是气氛不大对头，也就没有说什么话，我顺着躺了下去，把被子慢慢地往胸边覆盖着。等我再次翻过身看了一下花姐的时候，她是背对着我的。在这样的夜晚里，我丝毫没有睡觉的思绪。我自己一个人在想，想着以前的事情，想起了左一，想起了那个时候的误会。想起了我们喜欢唱着的歌。“我是一个没有家的人。”我听见了花姐把这句话说的很轻很轻，我却听得很清楚很清楚。我不懂得在这个时候什么话是最最适合说的，才不会把情况更加糟糕的演变着下去。我再次看着她的时候分明看见了她的双肩在颤抖，我有点不知所措了，但再想想，也许她需要的是自己的安抚，自己稳定自己的情绪。其实，只要我没有去干扰着这样的场面，她就会知道这一切的发生都只是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就好像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样。我转过身子，侧着身子睡觉。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10)

闭着眼睛，我分明看见了内心里很多乱七八糟的人和事都一下子占满了我的脑子。我想起了我的妈妈，那个坚强而有点大声的女人。她很爱我，我却用了她认为我一点也不爱她的方式对她。忘记了妈妈在别人称赞我的时候是在我长大到什么时候。妈妈经常跟她的朋友说，她的女儿非常的乖，不像隔壁家里的女孩子那样抽烟喝酒打架说脏话，不说那些不分尊卑的话不说谎话，成绩全级第一，校长疼爱到不行。我没有听见过妈妈在我面前说过这些话，我能感觉到妈妈说这些话时候的那种安心地快乐，表情一定是绽放了年华的花朵一样鲜艳。有多少句诗词是说母亲的伟大。那些赞颂那些心韵连我们的文字也是那样渺小在母亲的关爱面前。我不曾和任何人说过母亲的任何语言。如果你看见我和母亲在一起逛街的时候，你是看不出来我们是母女俩。出于性格吧，不习惯，那是心里的距离。那些年以来我时常在外面读书，很少回家。很少问过家里的事情，每次都是妈妈打电话给我说说，家里怎么样了。而我总是说，哦哦哦。没有任何主动性的语言。因为不习惯，所以妈妈也习惯了我这样的不习惯。她也知道的，知道女儿的性格，每次她自己说完了便会挂了电话。电话“嘟、嘟、嘟”的。有时候我多么想说，妈妈，其实我都懂，只是我那么怯懦那么不自然而已。我不开心了。有点煽情的难过。我不会跟妈妈说，妈我不开心，我很难过。因为内心时常的乐悲，性格上的纵容导致对各种问题的偏激对待。比如存在心里的任何种爱恋。我想，如果你因为感情的问题而心里难过了，不开心了，想用任何种方法麻醉自己的时候。比如酒精比如泪水，你会在妈妈面前这样么。不会吧。那就是了。我们永远不会这样做，因为知道妈妈不会理解我们的哀伤有多么哀伤还是怯懦于自己的任何种想法吧，以及自己更不想妈妈知道自己孩子有这种难过，不想让她知道。她不知道了，她就不知道。这种事情就是没有存在过一样。你在她的心里依然是快乐的孩子。快乐的孩

子。是她的心肝宝贝。永远的宝贝。对，妈妈是不怯于可爱的，我们的妈妈都是最伟大的最可爱的。每年圣诞节。妈妈会给我发信息说，圣诞快乐。看着手机里显示的这四个字。我缅怀着那份藏在我左心房里的感动。悄然地心酸。妈妈在晚上的时候还会打个电话跟我说，圣诞节快乐哦，我的儿子有没有去哪里玩呀？我不冷不热地说，不去，不喜欢。为什么呀。你不喜欢过圣诞节么，女儿。不喜欢也不讨厌，我知道妈妈很想理解自己孩子的生活方式。尝试着去融进我们新生代种种的生活方式，所以她过上了自己以前根本不会有的节日。我没有在家里过过一次圣诞节，但我知道家里过圣诞节还是很隆重的，妹妹和妈妈会把客厅布置得很童话很圣诞。很可爱，我知道的。我见过还有些五颜六色的彩带在白色的墙面上摆着的各种图案。可爱的一家人。其实，我是那么不好。我不是妈妈跟别人所说的那样地好。有点蜜蜂的性格吧我。你不怎么挑逗它，它都不会用连着心脏的那根刺刺进你的皮肤里。我不说脏话是因为我知道要骂一个人骂到他们火冒几丈还是有很多的词语可以攻击的，而不必要说一些低俗的话。我尊敬长辈，因为我知道始终有一天我也是会老了的，我也想别人在那个时候说一些尊敬的话而不是一些刻薄的话导致自己血压升高。我不说谎话是因为觉得有些事情没有这个必要，说真实的话心里会很舒服。傥傥荡荡地。成绩一直很好，因为我很少话。所以喜欢认真听课认真考试认真取各种荣誉。可是可是，我的内心的状态是任何一个人不能理解的。我也不屑去表达我想要的种种。自己知道就好，自己好好的。但我知道我这样做始终是很伤人的。我的不冷不热我的不理不睬我的沉默。那年我十五岁，我从外地的私人学校回家了。不想呆在那个我认为是鬼地方的地方了。父母在那所私人贵族学校交足了一年的学费。我读了不够半年就跑回家了，不跟任何人说不跟人任何人解释。那学校的校长老师董事都很疼我很重视我。我还在那里取了最高的荣誉。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是因为心态么。之前我刚从香港旅游回来。很多事情看得很幼稚。是这样么。他们都这样认为。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11)

始终没有一个人问过我怎么了。我没有跟妈妈解释。爸爸出差在外面，那天晚上我大声地跟妈妈说话。我死也不要你管。我看见了妈妈眼里是通红了的，我倔强的脾气让所有的人都无所适从。他们却没有任何一句怨言。第二天早上，妈妈便拿了钱给我回家里附近的学校就读。孩子是越来越懂事的，很多人都这样说过，是吧。可是做了的事情却是不尽如人意的。我知道我和妈妈的距离，她很爱我很疼我，什么都给我最好的，但从没有问过我的生活过的怎样。因为她不懂得如何问知道要尊重孩子的隐私，更重要的也是因为她要理会生意上的事情。是这样吧。所以我们才会那么近那么远的吧。我从来不会往家里打过电话，因为习惯了吧，自己活自己的生活。以为这样就很好，原来牵挂才是永恒的。妈妈也是问我什么我就答什么。有一次，妈妈跟姐姐说，生病了。但她不跟我说，因为……。我们都知道的，我有个死脾气。堂姐姐给我打了电话说，叫我给妈妈打个电话。晚上的时候，我给妈妈打了电话，我听得出妈妈语气里的开心，好像小时候我收到了爸爸在外地回来的礼物，那些好看的玩具一样那么开心。从灵魂里出发的乐曲。过年了，妈妈给我的压岁钱是最多的一个。而我出去玩，几天几夜不回家。因为有钱了。记得那年的晚上——年初四。我睡了一天，然后晚上的时候出去陪朋友逛街。妈妈打了很多电话过来我没有接。没空，以为等下有空了再打回去吧。当我打了电话回去的时候，我问有什么事么。没有事情我会一直打给你么，妈妈说得很大声，然后挂机了。妈妈是第一次挂我电话，她从来不轻易挂我电话，她以前不会这样的。朋友目瞪口呆地看我愣着不说话，我知道妈妈是真的生气了，一连续好几天都没有打过电话回来。我再也不是以前的小孩子气了，不会倔强到死不认输了，知道了爱知道了退让。我决定了，不玩了。该回家了。每一种爱都是最大的给予，神圣。爱要让我们用灵魂给予那些爱致敬。我们都是孩子，永远是妈妈的孩子。

一辈子的牵挂，没什么过不去的。想起了妈妈，不可避免地起了爸爸。爸爸很是安静地一个人。曾尝试过用最丰腴的词语在作文本上来说说有关父亲的什么，总是发觉每一次的措词都不适合，或者苍白无力或者无从理解或者没有到位到恰到好处。紧握着的笔杆都出了汗，因为心里总有归隐不去的东西，那带点愧疚的言语一直窝藏在心里始终看不见的地方。终究是因为很少跟父亲说过话，无非有关家长签名，家长会，填报高考志愿等不得不谈论的话题才始终扯到这事儿上。成长以来，父亲也很少问过我什么话，偶尔询问一下近况的学业可好，生活状态可好。就算再怎么不好了，我也会闷在胸口一句话也不说，仿若说出来了，事情会变得更不好处理，在父亲的认为里，我可以离开他的掌心了。尽管我还是那样的不成稳，我也终究要让自己能妥当处理在别人看来很不可能的事情。比如，总是一个人行走至另外城市的学校，然后一个人路过一处处陌生的地方，处理生活上每件小小的事情。我习惯了这样，他也习惯了我这样。我们习惯了彼此。好像我一出生就注定了这样，小时候每次哭鼻子了，都是往母亲那边靠，而母亲都显得很难过，仿若需要安慰的人是母亲。父亲对于我的故意撒娇都是一脸的安静。最记得那是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老师奖励了我朵小红花，我高兴了一整天，而后跟父亲炫耀自己的优秀，父亲那样地沉默，看了我一下就转身离开。我最记得那些背影的冷冰，一下子把我整个原本温暖了的胸口倒灌了整个冰山的寒冷。我能不心酸吗？现在想起也算是小时候不懂事了。偶尔一次，翻看了家里所有的相册，只有一张相片是和父亲合影的。我站在旋转木马的外面，抱着成簇的有着米奇老鼠图案的气球。嘴巴里塞了一根棒棒糖果，清冽的笑容那样纯真着过了的小时候，身旁站着高大的父亲，好看的白色西装，梳理整齐的头发，姿势的单一，脸上没有任何的笑容，连同那年的天色始终是暗灰的。突然间发现，父亲很少拍照，而且每次拍照都是同样一个姿势，双手紧贴着口袋，那样地不自然，突然间理解到父亲?艰辛与沉重。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12)

我记得，我小时候问过父亲，问他为什么不喜欢在照相的时候笑一下，哪怕是嘴角微微上扬一下，也会让一张相片能够活彩了全部的感观。父亲还是一脸安静地抚摸着我的光头，而后又是背对着离开。从这之后，我再也没有问过父亲的什么，权当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理解。逐渐地，要学的课程越来越多，同时也要进行更高的教育了。我拖着偌大的行李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月台，父亲在候车室里面看着我。我回过了头，想跟父亲说说话，父亲看着我的眼神很温暖，一下子穿插了我成长以来的念头，那一刻，我看见了我的灵魂深深地躺在父亲的怀抱里。自上而下的阳光一直剁碎了内心里一直暗黑的某些什么，一下子通天大亮。在心里凋谢了的花朵，那些曾经粉碎过的花骨一下子就好了起来。泾渭分明，仿若摊开的掌心纹路了一个温暖的太阳。手心的太阳投射着父亲的影子，魁梧的。迟疑了一分钟，我还是转过了身，我看到的依然是父亲严肃的脸。安详。温慈。无语。我也不想表达，也不想猜测，也不想拆穿。这样也算是最好的离别方式吧。我能感受到父亲和我一样哽咽的灵魂，因为那张脸安静到太祥和了。车开了的时候，铁轨的声音一同把我的坚强刺破，我在陌生的位置上留下了最汹涌的泪水，跌倒在掌心里开成一朵花，好像那就是父亲的微笑。坐在身旁的陌生人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一脸惊讶的表情告诉我，他们很陌生我这样的举止。我抹了把泪，不再做任何动作。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年轻，自己倔强了点的脾气，卸不下那些自认为的尴尬，确实地跟父亲有了一段跨越不过的高度。我们之间的墙。在后来母亲的电话中知道了父亲的心情，那是遮掩不了的牵挂，跟着我的飞翔一同担心我走过的每一个陌生的城市。这样一来，父亲一直在我身边，一直在我后面看着我。只不过，他真的很安静，安静到让我无所得知。但我的心脏告诉我，我爱我的父亲，一直一直地。从那时候开始，我在心里写下了一句话，爱我的父母，用灵魂的手

法。爱开成了朵花，我却保养不了那些容颜。我一个人工作在另外的城市里，也一样很少地打了电话回家。虽然我的离开是为了要淡离那里出现过的那些我不愿意提起了的记忆。那样的逃避却是加剧了所有涂抹的失败。慢慢地在想，那些泪水是肆意地情绪忽而地抖落了。慢慢地在想象的进程里睡着了。那是失眠里的一种淡痕，像一些记忆一样开满了花季。A——5我趴在课桌上写着老师布置下来的作文，关于幸福美满的解释，那些触动了自己左心房的事情，老师说，今晚晚自修要收上来了。我的思维成了蜗牛，篇幅的短小让我的字句一点一点地落下。写了一个题目——《第七朵云》接着的情绪像个唱戏的，随着锣鼓的声音，出来了。自己感觉在慢慢地进入了那些想象的句子里去了。看着天边间隔里斑驳离回的罅隙，再看看在太阳底下摊开的掌心，仿若数字游戏在隐藏着所有关于幸福的秘密。……第一朵云在宣纸的淡泊里铺满了所应该有的形状，我记得那是一个记忆，我尝试小心翼翼地捧了起来，看见了有关的爱。爸爸在有着热闹的城市里带回来了会说话的玩具，然后跟我说，这是你童年的玩伴。妈妈在每个夜晚会悄然走进房门，把吹了紧的窗子关了一下，而后再一次为我盖好我蹭开的被子。一切在长大了看来像是摇篮曲一样可爱。我用小偷的细心去探窥，却听见左心房的声音。如果心碎成花，幸福会一起支离满地么？第二朵云在那张黑白相片里，躲着所有的表情。没有色彩好像天要黑了一样，姐姐牵着我的小手走过了那个村庄，我从此不再害怕了迷路，而后哭鼻子不说话。给了自己画一张地图，以为过了这个路口便可以看见熟悉的门牌，那些藏在心窝里的勇敢一下子穿透了很多个夜晚。因为感觉不再孤单行走。第三朵云和第四朵云连在了一起。那是我放学后，和邻居小孩约好了一起在树下玩一种打手字的游戏，书包被丢在有泥陷的土堆里，等到交叠的夜幕一下子涂满了天色，然后欺骗玩伴说，是魔鬼带走了。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13)

我读书很用功，红色的交叉总是那么多，我不抄别人的作业，自己做，虽然不及格了，但我知道自己是个三好学生，做个好学生就是好孩子。第五朵云很小很柔弱，在刚破晓而且我正好失眠的时候，我看见了。旧暖巷在每个清晨的第一时间里醒来，枝丫上站立着刚刚学会飞的雏雀，它欢跃地从上边飞下来再飞上去，乐此不疲。我尝试着用相机一帧帧地把那些过了就不在的跳跃定格下来，然后可以给任何在路边经过的陌生人解释着这一切。我慢了动作，它在调焦稳定了的时候飞向更高大的枝丫去了，留下光秃了的秋天在屏幕里闪烁着。第六朵云很像外公的笑脸。外公长得怎样，我不知道，我没有见过他，在我知道这个名词的时候，他走了，去一个我找不到的地方，我没有过任何记忆。他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我找了很多年也找不到，甚至一张相片也没有。……我看见了去年照片里的爸爸很年轻，为什么那些皱纹像刀刻了一样再也引退不了。同学跟我说，他们都结婚了，我还在离家很远的城市里读着还有很多不认识的课程。我知道这就是时间的抽离，把每个人都带到了像是写好了的背景里面，而后日复一日的演出。我回到了村子，看见那些小孩子稀奇的目光，因为我衣服的干净精致的饰物，还有可以高度清晰拍照的手机。我帮他们拍照，他们一脸都是干净地笑容，很纯真的拥抱动作，不做作的美丽，紧张了的却是我的心情。突然间觉得再富有也是徒然了的，我不要太多剩余的价值，不会义无反顾地跟着金钱的后面颠破的跑动。我不做金钱的奴隶。在地铁站里遇见了初中同学，在问候里知道，他们工作了很久，日夜奔波劳累，只为了刚好糊口的工资，而自己的零用钱已经是他们几个月的工资。我觉得我不应该那么不开心了都。你真是幸福了吧，他们都这样说我。第七朵云，是什么形状？我用心一遍一遍地轻念，才知道自己需要的不是一次一次的寻找。其实都不用寻找，一直在身边。一个天空不知道有多少朵云，哪片云我看过，我在心里

临摹成墨彩的轻柔，然后轻然飘落那片森林，回落成走过一个个路口的影子。第一朵云是爱；第二朵云是爱，第三朵云和第四朵云是爱，第五朵云是爱，第六朵云是爱，然后一起拼凑成最后一朵云。第七朵云穿着幸福花纱。我在中间，一直都在。我是第七朵云。这是幸福的秘密。等我写好了的时候，左一在这个时候是趴在桌子上睡觉。我很是用力地推了一下他。“起来了，你睡觉做什么？干吗不写作文？等下就要被批了你。”当左一抬起头来看我的时候，我看见了他红了的眼睛。“怎么了你？”尽管我怎么地问他，他也不愿意说话了的一样。“一会下课了，我们一起去上次那间甜品店里吃雪糕吧，我请客咯。”他只是很安静地看着我，不大愿意说其他的话，我感觉得到他会有话跟我说，所以我只能不说其他在这种情况下显得多余的话。下了课后，我们在学校门口等车，彼此站着不说话，以前没有过的感觉，等到车来了，上了车找位置坐好了的时候，他依然还是没有说话。“跟我说句话啊你。”我有点局促了的声调。他看着我，眼睛显得很没有神气。“好了啦，爱说不说吧，就知道你这个样子了的。”我扭过了头，看着车窗子外面。那些门牌那些广告的牌在身后一直退着，像着这个世界突然间在我身后不再出现了一样的。因为车开的很慢，开了一阵子就停了一阵子的，下落的人好像比以前都多了很多。等我把眼神回过了头的时候，车里面挤满了人，我看着那些陌生的面孔，看着他们的表情在我心里划下的猜测。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看着别人的脸色，自己会很自然地去想象，他们突然间这样表情的缘由，下一刻的他们的表情是怎样子的，是紧蹦着的眉毛还是宽松的笑容，他们的身上有着各自的烦恼，这是会有的。不管是在车上，还是在街道上的行走，自己都会让自己的思绪万千的状态，仿若已是习惯性了的性格。“糖果，我们到了，该下车了的。”这是左一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在今天。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14)

我有点吃惊地看着他，然后他身后的乘客也是顺着他说话的方向看着我，我突然意识到，大家都在等我下车，因为车还是要继续向前走。我显得很是急速的样子，拿起了拎包，就跟随着他的后面，很快地就下了车。进了甜品店，我还是说，我们坐上次的那个位置吧，那里刚好没有人坐。我看着左一，他的脸上并没有其他意思的表情。很是让我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彼此都不说话。算了，不说话又不会死人。老板娘走了过来，“小姑娘，你们很久没有来了的哦。”老板娘还是那样的微笑着，很是慈祥。“想不到您还记得我们，呵呵，因为快要考试了，学校进行了疯狂的测验，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休息，所以现在才能来到了的。”“原来这样，学习也是很重要的，有空就来，我给你优惠些，看你可爱的。”“谢谢。”“那你们想要吃些什么甜品呢？”“我要香蕉船，你呢？”我看着左一，并且把等待着。“吃同样的吧。”“那好，就两份香蕉船咯，一会给你送来。”老板娘说完就走。我看着墙面，灯光还是让人觉得很是温暖的粉红色，散落一地的和谐。格林童话里的森林树，砖墙上画着一盏神灯，小女孩穿着破落，光着脚丫，清纯的脸上荡漾着全世界的希望。她双手合十，眼睛是闭着的，应该是在祈祷。“左一，你看，这小女孩的神色，还是和上次看到的那样的令人真实，让人看到了她内心里面的信仰。看到了另一个世界里的意义。”我指着墙画说着。左一，只是看着我，没有说话。“你至于要这样摆酷？死左一。”没等我说完，他就笑了一下，好像突然间就是天光大亮的色彩堆在他的脸上。但我还是觉得他的心里有了隐忧。我决定自己不会去问。“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病变了的样子？不说话的样子很让你有想杀了我的感觉吧？”“你自己知道就好，还好意思问我。”我说的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其实，我是很不开心，是因为老师叫我写的作文的题目。”“与幸福有关的话题？”我心里有点奇怪。我就这样看着他，等着他回答，他就这样看着我，不打算再继续说出那些

原因。“怎么了你，跟我玩心理测试啊你？”“来，你们的甜品来了，吃咯。”老板娘像个小孩子一样的欢笑。“吃吧，亲爱的糖果。”随后，我不再说话。

《半夏夕年》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15)

慢慢地吃着，那些在融化的雪糕，五颜六色的纠缠，一个漫画里的世纪童话在我眼前漫开了序幕。我是笑着把这吃完的，我看着左一没有以前那种可爱的模样，心事很重很让我不适应。“你慢点吃吧，我能理解你丁点儿的心情，毕竟我也是一个女孩子，心不是很细腻到找不到罅隙，但还是可以理解一下。”“谢谢你，亲爱的糖果。我知道你一直都会懂得并且理解和宽容我的。”我看见的是左一让人疼惜的眼神，像是没了自己一样的悲伤，我想再说点什么，就是找不到需要再说话的语言。我笑了一下，说，“当然啦，我们是好朋友来的，一辈子都是很好的那一种，如果不走失彼此生命过程的话。”“好朋友，糖果，没有其他身份了吗在你心里的我？”“有啊，当然有。”“是什么？”我停止了调羹的搅拌，看得见雪糕在温暖的气氛里逐渐的退换成另外种颜色，好像一些心脏里一直没有说出口的絮语，漫天地飘扬在每个花开了的季节。“呃，你还是我的好哥哥，会很疼爱我的哥哥。”“哥哥……仅此。”“仅此？哥哥……”我好像看见了他失望的眼神，衍生了那些在我心窝口阵阵涟漪的不安。“怎么了，左一？”“没有啊，快吃吧，快要上课了，等下，我们还要回去上课的哦。嘿嘿。”然后他开始笑，微笑着的夸张程度，好像突然间明白了的一样。我的心也开始猜测到了某些事情在一开始就发生了病变，无可避免的世俗事件。等我们从甜品店出来了的时候，车刚好经过，我们上了车的时候，左一说，糖果，我有东西给你。春天的气息还没有退换所有，夏天的炎热不时时的把人的心事烤得很聒噪，没有东西可以遮藏在光天化日之下。等左一把一封信放在我手心里的时候，我才恍然过来，问，“写了什么来着？”“现在先别看吧，我都在这里呢。等我不在你面前的时候再看吧。”“你写给我的情信是吗？我很久没有收过了的。”“不可能吧？你不都说我是你哥哥了吗？我怎会这般不知死活呢？”左一没有看着我，而我却想说点其他什么的话。我看着车窗外

面，一样的景物好像在来时候的路上倒带着，记忆是一路写进去的日程表，却只能用记忆的方式去翻开来看。我看着没有出现过的路人甲，看着他们在我视线以至在后来会被遗忘的角落里发霉到模糊，我知道我在他们看来也这样。所以记忆是个让人知道可爱和烦恼的结合体。《东邪西毒》里的欧阳锋说，一个人的烦恼太多，是因为记性太好。如果我没了记忆的坚固，我怕我自己失去的是更多。

《半夏夕年》宝贝，我要带你回家(1)

在很久很久的从前我们看得到的不是真实的，是来自千百万年前的假象。像一次爱情的偏差，圣经里的神秘便不再完整。我说，宝贝，我们回家吧。B——6“亲爱的小果，你今天晚上有空吗？”“有什么事情啊？你要知道我很忙的，我佯笑状地对着电话那边的他傻笑。”“亲爱到很可爱的，晚上我就在你宿舍门口下面等你吧。”“你很奇怪哦，我有说我有空，我有说我答应了吗？”“我这叫霸王硬上弓，我决定好了的，嘿嘿。”“死哲希，死哲希，死哲希，死哲希……”“好了啦，晚上七点钟在你宿舍楼下面等你。”“你这人怎么就这样硬着来？好奇怪。”“记得洗澡，然后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哦，我知道你是会化妆的，然后开开心心地和我去……”“去干吗？你有什么阴谋？”“什么阴谋？好像我这个人的素质本身就有问题了的一样。”“那种没有安全感的感觉是你给我的，不是吗？”“那好，请问唐果果小姐，今晚是否有空陪我出去吃个饭吗？”“不好意思，这位先生，本小姐今天晚上要上课。”“那多少点才下课？多少节？”“两节课，要八点半才下课。”“那好，等你下课先吧。”“真的要去吗？我带一些朋友过去行吗？我一个人害怕呢。”“啊……至于吗？”“好吧，再说吧。就这样了，我挂电话了的，我洗澡完要上课去了。”“别饿着，吃点零食再去上课吧。”……晚上上专业理论实践课程，有点沉闷的课程，加上教授又是即将退休了的年龄，讲起课程来特别的慢，虽然他是个很有风趣的人，但听多了，人的思维都慢了起来。我把书本堆了起来，把眼前的同学和教授都挡住了，然后趴在课桌上，闭着眼睛，在胡了思又乱了想。想累了，就从拎包里拿出了手机看时间，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拿出来看了十次。当你很无聊到抓狂的时候，你就恨不得一天二十四小时缩小到十二小时来过，这样等待的时间就不那么漫长了的。刚好又一次拿了手机出来的时候，哲希发来了短信。我在你课室外面等你了，还有十分钟就下课了吧？悄悄地走出来吧？刚好我

坐在课室的最后一排，教授刚好面对着黑板在抄理论的见解。我把书本悄悄地放进课本，然后低下了头蹑手蹑脚地走向后门口，当我把门拉开的时候，突然间听见了教授叫我的名字。唐果果，你来回答一下，关于反倾销应诉中涉诉产品倾销的认定标准问题。我回过了头，看着教授看着花名册，还没有回过头向座位这边看来，我猛地站了起来，很快地把课本拿了出来。找到了抄在课本上的笔记，不大声不小声地读了起来——关于成本倾销标准，《WTO反倾销协议》第2条第2款规定："同类产品以低于单位（固定和可变的）生产成本加管理、销售和一般费用的价格在出口国国内市场销售或对一个第三国销售，只要主管机关确定此类销售属在一持续时间内以实质数量、且以不能在一段合理时间内收回成本的价格进行时，方可以价格原因将其视为未在正常贸易过程进行的销售，且可在确定正常价值时不予考虑。"值得注意的是，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各类产品销售的价格必须不低于成本。低于成本的销售，即以低于生产成本与管理、销售和一般费用之和所进行的亏本销售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答得很是准确，请坐下。这个时候的心跳是加速的，我把手按着胸口，感觉脸是一片热。

《半夏夕年》宝贝，我要带你回家(2)

下课了的时候，哲希打了电话过来。“小果，怎得没看到我的信息吗？”“就是因为看了你的信息，差点让我出丑了。”“什么事情突然间就发生了的呢？”哲希突然间跳到了我的面前，我来不及停止往前走的脚步，就这样地碰倒在哲希的胸前。“死哲希，你跑到我前面做什么？想吓死我啊。”刚好这个走廊的灯坏了，暗黑的，在隔壁走廊里斜射过来的光线，我看见了他孩子一样的脸。“我在等你啊，我们走吧。”“想吃什么呢？”饭馆里的灯很光亮，哲希坐在我对面，刚好看见了他一半有着淡淡阴影的侧脸，好像动画里的王子在城墙下面成了夕阳斜照了的雕塑。“随便吧，你喜欢，我就是有点饿了的。”“喜欢吃牛肉吗你？”“牛肉很毒的，你知道吗？”“啊？”“但我还是喜欢吃，来一份牛排给我吧。”“两份吧，我陪你毒。再来一份凉粉，还有例汤。”“要吃饭吗？先生。”侍应生一边写一边问着。“要饭，那再点个菜吧，小果？”“你吃得了吗？”我看着哲希。“肚子一整天空着就等这一顿了，可是很有意思的晚餐啊。”“再来一份牛腩褒吧。”“要加辣的。”我抢着加了一句。“好的。”侍应生说完马上走。“你化妆了，眼影画得真好看。”“少来，本姑娘才没有那个空特意去做点什么。”“真的，我不信，真的是假的吧。”“来，跟我说说你的故事吧？哲希。”“讲童话？”“傻瓜才爱听，在这个年龄上。”“可是，童话是真实存在过的。”“那是得不到现实满足的人才会这样觉得吧。”“我给你说个冷笑话吧，反正吃的还要等一会才上。”“你说吧，不要说不好笑的笑话。”有间中学的学生抽烟很是厉害，课间的走廊是烟雾环绕，老师每次来上课的时候都见到那些烟雾在空中散落着，可是没有见到学生在抽烟，很是痛恨，便把班上可疑的男同学叫到了办公室。老师问男生A：老实说，你抽烟么？男生A：不抽。老师：不抽？恩，吃根薯条把。A很自然地伸出两根手指夹着接过来。老师：不抽？叫家长来。老师问男生B：不抽么？男生B：不抽。老师：不抽？恩，吃根薯条

把。B由于听到A的情况，所以很小心的用手掌接过了薯条。老师：不沾点番茄酱么？B一不小心沾多了，于是马上用手指弹了弹。老师：弹烟灰的姿势很熟练嘛。叫家长来。老师问男生C：不抽么？男生C：不抽。老师：不抽？好，吃根薯条把。C因为有前面的两个例子很小心地流着汗吃完了薯条。老师：不给同学带根回去吗？

《半夏夕年》宝贝，我要带你回家(3)

C结果薯条后顺手就夹在耳朵上。。老师：不抽？叫家长来。老师问男生D：不抽么？男生D：不抽。老师：不抽？很好，吃根薯条把。D又小心地将薯条放到了上衣袋里。老师突然大喊一声：校长来了。D赶忙从口袋里取出薯条扔在地上，用脚使劲地踩。老师：不抽？叫家长来。老师问男生E：不抽么？男生E：不抽。老师：不抽？很好恩，吃根薯条把。E刚拿过薯条，老师说，不请我吃吗？E赶忙双手递过薯条，然后掏出打火机。老师：不抽，叫家长来。老师问男生F：吸烟么？男生F：不抽。老师：不抽？很好，吃根薯条把。F心惊胆战地吃完了。老师突然喊了一声：校长来了！F手心冒汗，但仍镇定地低头说到：校长您好！老师：校长会闻到你嘴里的味道的。F掏出薯条：不会，还在这呢，火都还没有点。老师问男生G：不抽么？男生G：向上帝保证，绝对不抽。老师：真的不抽？很好，吃根薯条把。G非常自然接过薯条吃个干净。老师：真是个好孩子，你一般喜欢什么牌子的薯条呢？G（得意忘形）：大中华。老师问男生N：吃根薯条吧。男生：谢谢，不会。老师：……“一点也不好笑的笑话。”“不好笑就算了，不说了。”“吃吧，饿死了的。”我夹了的牛肉慢慢放进嘴边的时候看见了他一眼，和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那样干净地脸，只是眼神比以前迷茫了点，嚼地那样轻微，有着水一样的柔情，骨子里一定有。我猜想着，然后忍不住地笑了一下。他看着我，惊呆了的动作，然后问，“我吃相很难看吗？”“没有啊，继续吃吧。”牛腩褒很辣，我的嘴唇有点微涨的辣疼，我从拎包里拿出了纸巾，递给了他。“不用了谢谢。““你这人怎么那么奇怪啊，连纸巾也会拒绝人。”“我很少用纸巾的，吃完了才用。”“你傻了？没看见你的额头在冒汗吗？汗水慢慢从你的发的尖端垂滴了的。”他接过纸巾，像个女孩子一样没有很粗狂的动作，却没有女生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心细。整个吃饭的过程我们没有再说了其他的话，我吃得不多，刚好饱了的

程度。我倚靠着，看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自己有了喜欢看着他的习惯。“吃完了？”

《半夏夕年》宝贝，我要带你回家(4)

“吃饱了的，你慢慢地吧，我等你。”等他吃完了之后，问了我一句让我很奇怪的话。“你要跟我说一句话。”“什么话？”“你想想，猜一下，我想要说的一句话。”“啊？那好，你也跟我说一句话。”“谢谢。”“干吗跟我说谢谢？”“你叫我说的啊。”“你又知道你说对了的。”“当然啦，今天是我的生日啊，然后你跟我说生日快乐，所以我说谢谢。是吧？”“今天是你生日啊？怎么不早说？”“也没什么啊其实。”“可是，我听了真的很突然哦。”“那你是不是想送我什么礼物？”“可以啊，那你跟我说，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很简单的，你给得到的。”“说来听听。”“我说了，你就要答应了的哦。”“啊？说吧，只要我能给。”“呵呵，我想要你啊。”“我？”听了的时候，我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加速，脸一定是涨红了，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脸，不知所措的样子。“你陪我到湖边走走吧，吹一下风就好。”还好，那有点尴尬的气氛被这句话刺破的很及时。可为什么，我刚才就有了答应他要求的冲动。我想，我有点神经病了的。小时候的作文就是这样形容的，我们安静地走着，月光洒落了一地的银帘，温柔地在我们的脸庞上投射了自己看不见的影子。我们慢慢地踱步在校道上，路灯的光亮再怎么地强烈，也不能把湖面照得光亮，湖面是黑色的颜料在落墨着的油画，我看着暗黑的湖面，是不是就算没有阳光，它的表面依然是微微荡漾，一圈圈地扩散。“很是喜欢这样安静地散步方式。”哲希看着我说，然后眼神像是在问我，“那你呢？”“喜欢是因为这个时候的自己的心是安静地吧，不排涉的心里最容易拉近两种事物的情感交流的了。”“按你这样说，那我们也会这样了的，是吗？”“你在乱说什么？”我是微笑着说这话的。长长的路，我们轻微地脚步声有了很大的回音，穿过阵明阵暗的转角。我们在湖边唯一有栏杆的地方站住了脚跟。“有点累了我。”我拉了一下他的衣角。有点撒娇的意图。“那先不走了吧。”他回过了头看着我，自上而落的路灯把

他的轮廓照射的像个漫画里的天使，他突然微微上扬的嘴角，酒窝及时地让人觉得配合上了这气质而显得很好看。好像自己的心是动了一下。“学校最近有个招募演员拍摄的活动，你知道吗？小果。”“不知道，我很少去留意那些的，不大喜欢呢。”“我是他们内定了男主角了。”“你啊？可我看不出来你有演戏的天分呢？”“我有啊，我全身都是艺术的气质啊。你不觉得吗？”“不大觉得。虽然我觉得他是很有那种男主角的气质，但却说出了反话，像是在气他一样。”“那我们尝试一下，演戏的表情和动作吧。我看着他忍不住说了的。”“好啊，那我们演什么情节呢？”“那我们演男主角和女主角要在这路灯下面分手的情节吧。”“好啊，等一下，你别用小鸟依人的眼神看我哦。”“死哲希，我什么时候用过这种眼神看你了？”“那好，谁说分手？”

《半夏夕年》宝贝，我要带你回家(5)

“当然是我唐果果说啊。”“来，开始吧。”“哲希，我们分手吧。”哲希不说话，台词像是用表情来表达似的，他走到了我的面前，很接近着我。眼神是一种疼，我能感觉到了他的呼吸，又慢慢地均匀到了逐渐地加速。“分手吧，我们。”他的眼睛突然像有泪水掉了下来似的。“分手吧，我们。”我把这句话说得很大声，忽而感觉到了这句话是真的上演了我的爱情一样，说得让我觉得我是真的要面临着和他分手了一样。他哭了，泪水在他干净的脸上滑落，路灯把这一切都照射得很恰到好处，金光闪闪地样子，他真的心疼了，像用刀具在他心脏里划过了一样的真切。“分手吧，我们。”我说的很轻很轻，却让他的泪水沿着原来的泪痕继续往下滑落。“分手吧……”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出“我们”这两个字的时候，哲希已经的嘴唇紧紧地贴在我的嘴唇上。我像个断了电的程序，一下子没有了所有的记忆，所有的一切都像是没有过的一样被清理干净了的，我的脑子一片的空白。这样的情景像是偶像剧里的男女主角的吻戏一样，镜头被放慢了四分之一拍，旋转着的镜头，所有细微的动作都是那样的浪漫，然后扣人心弦的音乐响了起来，听不懂歌词的音乐，却感受最深的烂漫，华丽的画映在彼此周围慢慢散开。有那么接近一分钟的时候，他断开了嘴唇。我像被重新接上电源的机器，一切的功能都在正常运作。我的所有意识都有了，我还很有知觉了的一样，“啪”的一声响，我打了一巴掌给他。应该有了那么的愕然，无论是被打得他还是我。我们都很意外，我意外我打了他一巴掌，他很意外被打了一巴掌。他的泪痕重新有了泪水的涌了出来，为什么这一切感觉是那样的真切，为什么我的情绪像是被覆盖了的一样。然后我大喊叫着，“我不是要跟你分手了吗？为什么还不让我走。”很惊讶着这样的自己，他显得更加了难受，他用力地拥抱着我。“不要离开我，一辈子都不要。没有你，我会死的。没有你，我会死的。”我听着，好像一切的发生都有了缘由一样，我的心是被割

了开来的破碎，情不自禁地说，那你要答应陪着我这一辈子，无论我生病了都要好好照顾我，无论我再做错了什么，你也要认为那是你的错了。“我答应你，都答应你，你是我的宝贝，万世宠爱的宝贝。”我是知道自己有那么的一刻是很疼了的，像是一切的开始看到了所有离散的结局。当我们松开拥抱的那一刻，我问了他，这是不是在演戏？我们。“我们在一起吧！唐果果。”“不是在演戏吗？”“不是演戏，这是真的，我想要说的。”“那你再说一次。”我看着哲希，脱口而出的话。“唐果果，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要宠爱的宝贝，宝贝，跟我回家吧，我要把你带回家，一辈子照顾你，不离不弃。”我有了种想答应了他的冲动，然后看着他说，是不是每个男生在这个时候都把话说得那样地精致？那样的甜美？是不是每个女生在这个时候都把所有的用心脏去感受的话语都质疑到了百分百？“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你是答应我了？”“还没有啊，你知不知道你刚才抢走了我的初吻？”“初吻？”他显得很愕然，我的初吻一直都存在着。“我会负责的，让我照顾你吧？”“我才不要那么轻易就答应你了的，我要你先给我写封情书，我要看你的心意有多么的缠绵多么的浪漫。”“情书？好，我一定写。”“要尽快，你要知道人很容易就饿了，所以饿了昏过头什么也就忘记了的哦。”他笑着摸了我的额头，然后轻吻着我的发梢。月亮在遥远的上面一定看见了这一切，风吹了过来草堆里的虫叫，像着好听的恋爱前进曲，我们在上演着生活的两重奏。月光是爱情里的动词，把所?的一切发生了在我的生命里去。